

美国研究

季刊
第14卷

AMERICAN STUDIES

2000年第2期
6月5日出版

国会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	金灿荣 (7)
——历史和现实的考察	
美国经济地位与“软着陆”的可能性探讨.....	黄卫平 (31)
多元文化主义的起源、实践与局限性.....	王希 (44)
论反共主义在美国产生与发展的根源.....	刘建飞 (81)
民权运动与美国南方黑人政治力量的兴起.....	姬虹(109)

书评·文评

评《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 - 1953)》.....	阎卫民(143)
---------------------------------	----------

信息

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奖”评选活动即将展开.....	(147)
---------------------------	-------

著述巡礼.....	(148)
-----------	-------

《美国研究》注释体例说明.....	(155)
-------------------	-------

编后.....	(160)
---------	-------

本期责任编辑 赵 梅

本杂志刊登的论文在美国 Historical Abstracts and America : History and Life 上登有摘要和索引。

主办单位	中华美国学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主管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
印刷装订	北京怀柔新华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100007 北京张自忠路3号东院)
电子信箱	zhaomei@isc.cass.net.cn
刊号	ISSN1002 - 8986 CN11 - 1170/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定价：国内版 5.00 元

国际版 3.00 美元(邮费在外)

A M E R I C A N S T U D I E S

Summer 2000

Vol. 14 , No. 2

ARTICLES

- CONGRESS ROLE IN THE FORMULATION OF AMERICAN
TRADE POLICY : HISTORY AND THE POST-COLD WAR
CHARACTERISTICS Jin Canrong (7)

Trade policy is one of the everpresent issues in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nferred the power of governing foreign trade to Congress , it has , consequently , exerted greater influence on trade policy than on security policy.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of Congress role in trade policy : first , as one of the major decision makers ;second , as a supreme policy supervisor ;and third , as the major promoter for the “politicization” of trade issues.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Congress decision-making capacity , including the ingredients of the decision-making power , Congress position in the overall decision-making structure of U. S trade , and new features in the post-Cold War Congressional decision power over trade.

- PROBING U.S. ECONOMIC STATUS AND THE POSSIBILITY
OF A “SOFT-LANDING” Huang Weiping (31)

The discussion of U.S. “high-tech bubbles” has been underway in recent years on a global scale. Under economic laws no country can escape business cycles to maintain eternal prosperity. Recession is bound to emerge sooner or later despite the information industry and bioengineering , which have just manifested their vitality and might bring about a new round of economic prosperity for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American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economic laws deepens and the diffusio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continues, U. S. economy may slip down. A soft-landing will possibly emerge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and a new cycle of U. S. economy may recur then.

MULTICULTURALISM : ITS ESSENCE , ORIGINS ,
PRACTICE , AND LIMITATIONS Wang Xi (44)

The article outlines the evolu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as an ideology and prac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1960s and examines its wide-ranging applications to pedagogy, historical approach, critical theory, and reform ideology. Recognizing the profound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multiculturalism,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mpact of multiculturalism both as a theory and as a practice is limited because of its innate weaknesses.

CAUSES FO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AMERICA S ANTICOMMUNISM Liu Jianfei (81)

Anticommunism in America has its deep and complicated root causes. In addition to the antagonism between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the politico-cultural background peculiar to America is also one of the major root causes. In the eyes of mainstream American society, communism is the biggest un-American phenomenon. Americans have a tradition of antiradicalism and communism is seen as the most radical revolution in human history. They regard communism as the major impediment to the realization of "manifest destiny" that they believe in. Furthermore, religious impacts and mistakes made by socialist countries in their foreign policies constitute the impelling factors causing anti-commun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CIVIL RIGHTS MOVEMENT AND THE RISE OF POLITICAL
INFLUENCE OF BLACK SOUTHERNERS Ji Hong (109)

The American South has undergone during the last four decades unprecedented changes , of which the most important ones are the rise of voting rate of black people and the increase of elected black officials.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aroused the political consciousness of black people in the South. The Voting Right Act of 1965 ended the century-long history of hampering blacks in the South from voting. Thus with voting right in their hands the Black started their change from being inferior citizens to participants in political affairs.

BOOK AND ARTICLES REVIEWS

COMMENTS ON CHINESE INTELLECTUALS
OUTLOOK ON AMERICA Yan Weimin (143)

ACADEMIC ACTIVITIES

CONTEST FOR “HU SHENG ACADEMIC PRIZE FOR
YOUTH” TO BEGIN SHORTLY (147)

NEW BOOKS (148)

ON THE STYLE OF NOTES IN AMERICAN STUDIES (155)

EDITOR S NOTE (160)

Articles appearing in this journal are abstracted and indexed in HISTORICAL ABSTRACTS and AMERICA : HISTORY AND LIFE.

AMERICAN STUDIES , a quarterly ,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at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of either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国会与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

——历史和现实的考察

金灿荣

〔内容提要〕贸易政策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持久的内容之一。由于美国宪法把管理对外贸易的权力明确授予了国会,因此,美国国会在贸易政策上的影响力历来大于其在安全政策领域的影响力。美国国会在贸易政策领域的作用有三种类型:它是主要的决策者之一,是最主要的监督者,是贸易问题“政治化”的主要推动者。本文集中探讨了美国国会的决策功能,包括国会贸易决策权的构成、国会在整个美国贸易决策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国会贸易决策权在冷战后的新特点。

关键词 美国国会/贸易政策/历史与现实

对外经济关系是美国整体外交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政策则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持久的内容之一。从70年代初开始,贸易政策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地位日益上升,到克林顿执政时期更

上升到与国家安全并列的高度。同时,由于美国宪法把管理对外贸易的权力明确授予了国会,因此,美国国会在贸易政策上的影响力历来大于其在安全政策领域的影响力。另外,“水门事件”和越南战争之后,美国公众对总统的信任下降,国会在内外政策上的作用自70年代中期以来逐步回升,这一趋势在冷战后更加明显。凡此种现象,都使得研究国会在美国贸易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成为一个有价值的学术话题。这种研究可以至少在两个方面拓展我们对于美国的认识,一是深化对于美国贸易决策过程的认识,二是深化对于美国国会的决策作用的认识。

在美国历史上,贸易政策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引燃美国革命的火焰之一就是大英帝国的“贸易政策”。在整个19世纪,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为“新兴产业”提供贸易保护主义。在本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时期,美国是当时国际贸易战的始作俑者和主要参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推进建立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的过程中,美国扮演了发起人和全球规则制定者的关键角色,并在一段时间内实行了单方面的自由贸易政策。但是,在冷战后期,尤其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树起“公平贸易”的大旗,在双边贸易中大搞以贸易报复为核心内容的“单边主义”,从而对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未来走向产生了复杂影响。

在美国学者中,关于什么是“贸易政策”一直缺乏明确的界定,这是一个内容含混的概念。一般认为,本杰明·科恩(Benjamin J. Cohen)首先对这个概念进行了定义。他认为,贸易政策是一种混合体,“它是一个国家试图影响外部经济环境的那些行动的总称”,“它也是一个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服务于共同的政策目

标。”此后不少人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其中多数人是经济学家。罗伯特·帕斯特认为,经济学家们关于贸易政策的定义都排除了该政策背后的“政治过程”(political process),所以不能令人满意。他自己的定义接近于科恩的定义,认为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指“美国政府试图影响国际经济环境的全部行为,或者是直接影响国际经济环境,或者是调整美国经济以适应外部环境。”

在现实生活中,美国的贸易政策主要由下面几个部分组成:(1)国会制定的贸易法和其他宏观立法中有关贸易的内容;(2)主管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颁布的行政法规;(3)贸易法庭的裁决所确立的惯例;(4)与外国订立的贸易条约或行政协定,其中绝大部分是不须经过国会批准的行政协定,如美日关于日本汽车输美自动设限协定;(5)美国所参加的多边国际协定(如世界贸易组织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有关规则,这是因为这些国际贸易规则与美国的国内法息息相关,两者有强烈的互动性。事实上,由于美国的政治和贸易优势地位,国际贸易规则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影响的;而反过来争取世界经济的立法权也一直是美国政策所追求的重要目标。⁵

美国国会在贸易政策领域的作用主要有三个方面:它是主要的决策者之一,它是最主要的监督者,它是贸易问题“政治化”的主要推动者。本文将集中探讨美国国会在贸易政策中的决策功能,

Benjamin J. Cohen (ed.), *American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Essays and Comments* (N. Y. : Harper and Row, 1968), pp.1 and 10.

Robert A. Pastor, *Congress and the Politics of U. 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1929 - 1976*, Berkeley, CA. :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p.7 - 9.

Ibid., p.12.

5 何思因著:《美国贸易政治》,台北·时英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包括国会贸易决策权的构成、国会在美国贸易决策体系中的地位及其历史演变,以及冷战后的新特点。至于美国国会在贸易政策领域的监督功能和政治功能,将在另外的文章中加以讨论。

一 美国国会的贸易政策制定权

(一) 国会的政治地位

西方宪法学者普遍认为,美国国会是最强大的立法机构。它是美国政治系统中一个重要的权力中心,是内外政策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在贸易政策领域则是一个特别积极的决策参与者。

美国国会在政治和决策中的重要性首先源于其宪法地位。美国宪法规定,在政府机构设置和权力分配上实行三权分立与制衡原则。其中,由参众两院组成的美国国会是掌握立法权的政府部门。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一款规定:“本宪法授予的全部立法权,属于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在存在着“宪法崇拜”的美国,一个机构的宪法地位是其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美国国会的重要性还与其功能有关。国会的基本职能主要有三项:(1)代表人民。国会由此成为对舆论和民意最敏感的一个部门,这一特点在众议院尤其明显。(2)制订法律。宪法授予国会立法权和非立法权两类权力,其中立法权是首要的、核心的权力。在高度法治化的美国,在理论上,任何政府行为都需要得到国会的立法支持。(3)对行政和司法部门制约和监督。其中,对总统及其领导下的行政机构的制约和监督是主要方面。国会的监督职能意味

李道揆著:《美国政府与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51页。以下宪法引文,均采自李道揆先生的译文。

着这一机构要经常扮演“批评者”的角色。

当然,国会的地位在历史上是有变化的,其贸易权也往往随之变化。在美国的制宪者们看来,国会是中央三部门(立法、行政、司法)中最重要部门,国会的宪法地位居于首位。事实上,从立国到本世纪20年代,除了几个强势总统(杰克逊、林肯、老罗斯福、威尔逊)时期,国会一直是美国联邦政治的中心。威尔逊在他1885年出版的一部著作中,很有感慨地把当时的美国政府统称为“国会政体”。

但是,本世纪初以来,特别是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工业化之后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日益复杂,随着美国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卷入全球事务,总统和行政部门的权力急剧膨胀,从而成了美国政治的中心,国会则退居第二位。到60、70年代,总统权力之大已使人们称之为“帝王般的总统”(小阿瑟·施莱辛格语)。

不过,就在总统扩权的时期,国会依然是美国政治中的一个活跃的中心。此外,随着越南战争失败和水门事件爆发,国会通过《战争权利法》等法律逐渐从总统那里收回了一些权力。冷战结束以后,随着美国政治日程的焦点从总统权力较大的国际安全事务转向国会权力较大的国内经济和社会事务,国会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恢复。可以说,虽然现在总统仍是美国首屈一指的权力中心,但是国会作为一个整体,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已接近于总统了,在某些问题上甚至还要超出。

(二) 国会的贸易政策制定权

贸易政策的决策权是国会与总统共享的,但是与其他外交决策相比,国会在贸易问题上的决策权具有更明确的宪法依据。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明确规定,国会有权“管制同外国的、各州之间的和同印第安部落的商业”。这一条款还规定国会有征税的权力,其中包括征收关税的权力,征税权也是国会贸易权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相比之下,总统的贸易决策权不如国会那么清楚,其规定主要包括: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总统拥有行政的权力,贸易政策要由总统来执行;第二条第二款规定总统有与外国缔结条约的权力,与外国签订商务条约或贸易协定当然属于这一范畴。

国会的全部宪法权力都可以用来干预外交决策,只不过“弹劾权”和“战争权”这两项一般用不上而已。具体情况如下:

(1)立法权。国会可以决定外贸机构的增减,可以通过针对某个贸易问题的法律。有些议员常常在别的法案中附加上涉及贸易事务的修正案。另外,议员可以争取在本院通过无法律效力的决议案,表达对某一贸易问题的意见,以影响舆论,向总统施加压力。

(2)财权。通过控制外交预算来影响政府的对外援助、对联合国的态度等外交活动。由于行政协议无须参议院批准,因此,国会对行政协议的监督主要是财政拨款监督。

(3)外贸管制权。由于宪法明确规定国会有权“管制与外国的通商”、“制定和征收关税”,因此,国会拥有明确而不可分割的贸易权力。这一点与安全问题的不一样。

(4)人事批准权。总统任命贸易官员须经参议院批准。

(5)条约批准权。宪法第二条规定,缔约权(含贸易条约)属于总统,但是同时又规定“须经出席参议员2/3的批准。”

(6)调查权。国会常常通过调查听证的方法对外交政策和贸易政策进行监督和干预。最引人注目的调查方式,是成立一个特

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专门调查某一种事情。

(三) 贸易政策的特点与国会行为的特点

贸易政策与一般外交政策有所不同,其特点给国会行使其贸易决策权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具体说来,贸易政策有如下特点:

(1) 贸易政策所针对的问题大部分是日常的、每天都要发生的问题。一般说来,行政机关善于处理危机,国会对危机难以插手,但是对日常问题发言权比较大。

(2) 由于大部分贸易问题的解决涉及到政府如何分配经济资源,于是最终往往需要国会正式立法,因此,国会就有了较能发挥影响的机会。在其他外交活动中,总统和行政部门还可以用国家安全的名义搞一些秘密外交和私下说服工作,在贸易问题上就必须与国会有更充分的沟通。

(3) 贸易政策比一般外交政策离国内事物更近,而国会总是在离内部事务越近的问题上权力越大。

(4) 贸易政策同时涉及内部利益和外部利益平衡,可以说处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一个“模糊地带”,因此经常出现管辖权重叠的情况,无论在行政部门还是在国会内部,都有许多角色来参与决策。相对于其他外交决策,参与贸易决策的行政机构和国会委员会多得多,参与其中的利益集团就更多了。而利益集团政治的卷入往往会突出国会的作用,因为,利益集团的多数活动都集中于国会。

(5) 在贸易问题上,国内决策往往与国际决策相互关联,参与多边合作必须得到国会的批准。例如,在国务院和美国贸易代表参加国际多边商品贸易协定谈判的时候,必须与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同时谈判这些商品贸易协定,以确保美国参与国际协定的步骤与美国国内法律调整的过程保持一致。

贸易政策的特点给了国会更多参与决策的机会,而国会自身的行为方式或政治文化特征则使国会在与行政部门的交往中具有进攻性,包括:

(1) 行政机构的官员一般比国会议员及其助手更官僚化,他们倾向于满足现状,对外界压力反应迟钝,而只对政府内(特别是顶头上司)的压力反应迅速。相反,一心追求连任的议员们对外界压力非常敏感。所以,利益集团习惯于通过议员向行政官僚施压,不一定直接与官僚打交道。

(2) 行政官僚一般没有改进政策的主动性。在他们看来,国会通过的新法律越少,国会对法律执行的卷入越少,那么事情就越好。

(3) 行政部门的纪律性很强,做错一件事就可能意味着一个人事业的完结,因此行政官僚谨小慎微,尽量避免冲突。相反,国会是个自由论坛,从理论上讲,议员天天犯错误、说错话也没有关系,因此,国会的政治文化促使议员具有咄咄逼人的对抗性。

(4) 行政官僚对自己部门的权限非常敏感,议员对权限的概念则要模糊一些。因此,除了有些事情必须授权给行政部门处理之外,对于可授可不授的领域,国会也倾向于尽量授权给行政部门。阿瑟·施莱辛格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某个部门注意迎合国会的要求,那么它就更容易得到授权了。

由于上述特点的存在,国会与行政部门在贸易政策上的互动是非常频繁的,从而在政策上导致如下影响:

(1) 对外政策(包括贸易政策)本应是目标对外的,但是,在二

者的互动过程中,有时国会和行政部门会把目标对准对方。结果,使对外政策成了牺牲品,近年的中美关系就经常遭此厄运。其中,由于行政部门承担了外交决策的直接责任,因此国会发起主动进攻的情况更为常见。

(2) 双方都有借对外政策“做秀”的倾向。由于对外政策往往与国家利益有明显的关联,因此,双方(特别是总统)都会强调自己的立场符合国家利益,而把对方的立场描绘成狭隘的党派立场。

(3) 就美国与外国的贸易谈判而言,上述出于国内动机而出现的“政治争吵”客观上起到了“黑脸白脸”的作用。美国贸易代表经常利用国内的政治压力来迫使谈判对手让步。

(4) 国会法律严格与否,给予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取决于此前行政部门对国会的要求是否给予了满足。

(5) 由于偏好的不同,在国会与行政部门合作的情况下,最后的政策对于双方来讲都只是次好的,也就是可行的而不是最满意的。在双方不合作的情况下,那就什么政策也产生不了。

二 国会在美国贸易决策体制中的地位

从1789年第一届国会成立到1930年,美国贸易政策的主导者是国会。总统分享的权力有限,主要扮演执行者的角色。在这一时期,美国的贸易问题就是关税问题,其贸易政策就是关税政策。由于国会独享征税权,因此,它能在贸易政策上唱主角。

关于美国关税制度的历史演变,详见 John M. Dobson, *Two Centuries of Tariffs: The Backgro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Trade Commission, 1996).

国会在总体上倾向于高关税政策。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关税是联邦政府的主要税源，提高关税对政府财政有直接的好处；二是当时美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护其新兴产业和国内市场，有必要维持高关税。事实上，第一届国会开张不久就通过了一项提高关税的法律。到1930年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为止，国会共通过了9个重要关税法，绝大部分是提高关税的。1930年关税法把贸易保护主义推向历史最高峰，随之而来的各国之间贸易战使美国深尝自己培植的苦果。同时，这一法律的制定过程也使利益集团的消极影响和国会议员的狭隘立场等决策过程中的弊端暴露无疑。美国贸易决策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

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的出台，标志着美国贸易决策真正开始了总统与国会共享决策权的阶段。这不仅是因为该法案对美国的授权幅度大于以往，更重要的是因为这种授权具有新的结构特征，包括：

第一，国会原来往往在关税法中制定细部关税（即规定某种进口商品的关税应该是百分之几），现在则把规定细部关税的权力授予总统，从而减轻利益集团对自身的压力。此时，国会议员依然可以对前来游说的利益集团表示同情，并且会把利益集团的想法转告给行政部门，但是，利益集团要想获得实质性保护，就必须经过行政部门的固定行政程序，这种程序有时是准司法性的（如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公司申诉案件的处理），因此，国会议员的意见不一定有效，利益集团对他们的压力也就变小了。有的学者认为，国会的授权使美国贸易政策从分配性的政策变成了规范性的政策。在分配性政策形式下，因为人人都想分得一杯羹，所以尽量向议员施加压力。而在规范性政策形式下，规则挂帅，除非先改变规则，否则

通过议员个人的努力是无法获得好处的。

第二,国会并没有完全放弃其权力。这—是因为国会制定贸易政策的权力是宪法规定的,它自身不可能完全放弃这种权力;二是因为保留一些权力对议员们有好处。因此,国会对总统的授权总是有时间限制的。

第三,通过向总统授权,可以使与美国贸易政策相关的因素都能得到更为平衡的考虑。现在外国的贸易观点和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在决策过程中也能得到适当考虑,不像1930年以前,在整个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只会听到特殊利益集团或特殊产业的“寻租”声音。这是因为只有总统和副总统是由全国范围选出的官员,特别是总统一职更具有全国性质,他必须考虑国家的整体利益;另外,他必须与外国打交道,因此更了解外国的贸易立场。即使在某些情况下,为了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而采取全面的保护措施,从而导致与外国的冲突,那么他也更易于得到公众的支持。从选民的角度看,一旦政策出了问题,责任也就更明确了。显然,这种情况与国会议员的处境大不相同。议员们只要能代表自己选区的利益就可以增加当选机会,因此没有动力去顾及外国的观点和考虑美国的整体经济利益。总之,授权给总统可以平衡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的利益。

第四,国会在授权给总统之际,同时规定了一些行政救济程序,使那些受到进口竞争伤害的产业能够得到保护。这些救济措施包括该法案的第7章(Title VII)有关补贴与倾销的救助措施、

Theodore J. Lowi, "American Business, Public Policy, Case-Studies, and Political Theory," *World Politics*, Vol.16, No.4, July 1964, pp.677 - 715. 转引自何思因前引书,第104页。

第 337 条对美国产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第 332 条有关一般性的贸易事务调查等结果,在新的决策框架中,产业利益仍然可以得到制度化的保护。这一决策框架兼容并蓄了自由贸易精神和保护主义精神。

1934 年互惠贸易协定法正式确立了总统与国会分享贸易决策权的贸易政策制定体制,这一体制的基本结构沿用至今,尽管其中的具体内容随着时移势迁而有所增删损益。

总统与国会分享贸易政策决定权的体制的稳固性有两个来源:首先,它折衷了各方面的利益。国会受到行政部门的“保护”,减少了利益集团的直接压力;总统可以把外交考虑和全国经济情况反映到贸易政策中,利益集团仍有固定程序可以获得保护;行政机构在执行政策时有足够的空间把贸易推向自由化的方向;而外国政府也可以通过美国总统或是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将其经贸利益反映到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其次,法院支持总统和国会分享贸易决策权。在 1936 年的一例判决 (United States vs. Curtis- Wright Export Corporation, 299 U.S. 304, 1936) 中,联邦法院支持了总统的贸易权。在 1937 年的另一例判决 (Chicago and Southern Airlines Inc. vs. Waterman Steamship Corp., 331 U.S. 802, 159 F. 2d 828, 1937) 中,法院也站到总统一边。不过,在 1954 年的一例判决 (United States vs. Gug W. Capps Inc., 348 U.S. 296; 204 F. 2d. 665, 1954) 中,法院给总统的权力划了界线。当时美国和加拿大签订了一项行政协定,以管制加拿大向美国的土豆出口,一家美国公司因违反协定而被行政部门送进法庭。但是法院裁定,该协定未经国会授权,因此

判美国政府败诉。由上述判决可以看出,法院是鼓励总统行使贸易权的,但是要求这种贸易权必须以国会授权为基础。

三 美国贸易体制与国会贸易决策权的变迁

“互惠贸易协定法”从1937年到1958年共计修正延长了11次。在这段时期,美国贸易政策总体上趋向自由化。1962年“贸易扩张法”生效后,美国得以参加并完成了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谈判,实现了全球贸易体制的进一步自由化。但是,从60年代开始,美国贸易政策的国际背景和国内背景都发生了变化。在这些变化的综合作用下,从70年代开始,美国的贸易决策体制和国会在这其中的作用也进行了新的调整。

这里的国际背景变化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第一,国际贸易的谈判议程发生改变。关贸总协定肯尼迪回合的成功,使关税不再是最重要的贸易障碍,非关税贸易壁垒的阻碍作用突出起来。按照著名国际经济学家鲍德温的定义,任何政府或民间的措施,只要有碍国际贸易交流,就是非关税壁垒。这些障碍包括政府补贴、政府采购、产品标准、国内税收制度,等等。事实上,有许多国内的规范性政策,最初的立法目的只是为了管制国内事务,但是因为对国际贸易有副作用,因此就成了非关税壁垒。当各国都想通过谈判来消除这些障碍时,往往会与各国的主权相冲突,因而难度很大。另外,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非关税壁垒也不一

何思因,前引书,第99-101页。

Robert E. Baldwin, *Non-Tariff Distortio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0), pp.2-5.

样,因此很难在谈判时进行对等让步,不像关税谈判是可以有很清楚的让步界限(百分比)的。在非关税壁垒成为谈判重心的情况下,美国原来的谈判方式和国会的授权方式就必须作出相应的改变。

第二,美国贸易竞争对手的兴起。战后,美国对贸易的依赖呈上升趋势。1950年,在全部美国的生产品中有6.3%出口海外,1980年和1990年则上升到19.1%和18.2%。同样,1950年进口货占美国生产货物的百分比是5.6%,1980年和1990年则上升到21.3%和23.2%。但是,在同一时期,美国在全球贸易额中的比例却略有下降,1960年是15%,1970年14.4%,1980年12.4%,1990年14.6%。美国国际贸易地位的相对下降,主要是因为西欧、日本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在经济上崛起,使美国的产业面临日益增强的外来竞争。那些受到威胁的产业,一方面向国会寻求保护,另一方面逐渐把生产基地转移到其他国家,尤其是劳动力和资源都很便宜的发展中国家。结果,导致一部分制造业工作机会流向海外,这又增加了公众(尤其是工会)要求保护主义的压力。

第三,美元地位的下降。1971年,由于严重的国际货币投机,高估的美元价位难以为继,于是尼克松总统在同年8月15日采取措施使美元脱离与黄金的关系,大幅贬值,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然而,美元贬值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贸易地位下降的大趋势,因为这是由美国整体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大格局所决定的。到了里根时期,美国一方面增加防务开支,一方面大幅减税,造成巨额联邦预算赤字。为了弥补赤字,美国大举借债,国债剧增;同时由

于政府与私人企业争夺资金,造成利率上升,美元再次高估,直到1985年7国高峰会议达成“广场协议”(Plaza Accord)才降下来。美元的这一次波动,使美国的进出口贸易和国际收支遭到重创,贸易赤字从1980年的254亿美元陡然升至1987年的1595亿美元。虽然此后几年赤字有所下降,1991年降为736亿美元,但是,社会上和国会中的保护主义再度抬头。许多议员都把贸易逆差大幅上升的原因归结于外国(特别是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采取了“不公平”的措施,因此要求“铲平运动场”(level playing field)，“公平贸易理论”由此兴起。

第四,多边谈判约束力下降,促使美国实行多轨制贸易谈判。关贸总协定成立之后,成员不断扩大。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之后,成员已有130多个国家或地区。结果,多边贸易体制的异质性日益严重,例外越来越多。美国的对策是,一方面根据自己的产业优势不断增加多边贸易谈判的内容,诸如增加服务业贸易自由化、减少农产品出口限制、促进信息产业出口、提高劳工标准和环保标准等等,并且尽量加强多边条约的约束力,使之刚性化,另一方面,美国开始大量采取诸边主义、地区主义、双边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谈判手段。

在国际背景变化的同时,美国国内的变化也很显著。其中,对贸易体制有影响的主要是如下三方面:

第一,国会结构更加松散,参加贸易决策的委员会数量增加。原来国会主管贸易政策的委员会主要是众院筹款委员会和参院财政委员会。但是,在60-70年代,由于受到反战运动、民权运动的冲击,美国政治开始改革。其中,在称为“民主研究同盟”(Demo-

cratic Study Group)的那些民主党众议员领导下,国会众议院首先进行了改革。原来由南方民主党资深议员把持的各重要委员会,其权力被分配到小组委员会,法案的协调日益困难。在贸易政策上,国会内部事权分散,更多的议员开始利用贸易政策讨好选民。加上前面提到贸易谈判的重点已经转移到非关税贸易壁垒,而非关税壁垒涉及面广泛,于是相关委员会都有正当理由干预贸易政策。在小组委员会层面,这种多方卷入的情况就更复杂了。结果,出现了不少跨委员会的议员团体,如钢铁议员团(Steel Caucus)、纺织议员团(Textile Caucus)、蘑菇议员团(Mushroom Caucus)等等。

第二,利益集团对决策的干预加深。60年代后期以来,利益集团的数量和活动范围大幅度增加。这里的原因首先与选举制度有关。1968年以后,在总统和国会议员选举中已普遍实行了党内预选,这增加了公众参与的机会,也给利益集团影响选举和政策以更大的空间。其次,在70年代的国会改革中,除了委员会结构改革,还包括国会决策透明化、公开化。当时国会订立了不少“阳光规则”(sunshine rules),不仅允许公众参加听证会,而且可以旁听听证会之后的法案细则拟定程序(mark-up),这使利益集团可以更仔细地监督议员的行为。另外,议员助手和国会辅助机构的增加,使得游说议员助手成为利益集团游说工作中的重要方面。还有,就利益集团与行政部门的关系而言,由于参与贸易决策的行政部门越来越多,除了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还有国务院、商业部、财政部、劳工部、能源部和农业部等,这就增加了利益集团的游说管

道。最后,自70年代以来,在各个政策领域逐渐形成了专业化的关系网。这种关系网由国会议员或助手、行政机构官员和利益集团的专家共同组成。这些专业人士长期相互来往,形成了相近的观点或价值取向,他们的职位也常常互换。这种关系可以大大提高利益集团的游说效率。

第三,政党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转变。从19世纪一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分野是比较明显的:共和党支持高关税,赞成贸易保护;民主党则支持低关税,赞成自由贸易。这是因为,共和党的政治基础是工业化的东北部和中西部各州,它们要求用保护主义手段抵御外部(主要是欧洲)工业产品的竞争,而民主党的政治基地主要是南部纺织品出口州和中西部农业州,它们有很大的出口利益,因此倾向于自由贸易。但是,战后美国工业拥有了强大的出口优势,共和党开始摆向自由贸易。相反,由于纺织品等劳动密集产业出口优势消失,再加上工会对制造业工作机会转移海外不满,民主党日益倾向保护主义。到了1984年审议贸易法时,由于美国贸易逆差剧增,两党议员的保护主义情绪都在增强,党与党之间差异缩小。当然,今天的美国几乎无人自称是“保护主义者”,也确实没有人想回到1930年以前的保护状态。他们的基本倾向是在享受自由贸易利益的同时,通过一定的保护措施来获得更大的相对利益。

以上所述国际和国内两方面的变化,必然对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结构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的结果也有三个方面:

第一,国会对总统的授权方式发生改变。针对形式复杂的非关税壁垒已成为谈判主题,1974年贸易法进行了新的授权安排,其要点是:(1)非关税壁垒谈判的结果必须经过国会批准。这与关税谈判不同,总统与外国就关税减让达成的协议只要不超出国会

事先规定的百分比 就自动生效。国会由此收回了一部分贸易权。(2)国会对非关税壁垒国际协议的审议 ,不能附加修正案 ,只能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如果国会不同意协议 ,但是其意见遭到总统否决 ,那么国会必须以两院 2/3 多数票推翻总统否决其决议才能生效 ,而这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是国会作出的让步。(3)对协议的审议过程规定了时间限制 ,这就是所谓“快车道”程序。

第二 ,国会修改了贸易规则 ,使受到进口伤害的产业更容易获得行政救济。这里有如下要点 : (1)把原来授予总统的贸易权直接授予主管贸易的联邦行政机构。在 1962 年设立贸易代表署之后 ,国会不断扩大贸易代表的职权。1974 年贸易法规定贸易代表必须定期地与民间产业代表或利益集团代表就非关税壁垒谈判进行协商 ,而总统必须尊重协商结果。1988 年贸易法则把“301 条款”的报复权由总统手上转到贸易代表手上。(2)放宽“逃避条款”。这里有两个线索 ,一是加强对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支持。“逃避条款”的执行机构是国际贸易委员会 ,其基本程序是受伤害的产业向该委员会提出保护申请 ,由委员会判断伤害是否成立。如果成立 ,则要向总统建议给予保护。总统可以采纳委员会的建议 ,也可以拒绝。根据 1962 年贸易法 ,如果总统决定拒绝委员会的建议 ,国会可以通过两院的过多数票推翻总统的决定。到 1974 年贸易法 ,条件放松到出席会议议员的过多数票即可推翻总统否决。不过 ,国会的这种立法干预到 1983 年之后基本被放弃了。因为 ,最高法

所谓“逃避条款” ,是指当美国产品因进口竞争而受伤害时 ,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一些暂时的保护措施 ,以使遭到损失的产业获得调整的时间和机会。

院在这一年的“移民归化局诉契达案”中裁决立法否决违宪。另一条放宽“逃避条款”的线索是技术性的,国会对产业获得行政救济的标准越放越宽,给国际贸易委员会的具体指令越来越多,使美国产业更容易获得保护。(3)在平衡税和反倾销税的的征收方面,国会也逐年改变,好使美国企业更容易从这种两途径得到保护。这方面的内容非常繁杂,比较典型或比较突出的有如下几点:一是关税总协定东京回合谈判曾经商定,征收平衡税和反倾销税的前提是一国的产业要受到“实质损害”(material injury),但是在1979年贸易法中,国会把“实质损害”定义得非常宽松,只要“不是没影响的”、“不是非实质的”、“不是不重要的”损害都属于实质损害。二是1984年贸易法推出“累积方式”,即提出申诉的企业只要能证明进口货不论来自几个国家,但是累积起来对美国产品造成损害,那就属于实质损害。结果,虽然加拿大每年只出口25万美元鲜花到美国,但和其他国家出口一并计算,也对美国花业造成损害,因此必须被征税。三是1984年贸易法把外国商品的“上游补贴”也列入补贴定义,即一项进口商品的上游原料如果受到政府补贴,也要记在这种进口品的账上。

第三,维护自由贸易的代价上升。国会议员讨好贸易保护主义利益集团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前一段所讨论的内容,即修改现有的贸易法中的有关规则,使国内产业更容易得到行政救济,另一种是干脆提出新的保护主义法案。事实上,每年都有不少议员提出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法案。能通过两院审查,并且经总统签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vs. Chadha, 462 U. S. 919, 103s. ct. 2764, 77 L. 2d 317, 1983, 详见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Almanac, 1984, pp. 565 - 573.

署成为法律的几乎没有,但是,法案提出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它表达了国会对某个问题的不满或关切。更重要的是,80年代以来,好几个保护色彩浓厚的法案差一点就可能被通过,例如1982年汽车本地零件法案(Domestic-Content Bill),1985年要求对纺织品进口施加全球配额的任金斯法案(The Jenkins Bill),以及1988年的格普哈特法案(The Gephardt Amendment)。这种情况引起了行政当局和外国政府的普遍担心。为了防止这些法案获得通过,为了防止美国贸易政策和体制在总体上退回到保护状态,行政当局不得不在具体的贸易问题上对外国施加更严厉的措施,而且这种情况发生得越来越多。

四 冷战后的新特点

(一)冷战后美国贸易政策的基本特点

冷战后的美国贸易政策沿续了冷战后期的“公平贸易”原则,并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一时期的政策典型是克林顿政府的贸易政策。克林顿当局贸易政策的本质是互惠主义,其政策重点是打开国外市场,而不是封闭国内市场。

克林顿上台伊始,就提出经济、安全和人权同为美国外交的三大目标或三大支柱,把经济目标和人权目标提升到安全目标一样的高度。在其第一任期的早先阶段,还往往把经济目标放在首位,并且于1993年提出了美国第一项“国家出口战略”。可以说,克林顿政府对贸易政策的重视超过了战后历届美国行政当局。在1996年争取连任的竞选中,克林顿就反复强调他在这方面的政

绩。诸如在3年半时间内,与外国政府签订了200多份贸易协定——仅和日本就签订了21项。结果,使美国的出口增长率快于世界贸易出口的平均增长率,其中,对日本的出口增加了85%。

目前,美国国内的贸易思潮有三大流派。首先,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仍然主导着美国学术界;其次,公开的贸易保护主义主张只限于少数几位打着“经济民族主义”旗号竞选公职的政客,代表人物是曾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预选的布坎南和现任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格普哈特;第三,公平贸易理论,又称“管理贸易”或“战略贸易”,其代表人物首推克林顿第一任期时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劳拉·泰森(Laura D. Andrea Tyson)女士,此外还包括已故商业部长布朗(Ronald H. Brown),前劳工部长瑞奇(Robert Reich)和前美国贸易代表(USTR)、后又接任商务部长的坎特(Mickey Kantor)。对于上述三种贸易思潮,尽管克林顿在口头上也支持自由贸易,但骨子里却信奉公平贸易理论,他强调“在一个存在强烈竞争的世界里,我们也需要比自由贸易更多的东西。我们需要公平规则下的公平贸易。”

克林顿政府的政策重点是打开国外市场,因此,又被称为“出口能动主义”或“出口保护主义”。例如,在美国1996年贸易政策议程和1995年总统关于贸易协定方案的年度报告中,克林顿将其贸易政策的目标明确为4个方面,即打开外国市场、坚持“平等竞技”、为美国公司和工人实行激进的贸易促进战略、将贸易政策与

克林顿著:《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金灿荣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1月版,第24-25页。

克林顿著:《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第24页。

全球经济战略相结合。

把促进出口作为政策重点的做法说明 ,半个多世纪的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实际上是符合美国的长期经济战略利益的。它肯定不想回到以限制进口为核心的 30 年代那种贸易战时期。事实上 ,在冷战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下 ,想搞限制进口的政策也行不通。美国是想在继续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 ,通过扩大出口 ,来获得更多的相对利益。

(二)冷战后美国贸易政策的根源与国会的作用

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 ,克林顿政府给予贸易政策特殊的重视 ,并在实践中执行了“公平贸易”原则。这除了他本人和主要行政官员的思想倾向之外 ,还与冷战后新的背景有关。从国际层面来看 ,“两个平行市场”这种人为的分隔消除以后 ,全球化在冷战后得到加速发展。许多国家都以国际化和市场化为目标进行改革。而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世界市场的扩大既带来了机会 ,又意味着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还表明 ,国际市场对于任何国家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事实上 ,从 80 年代到现在 ,美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一直在提高 ,出口也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这一切变化都促使美国人更加重视国际贸易。与此同时 ,苏联威胁的消失 ,使美国倾向于不再向盟国提供“搭便车”机会和单方面开放市场 ,相反 ,却要在经济利益基础之上与盟国展开竞争。

从国内层面来看 ,贸易保护主义的复兴和国会的压力则是主要原因。

F. Buelens ,“Afte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s : Will the US ‘Open Door’ Trade Strategy Continue ?” *Intereconomics* , Jan/Feb , 1997 , Vol. 32 , p.47 .

经济上引发保护主义反应的一般有两个因素：一是产业竞争力下降；二是贸易逆差。在70年代和80年代，美国产业竞争力的下降和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共同激发了保护主义的反应。但是，到了冷战后的90年代，美国经济的竞争力得到恢复，从1994年开始，美国的生产竞争能力连续高居世界榜首。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商品贸易逆差的持续扩大（在服务贸易领域美国享有顺差）。经济分析表明，美国目前的贸易逆差并不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然而，逆差问题经常被“政治化”，被作出一些不合理的、夸张的解释和引申，从而成为保护主义诉求的主要依据。在这方面，国会起了“先锋作用”。

冷战后全球化的扩展和美国对外经济依存度的提高，还强化了原有的保护主义者的态度。在美国，坚持贸易保护主义立场的主要是两种人或政治势力，一是在与外来经济竞争的交手中，处于弱势或失败的产业、公司或工人，二是保守主义政治家。前者是因为受到外来竞争的“伤害”，后者是因为担心美国的主权受损，而这两类人在国会都有其代言人。

尽管乌拉圭回合谈判的结果对美国是有利的，对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也是个胜利，但是在谈判结果送交国会批准时，国会中的争论却非常激烈，反对意见众多。这些意见主要有：第一，主权威胁论。担心WTO体制的加强和新的争端解决机制将约束美国运用国内立法的灵活性，同时，州和地方政府的利益也可能被忽视。第二，反民主程序论。认为国际条约的标准低于美国国内的准则，损害了公众的民主权益，且国际仲裁缺乏透明度。第三，环境保护论。认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关于卫生、健康、安全的规定采取“就低

不就高”的“特使效应”，降低了社会生活的质量和水平。第四，劳工标准论。认为低收入国家穷人（特别是妇女和儿童）的权益被剥夺，这也严重威胁了美国下层蓝领工人的就业机会。

1930年的斯穆特—霍利法被普遍认为是经济领域的“慕尼黑”。从1934年互惠贸易协定法开始到60年代，一套避免全面保护主义和限制利益集团寻租活动的制度得到了发展和强化，从而保护了国会免受利益集团太大的压力。但是，从70年代开始，上述比较有利于贸易自由化和有助于保护国会免受利益集团压力的体制开始动摇，冷战后更盛。

随着国会保护机制的变化，美国的贸易政策出现了一位中国学者所总结的如下特点：在指导思想，新的互惠主义思想成为国会立法和影响政府贸易职能部门日常工作的标准；在决策过程中，国会虽然在总体上仍然支持白宫的多边贸易自由化的传统战略，也尽可能约束对来自单方面（进口或出口）利益集团的救济承诺，但对贸易行政部门贯彻全面互惠的要求更加严格，而且越发不能容忍其对不公平贸易行为的反击无力；在机构设置上，强化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的权限，使之扮演贯彻国会法案和意图的“行政经纪人”角色；在管理规则上，“准司法程序”的应用不再像以前那样受到比较严格的约束，而变为被广泛引用，借以打击外国对手的救济手段，在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诉讼中对倾销和补贴（平衡税）的调查更容易了。

金灿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

Congressional Digest, Nov., 1994, pp.270 - 287.

盛斌：《世界经济转变中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美国研究》1998年第3期，第46页。

美国经济地位与 “软着陆”的可能性探讨

黄卫平

[内容提要]近年来,有关美国“高科技泡沫”的讨论在全球进行着。作为经济规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脱商业周期而长盛不衰的,虽然刚刚显示出生命力的信息产业、生命工程可能会给美国带来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但周期迟早会出现。由于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先进技术的扩散从而导致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下滑,这种“软着陆”现象有可能在 21 世纪初发生。美国经济可能由此而进入新的周期。

关键词 美国经济地位/软着陆

世界经济的历史表明,任何国家或地区,即使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国,如美国,也必须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包括交换与分工等),在更深的层次上融入国际竞争,才可能充分利用世界现有的资源加速经济发展。从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看,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各国一定要在利益最大化愿望

的基础上,积极开放,即全面吸引外国资金,引进先进技术、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全面进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分工,通过贯彻国际经贸惯例,适当开放关境(如 EU、NAFTA),使得国内外的要素投入、经济产出得以顺畅地双向流动,国内外市场能够更好的对接、融合,经济才能得到发展。

在中国 1979 年开始走向改革开放之路的时候,世界上有着四类经济大国和一个国家经济集团,某种意义上,它们经济发展的合力就是世界经济大趋势的基本方向:(1)美国。在 1980 年代,它是一个全面的超级大国,经济总量列世界第一,政治、军事、文化在世界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在 1980 年代初期却因 1970 年代长期的经济滞胀,有着自身的困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2)苏联。它是当时另一个公认的超级大国,经济规模大约是美国的 60%,军事强大,处于全球范围对美国的攻势,政治上挟一个阵营,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影响自不待说;(3)日本。由于 1960 - 1970 年代经济产生的质的变化,1980 年代日本经济生产总量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是经济的巨人,潜在的政治大国;(4)中国。在 1970 年代末 1980 年代初,中国是一个人口的超级大国和经济上的潜在大国,中国之外的人们怀着各种想法,对于邓小平领导的“新长征”表示欢迎。另外,欧洲经济共同体(EEC)这一发达国家经济(包含一定政治)集团,以经济一体化为平台,力图达到共同繁荣并继续在世界事务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极。

20 年弹指一挥间,在面临 2000 年的门槛上,人们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翻转,美国成了这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星球大战计划搞垮了苏联,却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了美国自己的新经济结构,海湾战争确立了它在世界上的政治霸权地位,东南亚金融危机又确立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控制地位,这一经济地位

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很难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得以恢复,由于其内部种种矛盾的爆发,使得这一昔日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发展上举步维艰,已经从过去的一流的强国落败为潜在的经济大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在下降,但具有再次中兴的机会与可能;日本从1980年代的经济顶峰急剧下滑,由于房地产泡沫作怪,1990年代陷入困境,金融领域频频出问题,经济结构急需调整,面对2000年日本的改革已经开始迈出步伐;中国继续保持人口超级大国的地位,但第一的排序有可能在2000年后不久让给印度,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年间维持了高速增长,已经转变为经济大国之一,并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欧盟是近20年间世界经济又一个具有划时代的进展,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了经济货币联盟阶段,使得欧盟继续保持着世界经济中重要一极的地位。

对于这一段经济史的变迁,人们可以大概总结为:1970年代是美国失去的十年(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元失去了过去等同黄金的地位,1973-1975年,1979-1982年一直处于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之中);1980年代是拉丁美洲、非洲失去的十年(债务危机、经济困境和大饥荒);1990年代是日本、俄罗斯失去的十年(体现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长期不振)。笔者1993年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美国进行过一年的合作研究,当时最深的感受是美国大众开始从惧怕日本人的阴影中恢复了信心。经过阅读美国的杂志、报纸以及上互联网查询才清楚,日本人1980年代以大量贸易顺差为基础,在美国大肆购买的房地产、娱乐业资产(美国人曾经惊呼日本人要把美国买下来)。这些资产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亏损,经营上输给美国人,或廉价返卖回美国人,其数额之巨大,甚至超过了当初的投资,这种过程给了人们这样的印象:日本

人以其发达的制造业和出口立国、乃至今天的技术立国，辛辛苦苦地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获得着贸易顺差，通过金融领域、房地产领域和其他高科技领域，又都以泡沫崩溃的形式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美国人的腰包。日本人似乎上了美国人的当，它的经济活动在另一层含义上实际是在给美国人打工，这种贸易和金融流动格局是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始料未及的，它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世界经济格局的看法，也给各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

1980 - 1990 年代，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美、欧的经济地位经历了如此大的起伏、变化和反复，这些变化及其原因实在值得深入探讨。

（一）美、日、欧经济结构存在着差异确定了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在经济结构转换的分析中，笔者认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高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低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因为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低一个层次结构中的设备机械，在高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的眼中，大抵属于废铁和原料。人们都在讲，美国发明了半导体的生产，但却在规模生产上败给了日本人，市场也让给了日本人，甚至韩国人，并认定这是美国在产业上的失败与悲剧。但却很少有人换一个逆向角度来分析：在高技术时代，半导体仅仅是一种原料和中间产品，完全受到高技术本身发展趋势的左右，美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去让日本人、韩国人生产这种投资大、成品率低的“原料”，而

自己集中全力去发展信息(IT, Information Techonology)产业,同时可以居高临下地控制后者的产成品在下游市场中的实现呢?

今天,美国从1999年5月开始个人电脑的生产已经归到了“传统产业”的范畴中,而无形的软件产业、网络产业、一切带有E——(电子)的行业——电子贸易(E-trade)、电子商务(E-Business)、电子商业(E-Commerce)、电子管理(E-Management)、电子服务(E-service)等等,却在逐渐居于重要地位,因为它是以创新来增提附加值的,价值的载体是无形产品,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美国,甚至只要你采用本公司的服务,如英特网驳接业务、手机漫游业务,硬件属于“白”送——送计算机、送手机,甚至只要你能耐心地每天听几只电话广告,电话费可以减免。从微见著,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趋势:高技术的无形增值产业最终将控制有形的标准化的制造业产业。要不然,具有一流、强大加工能力的实质产业的日本,何以会败给了一般加工业并不如日本的美国?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包含信息产业、生物工程和金融工程,它们的产出大体上是有形的少,无形的多,而它们却在左右着经济的发展方向,而美国在这方面则体现着先行的特点,因而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可以从上述的情况中得到部分的说明,而日本,乃至今天欧洲经济的现状似乎也可以从上述的解释中得到部分的说明。

(二)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强大的具体表现,在于具有控制关键生产要素和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能力和力量。目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这样力量的国家

在中国人的眼中,日本曾经是东亚地区技术的重要供给者,这也是它在本地区强大的基础,但是在90年代,它自身失去了调整的方向,已经不能作为新技术的来源地,失去了对于技术要素流动方向的控制,加之它很少能大量吸纳本地区的产出,意味着日本经

济地位在本地区的下降。美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它是今天世界经济中唯一从根本上既可以控制生产要素流动方向,又可以控制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国家,加上前面提到的强大的创新能力,奠定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由于经济在东亚、拉美、东欧、俄罗斯的动荡,大量资金流入美国,为美国提供了廉价的货币资本,又因为美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科研设备,大量的高技术人才也纷纷流向美国,美国实际是在用世界的资金、他人的头脑,赚自己的钱。另外,今天的世界贸易中,从贸易盈余和赤字来看,日本是盈余,中国是盈余,东盟是盈余,欧洲是盈余,拉美也是盈余,只有美国是赤字,换一个角度可以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商品的最后实现者和吸纳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美国在世界范围中控制着要素(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流动方向,也控制着商品实现的流动方向。国外高质量要素的流入,一方面提高了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压低了要素成本,另一方面,世界产出的流入进一步增加了竞争,刺激了进步,而廉价的商品的流入能够进一步减轻要素的成本压力,提高了美国产业的竞争力。

控制要素和产出的流向,事实上就有可能控制住他人发展的方向,试想美国如果不再吸纳东亚生产的商品,将会导致东亚商品的大量过剩,引发经济之外的社会问题,如严重的失业和收入下降。控制要素的流向,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后果,如果我们将问题局限于经济,可以看到的是,每年大量的留学生从世界各国流向美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流向北美的人口是世界流动人口中素质最高的),不仅带去了凝结在这些学生身上各国支付的人力资本,而且带去了未来美国产业创新的生力军,因为智力意义上的人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最根本的要素,控制了这种要素的流动方向,也就控制了未来经济创新的机会与可能。应该讲,美国在这方面的

力量如今尚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可以与之匹敌。这也是它强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样,美国从另外的方向也在控制着资源的提供与产品的供给,美国向全球“输出”它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从而试图左右他国的社会经济进程的方向。它控制着世界高科技产品的供给流向,却试图保持自己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这种趋势实在值得各国注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认真应对。

(三)美国经济在21世纪初可能会实行“软着陆”,从而进入新的周期

近来,有关美国“高科技泡沫”的讨论在全球进行着。作为经济规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脱商业周期而长盛不衰的,虽然有刚刚显示出生命力的信息产业的增值产业、生命工程可能会给美国带来新一轮繁荣,但周期迟早会出现,究竟周期是以泡沫崩溃(如日本)还是“软着陆”形式?如果以与其他国家的相对落差急剧缩小而进入经济的相对低谷,则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软着陆”,即由于人们对于经济规律的认识,先进技术的扩散从而利润平均化导致美国经济技术地位的相对下滑,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其造成的经济停滞,对于美国的经济地位具有重大负面影响,但对世界其他国家,却未必会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可能是有利的影响)。后一种情况实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趋势却非常明显。如果说存在“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话,这种技术扩散造成的利润平均趋势,则是美国在全球化中获得种种利益时应该付出的代价。

二

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财政、金融和贸易

政策方面的联动统筹运作,体现了一个经济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的进步,并使得经济的运行具有了更大的空间和灵活性,这对于21世纪的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着重大影响。

(一)经济政策的联动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国家调整经济格局的特点

自1970年代以来,日本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盈余,美国的贸易账户则有着大量的赤字,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这是两国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过程,因而才有了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过程中比照日本不遗余力地追逐贸易盈余的情况。但美国经济中的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实力增长并存,却引起了人们的新的思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克莱茵教授认为,只要世界相信美国经济运行良好,不断购买美国的资产,将资金投到美国,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不会出大问题。因为资金流入美国,经济增长,需求扩大,进口增加,逆差加大,其他国家将贸易盈余再投到美国,促进了该国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对美国对世界的“双赢”过程。从1980年代的的宏观经济学看,在财政盈余、贸易逆差、投资储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投资大于储蓄时,需要有贸易逆差来平衡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如果投资储蓄之间是平衡的,财政盈余则可以用来平衡贸易逆差,如果财政收支是平衡的,则储蓄大于投资的部分可以用来平衡贸易赤字,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十分清楚。美国1998年底财政出现了盈余,据人们乐观地估计,未来10年间这种盈余可以达到1万亿美元之巨,这为美国提供了吸收贸易赤字的潜在可能,而美国之外的资金大量地流入该国,也使得美国市场上资金充裕,生产性资本比它应该具

有的要大得多,产生了应付贸易赤字的另一方面的空间。从发展中国家来看,财政、金融和贸易之间联动关系的结果很多情况下是负面的:储蓄不足要求有贸易赤字来弥补投资之需的缺口,而财政赤字又限制了贸易赤字的规模,削减财政赤字又因其具有稳定社会的功能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最终要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当然财政、金融和贸易之间良性关系的出现却也有待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高新技术层出不穷、产业结构不断变化、跨国公司日益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受益极大,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则日益边缘化,比较优势在相对下降,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警示

以知识为背景的高新技术的开发从来就是一个资金智力双密集的过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在知识经济时代抢占制高点,在这方面制定的投资计划多在千亿美元之上,发展中国家绝无可能与之匹敌,更遑论赶超,彼此的经济差距因此不断拉大。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在一定的技术阶段,劳动与资金之间有着相互替代的某些可能,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尚有发挥巨大作用的余地,但随着资金与技术高度结合的经济时代来临,劳动与资金之间的替代程度极大降低,其结果便是发展中国家固有劳动力丰富优势的丧失,身处边缘地位的状况难以很快地改变,南北差距加大,而且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的数量上,更重要地将主要体现在质量和结构上。然而,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抓住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本国国情,量力而行,适当部署,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某些研

究、生产阶段,高新技术的引进也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在发展与发达之间建立起“金桥”。

高新技术的出现,对于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真正意义的全球经营,通过在全球的信息获取、战略决策、指挥调度、设计生产、市场营销、财务核算而最终形成。环球经营网络已经使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经济利益越出了国家的限制,成了地球村的生产单位,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权力及职能的分配,利益的分享,不仅将极大地有利于跨国公司更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使人才、资金、信息、技术、自然资源更加有效地配置和结合起来,而且将有利于跨国公司结成广泛的国际联盟,实行分工合作,形成优势互补,使生产经营最优化,经济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的某种“无国籍”的趋势,以及它们超越国界的追逐利益,使得国民经济的民族性、主权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跨国公司通过教育从业人员对于本公司的忠诚(使之超过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公司至上来贯彻公司的全球意图,从而能够从另外的角度超越主权国家的政府行为,在经济的微观层次上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今天的经济已经将人事实上分成了智力意义与体力意义上的人,高新技术的开发离不开高质量的智力意义上的科技人才。由于全球网络系统的出现,今天各国科技人员的工作完全可以进行远距离的合作,从而降低科技人员流动的机会成本,也产生了将各国的智力库结合成为世界库的机会。因此而产生的各国智力外流的形式,与传统的智力外流相比,对于流出和流入国来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美国是最能适应这一变化的国家。例如,本国科技人员为合资经营企业工作,至少就有相当的成份是在为外国资本服务,而通过网络的合作则使本国科技人员完全脱离本国的控

制而为外国工作,且这种“智力”外流是完全无形的,后果也无法测度。当然,这种情况一方面能够使本国科技人员更好地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智力人才的争夺更隐蔽、成本更低,这将加重发展中国家人才匮乏的状况。21世纪经济竞争的基础是人才与教育,相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由于政府为了稳定而发放大量的财政补贴,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劳动成本(即便只是维持生活的水平)并不低,已有高智力人才存量的无形损失,无疑将进一步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优势。

另外,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将使全球成为“信息地球村”,绝无国界可言,从网络而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避免,因噎废食又将使一国被排除于国际社会进步的行列。然而,比意识形态影响更为需要注意的是,高新技术所带来的生活方式方面的“示范”作用。美国的生活方式以“人”为中心,以资源大量占有、使用为基础,以舒适为目标,发展中国家的大众若追随此种以浪费为代价的生活方式,政府当局则完全无法引导人们的消费意向(难道发展中国家仍然要将发达国家的今天,作为自己的明天来追求么?)。生活方式对于社会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远而且超过意识形态宣传的(这是内心追求与外界灌输的差异),它的不可逆性很可能给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带来出乎人们意料、戏剧性的影响,在谈论高新技术的作用时,这点实在是需要注意的。

三

21世纪的世界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将呈现着一种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格局:今天的国民经济要以知识为背景的高科技为基础,能够控制重要的资源和产出的流向,最终以控制

(主导)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高技术的标准制定为目标,这才是真正的强大。中国面对他国咄咄逼人的气势,只能以更为深化的改革开放作为回应。

面对2000年20世纪的世界经济给人们留下值得回味的东西已经很多了,21世纪的来临又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必须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例如,人类自我克隆问题),高新技术的发展、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完善也给人们提出了若干新的课题。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中大国,它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以及它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正在给中国的老一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人们提出着继续努力的方向:

首先,作为经济大国,中国巨大的人口显然是国家力量的象征之一。在保持巨大人口的同时,提高人口的全面素质,使得物质丰富、社会有序、生活文明、文化程度极大提高,这是中华民族自立的基础;

其次,完善市场主导型的资源配置,宏观经济结构完整、综合、先进,经济的主导部门能够反映出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基本潮流,微观经济具有活力、决策科学、技术先进,能够自我良性循环。中国不仅要有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人均收入,生产能力强大,而且经济发展将从高速度、低效益,转变为低速度、高效益;

再次,逐渐增强经济较大的控制力,这主要表现为对于(国内外)有关国计民生的要素流动方向的控制能力,以及对于(国内外)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控制能力。这是一个经济强国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最后,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应该表现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因而关心介入、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制定中反映出中国的利益,在与世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关系

中,应该坚持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竞争的思维,在竞争中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进步。

人们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巨大成绩,已经明确地昭示了天下,也坚定了中国人的信心:在 21 世纪的地球村中,中国将是强大、富裕、文明的成员,它对世界进步所做出的努力,绝不仅仅局限于对“四大发明”的历史回顾,而在于今天和明天所作的贡献和促进上。

黄卫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多元文化主义的 起源、实践与局限性

王 希

[内容提要] 本文勾画了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自 1960 年代以来的演变过程, 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学界、历史研究、文化批评和社会改革等不同领域内的使用和内涵。在肯定多元文化主义给当代美国社会带来了重要而正面影响的基础上, 作者也分析讨论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包括: 在处理群体认同与整个美利坚民族认同之间的平衡关系上, 多元文化主义还没有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思路; 因为利益的多元化, 多元文化主义在战略上无法在所有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群体中保持一个持久的、牢固的联盟; 面对“一元性”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及其对现行世界权力体制的深刻影响, 多元文化主义并不具备向现行世界权力体制进行挑战的理论和政治基础。

关键词 多元文化主义/种族关系/民权运动/肯定性行动计划

多元文化主义 (Multiculturalism) 是 1990 年代美国社会一种

极为引人注目、又充满争议的现象。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多元文化主义对传统的美国思想和价值体系提出了严肃的挑战,促使美国人重新思考美国的历史与未来。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多元文化主义改变了美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内容,并通过联邦政府的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正了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和妇女在就学就业方面的体制性歧视,使“多元化”(diversity)成为当代美国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实。由于多元文化主义触动了原来的政治和文化结构,它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美国学术界和教育界围绕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了一场迄今尚未结束的“文化冷战”,政治上也出现相应的连锁反应。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现象,国内学者已经注意到,并有专文进行介绍和评论。鉴于这个题目的重要性,我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深入的讨论。本文拟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起源、实践和影响作一个系统和连贯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所面临的挑战。

一 多元文化主义的内涵

什么是多元文化主义?这个问题貌似简单,但却难以准确予以回答。困难在于“多元文化主义”虽被称之为“主义”(-ism),且使用频率很高,但它始终没有一个清楚的、公认的定义。实践中

见沈宗美:《对美国主流文化的挑战》,《美国研究》,1992年第3期,第118-149页;高鉴国:《试论美国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元主义》,《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第2-10页。

社会学家内森·克莱日尔(Nathan Glazer)曾作过一个统计,发现美国主要报刊是在1980年代末才开始使用multiculturalism一词的,该词在1989年仅出现过33次,两年后增加至600次,到1994年,达到了1500次。见Nathan Glazer, *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ts No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7.

的“多元文化主义”与其说是一种严格的理论,不如说是一种象征性的政治口号。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下,往往集合了一大批不同的(有时甚至相互冲突的)诉求。有的诉求涉及理论问题(如呼吁推翻西方文明在美国教育和文化中的统治地位、建立新的知识话语体系、改革传统的人文教育、呼吁停止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等),有的涉及具体政策(如要求政府继续坚持推行“肯定性行动”措施、要求政府加大对少数民族集中居住区的教育和经济资助、要求大学和公司增加少数民族和妇女雇员等)还有的则涉及一些具体的社会行为和态度(如要求媒体对少数民族的形象进行正面刻画、提倡对包括同性恋在内的不同生活方式的包容和尊重、严禁在公共和工作场合对异性进行“性骚扰”、在言语方面避免使用伤害他人的字眼词句等)。尽管这些诉求的内容不同,但坚持者都自认为是在体现“多元文化主义”的精神,而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即便只是反对一种诉求而同时支持其他的诉求)也有可能被当作反多元文化主义者。如此而来,界定多元文化主义的工作变得难上加难。历史学家戴维·霍林格(David Hollinger)曾说,“多元文化主义”几乎变成了一种“暗语”(shibboleth),只是用来识别和联络政治上的盟友和学术上的同志,本身应该具备什么内容并不重要了。

尽管如此,不同类型和用途的“多元文化主义”在基本原则还是相通或有共同之处。一个比较可行的认知方式就是对不同用法的“多元文化主义”实行分类考察,了解它们包含的具体内容,通过比较,获取一种对普遍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认识。我认为,

David Hollinger, *Postethnic America: Beyond Multicultur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 p.82; 同见 Glazer, *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ts Now*, p.19.

当代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主要有下列几种用法：

首先，“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教育思想和方法。1970年代当多元文化主义的概念首次出现时，它的目标是在中小学教育中增加对不同民族和族裔的文化传统的理解。在80年代时，“多元文化主义”又为一些大学借用来描述对传统人文学科内容的改革。到9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教育思想逐步趋于成熟。主张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的人认为，知识在人类生活和社会发展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但知识并不是中性的，其内容及构成方式不仅受特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制约，也受到制造和传播知识的人的兴趣和立场的影响。教育是传播知识的重要过程，又是塑造公民群体的关键过程，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美国社会，教育中的“文化压迫”现象——即对非主流文化的排斥和曲解——必须改变；多元文化主义教育为美国学生提供新的知识结构和内容，帮助学生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传统，减少乃至消除种族主义的偏见。无疑，这种教育

C. Newfield and A. Gordon, "Multiculturalism: Unfinished Business," in A. Gordon and C. Newfield eds., *Mapping Multicultur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76 - 78; James A. Bank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Dimensions, and Practice," in James A. Banks and C. A. M. Banks, eds., *Handbook of 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95).

James Banks,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i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95/96*, 2d edition (Guilford, Conn.: Dushkin, 1995), pp.61 - 62; Lawrence Blum, "Multiculturalism, Racial Justice, and Community: Reflections on Charles Taylor's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in Lawrence Foster and Patricia Herzog, eds., *Defending Diversity: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Plur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94), pp.175 - 206. 关于比较保守性的对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的讨论，见 Diane Ravitch, "Multiculturalism: E Pluribus Plures," *American Scholar*, Vol. 59, Issue 3 (1990), pp. 337 - 54.

思想与随民权运动而兴起的“种族意识”(racial consciousness)有密切联系。

其次,多元文化主义也是一种历史观。多元文化主义教育者尤其强调对传统的美国历史知识的内容的改革。这种要求与“新美国史学”的目标正好吻合。新美国史学自1960年代开始兴起,它以社会史学为基础,意图纠正旧的美国史观史论,注重对少数民族和弱势群体历史的研究,强调美国人历史经验的“多元性”。现在是否已经出现了一种多元文化主义史学,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但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持多元文化主义历史观的学者认为,美国历史和传统是多种民族或族裔共同经历相互作用的结果,为了“懂得美国文化的本质和复杂性”,学生必须了解所有美国人(尤其那些被传统史学排除在外的群体)的历史经历。与多元文化主义的教育思想一样,多元文化主义的史学希望帮助学生了解美国社会目前存在的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贫穷等问题的历史根源,克服和消除对其他民族和族裔文化的误解,解除他们对日趋激烈的文化冲突的恐惧,培养他们对群体差别的欣赏,鼓励他们采用一种民主的而非等级式的观点来看待美国社会的群体差别,最终培养他们在“由多元民族组成的国

关于“新美国史学”的介绍,参见:Eric Foner, ed., *The New American History*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Lawrence Levine, *The Opening of American Mind: Canons, Culture, and Histo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 esp. Chapters 1, 5, 10; 李剑鸣:《关于20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第17-37页。

Lawrence Levine, *Opening of American Mind: Canons, Culture, and Histo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 p.160.

家以及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进退自如的能力。

第三,多元文化主义也被用作为一种文化批评的理论。在这方面,多元文化主义常与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女权主义归为一类,被看成是向传统西方文明知识霸权进行挑战的一种话语。多元文化主义者认为,任何文明都是历史的产物,有其内在和特定的价值体系,没有一种文明可以宣称比其他文明更为优越,也没有理由以主流文明自居,并歧视、否定甚至取代其他文明;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够在目前人类的知识结构中取得支配性的地位,关键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西方向世界扩张的同时,也将带有严重偏见的西方思想和知识,以及表达思想的媒介(包括语言、艺术、文学及其他)扩展到世界范围,以致于非西方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向西方文明挑战时,仍然继续下意识地使用西方文明中的思维模式。在哈佛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系主任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看来,多元文化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承认文化的多元性,承认文化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影响,打破西方文明在

Donna M. Golnick and Philip C. Chinn, *Multicultural Education in a Pluralistic Society*, (New York: Merrill, 1990), 2d ed. pp.255 - 56. 应该说明的是,我在这里提出美国史学领域是因为围绕美国史的研究和教学的争论最为激烈,实际上,多元文化主义对其他相关领域(如文学和美国研究)的冲击也很大,相关介绍见 Mario T. Garcia, "Multiculturalism and American Studies," *Radical History Review*, Vol. 54 (1992), pp.49 - 56.

思维方式和话语方面的垄断地位。

第四,多元文化主义也被看作是一种冷战后的新世界秩序的理论。一些学者认为当代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思潮与历史上的被压迫民族反对主流民族的压迫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在多元社会中寻求对人类的文化能力的保护的而努力,而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尊重应该被看成是一种普遍人权得到政治社会的合法保护。芝加哥文化研究小组(Chicago Cultural Studies Group)在其论述多元文化主义的报告中提出,多元文化主义力图寻求的是一种更适合于冷战后的社会和政治模式;冷战的结束、欧洲的统一、亚洲和太平洋区域的崛起和经济全球化等使各国和民族之间的交往更为频繁和密切,无论是在美国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需要建立一种更为现实的相互认可和尊重的文化和政治关系,所以,除了向主流文化挑战以外,多元文化主义也在描述各种文化(和社会)在冷战后时代的一种相互流动的关系。

对于利用多元文化主义作为改革旗号的人来说,上述这些多元文化主义未免过于学究气。在他们看来,“文化”是政治社会中

Henry Louis Gates Jr., "Goodbye, Columbus? Notes on the Culture of Criticism,"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No.3 1991, pp.711 - 27; 同见 Gates, "The Waning of America," *New Yorker*, 19 April 1993, pp.113 - 117. 有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表现了更为激进的态度,认为仅仅打破西方文明的话语垄断还不够,还必须建立新的以非西方文明为背景的新的话语。天普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系的 Molefi Asante 力主的“非洲中心论”便是基于这一思考提出来的。见 Asante, *The Afrocentric Ide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T. Turner, "Anthropology and Multiculturalism: What Is Anthropology that Multiculturalists Should Be Mindful of It?" in D. T. Goldberg (ed.), *Multicultu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1994), p.424.

Chicago Cultural Studies Group, "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 *Critical Inquiry*, 18 (Spring 1993), pp.531 - 532.

权力关系的一种表现方式,文化的不平等主要是因为政治的不平等;要建立真正的文化平等,必须改变现有的不合理的政治和经济权力结构,所以,多元文化主义的最终目的不是追求“文化平等”(cultural equity),而是“社会平等”(social equity),是争取不同群体(尤其是那些在历史上长期受到歧视和压迫的群体)在分享美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方面的平等。“多元文化主义”因此也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其功能在于动员和集合广泛的力量,推动现实的社会改革。换言之,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具有转换和改造社会功能的思想。这种“转换性的多元文化主义”(transformative multiculturalism)包含至少两个方面的内容:支持“不同群体在文化和物质方面的繁荣”和“在自由和人类尊严原则范围内的群体认同”,要求政府采取激进措施来保证受压迫群体的进步。其核心内容是将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转换为政策。虽然不乏激进色彩,但这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前提仍是追求一种体制内的改革,在本质上是一种弱势群体与主流群体进行讨价还价,据理抗争的“强势”(empowerment)运动。

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主义具有多种功用,既是一种教育思想、一种历史观、一种文艺批评理论,也是一种政治态度、一种意识形

Joseph Raz, "Multiculturalism: A Liberal Perspective." *Dissent* (Winter 1994), pp. 67 - 79, esp. p.78; H. A. Giroux, *Living Dangerously* (New York: P. Lang, 1993) and D. T. Goldberg, *Multiculturalism: A Critical Reader* (Cambridge: Blackwell, 1994); Molefi K. Asante, "Torward" to M. Vega and C. Greene, *Voices from the Battlefield: Achieving Cultural Equity* (Trenton, NJ: Africa World Press); Dennis J. Downey, "From Americanization to Multiculturalism: Political Symbols and Struggles for Cultural Diversity in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Race Relation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 42 Issue 2 (Summer 1999), pp.249 - 278. Joseph Raz, "Multiculturalism: A Liberal Perspective," p.78.

态。它们之间的共识可概括为:(1)美国是一个多元民族和族裔构成的国家,美国文化是一种多元的文化;(2)不同民族、族裔、性别和文化传统的美国人的美国经历是不同的,美国的传统不能以某一个民族或群体的历史经验为准绳;(3)群体认同和群体权利是多元文化主义的重要内容,也是美国社会必须面临的现实。从广义上看,这些不同用法的多元文化主义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对未来的期许,如同社会学家内森·格莱日尔(Nathan Glazer)所指出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们力图从各自的角度描述一个“不带偏见和歧视的更为美好的美国”的图画,希望将美国文化看成是所有种族和族裔文化交融的结果。

二 多元文化主义兴起的背景

多元文化主义内涵的广泛性与它起源的复杂性是分不开的。多元文化主义是20世纪50、60年代民权运动的结果之一,但其思想根源则应追溯到更早时候的美国历史。20世纪初出现的“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思想和黑人民族主义(Black Nationalism)思潮更是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有重要联系。

关于美国社会中“一元”与“多元”关系的讨论早在美国建国时期就开始了,并与美国人民族性的定义问题联系在一起。北美人口的“多元化”一开始就存在,独立和立宪使美国人有了一个历史机会来建立一种与欧洲传统不同的政治社会,这个过程被认为是美国民族性的重要基础,而在其间建立的政治原则和价值也被奉为美国政治传统的精髓,成为不同背景的美人相互认同的基础。

1782年,德克雷弗柯(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曾在他那本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国农人的信札》中对美国民族性的“一元”化与人口的“多元化”的相互关系作了生动的描述。何谓美国人呢?德克雷弗柯回答说:美国人不是欧洲某一个国家或文明的后裔,而是一个“奇怪的血缘混合体”,是一个人类的新种族。在这里,德克雷弗柯首次提出了“熔炉论”的思想:人的生长与植物一样受制于周围环境的影响,美利坚特殊的“气候、政治制度、宗教和工作”环境会将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移民熔制成具有同样品质和理想的人。德克雷弗柯的说法不过是早年清教徒所信奉的上帝选民之说的世俗版,而且在他写作之时,近1/5的美国人连起码的人身自由都没有,但这种思想却因为独立和立宪的成功而成为一种坚信不移的文化神话。19世纪末,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他著名的“边疆学说”中肯定了德克雷弗柯的思想,但特纳强调将无数欧洲移民“熔成一个混合的种族”的是美国对西部边疆的扩张和开发,西进运动创建了美国式民主,建立了美国人对美国体制和思想的认可。特纳学说为20世纪初“美国化”(Americanization)运动——要求和强制新移民从语言、文化、政治行为到精神完全接受美国传统的运动——的兴起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09年,犹太移民作家伊斯雷尔·赞格威尔(Israel Zangwill)在以《熔炉》(The Melting Pot)为名的剧本中,将美国喻为能使“所有的

J. Hector St. John de Crevecoeur, *Letters from an American Farmer and Sketches of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1782,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3), pp.70 - 71.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1903) in Turner,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1920,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1928), p.23.

欧洲民族……融化和再生(re-forming)的伟大熔炉”。“熔炉论”之说更为普及。

“熔炉论”的核心是追求美国民族在传统方面的一致性,而一致性的基础是盎格鲁 - 撒克逊美国人的传统和历史经历。在“熔炉论”的口号指导下,美国化运动要求来自东南欧国家移民“完全、彻底地忘却……与出生国之间的一切义务和联系”,无条件地接受主流文化。这种变相的“文化帝国主义”做法受到犹太籍哲学教授霍勒斯·卡伦(Horace Kallen)的强烈批判。1915年,卡伦在《民族》杂志上发表长文指出,人们可以选择或改变自己的服饰、政治信仰、伴侣、宗教和哲学等,但无法选择和改变自己的祖父母(即自己出生的文化背景),强制一个犹太人放弃犹太文化,等于要求他停止生存。卡伦提出,强制性的一元文化(即让所有美国人都统一在盎格鲁 - 撒克逊的传统之下),只能离间非盎格鲁 - 撒克逊传统移民对美国的感情。卡伦提出,“美国化”运动等于将非盎格鲁 - 撒克逊的欧洲移民看成是低等民族,不配享有同等的权利,这种做法是违背《独立宣言》所宣示的平等精神的。他认为,真正的美国精神应该是“所有民族间的民主”(democracy of nationalities),而不是某一民族对其他民族的绝对统治。1924年,卡伦在将该文收入论文集时,首次使用了“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一词。⁵

Israel Zangwill, *The Melting Pot* (1909; New York: Macmillan, 1920).

Isaac Berkson, *Theories of Americanization: A Critical Stud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0), p.59.

Horace M. Kallen, “Democracy versus the Melting Pot,” *Nation*, February 18, 1915, pp.190 - 94; February 25, 1915, pp.217 - 20.

5 Horace M. Kallen, *Culture and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4. Reprint. New York: Arno Press and The New York Times, 1970), p.11.

卡伦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想包含了后来出现的“多元文化主义”中的一些观点。虽然都是对主流文化传统的挑战,并在思想上有相同之处,但两者之间仍然有重要区别,不能简单等同。关于这点,我将在本节后面专门讨论。卡伦提出的“文化多元主义”有两个严重的缺陷:首先,他忽略了经济、政治和教育体制对文化一元化的巨大作用,因而也低估了东南欧洲移民后代“融入”主流文化的能力和速度;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化多元主义”思想并没有包括有色人种的文明。卡伦写作的时期正是南部的黑人丧失了选举权、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出卖、亚州移民被全面禁止的时候,但他忽略了这种深深嵌入在美国政治和法律体制中的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排斥。

早在卡伦提出“文化多元主义”之前,著名黑人学者杜波依斯(W. E. B. DuBois)就对为美国法律认可的种族歧视进行过深刻的批判。在他那本1903年出版的《黑人的灵魂》的著作中,杜波依斯描述了被排斥在主流文化之外的黑人民族的精神创伤。他写道:每个美国黑人始终生活在两种同时存在的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之中,始终意识到他既是一个美国人,又是一个黑人,“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可调和妥协的抗争,两种始终处在交战状

沈宗美先生在他论文中将 Multiculturalism 译作“文化多元主义”(见原文 130 页),高鉴国先生同时讨论了早期和当代的文化多元主义(包括卡伦的观点),但两者均未对这两个词的历史涵义进行区别。

卡伦在晚年放弃了他的“族裔预先决定论”(ethnic predestination)的观点,承认白人民族内部的同化速度超出了他早先的估计。Stephen J. Whitfield, “America's Melting Pot Ideal and Horace Kallen,” *Society* (September/October 1999), pp.53 - 55.

态的理想,并存于一个漆黑的躯体之中”。杜波依斯提出了卡伦在12年后提出的同样问题:“我到底是谁?我是美国人,还是黑人?我可不可以同时成为两者?我是不是有责任要尽快地停止成为一个黑人而变成一个美国人?”

杜波依斯的问题既是对种族歧视的抗议,也是一种对美国社会中“一元”与“多元”问题的深刻思考。这种思考导致了黑人知识分子开创了早期的黑人研究(Black Studies)。杜波依斯率先开始了学术上的对美国黑人的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另一位黑人学者卡特·G·伍德森(Carter G. Woodson)更是将白人的主流文化斥为奴役黑人心灵的“邪教育”(mis-education),认为这种充满偏见的教育只会将黑人学生引入歧途,让他们看不起自己的种族和文化,产生极度自卑的心理。⁵伍德森在1916年创办了《黑人史研究期刊》(The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和黑人生活和历史研究协会

W. E. B. Du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1903; Boston: Bedford Books, 1997), p. 38.

W. E. B. DuBois, "The Conservation of the Races," in *The American Negro Academy Occasional Papers No. 2* (1897), pp. 5 - 15; quoted in Levine,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p. 116 - 17.

杜波依斯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于1896年出版,对美国终止奴隶贸易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随后,杜波依斯又开始了对外费城黑人的社会历史研究。1910年,他在亚特兰大大学主持了黑人研究的项目,计划以每年10本的速度出版一批研究黑人文化、历史和现状的著作。这个项目最终因财政原因未能进行下去,但杜波依斯的努力开创了严格学术意义上的黑人研究。

5 Carter G. Woodson, *Mis-Education of the Negro* (1933. Reprint. New York: AMS Press, 1977).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Negro Life and History)。同一时期兴起的由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发动的“加维运动”则从政治上进行了呼应。加维提出,黑人不应向白人社会和文化投降,不应致力于“融入”白人社会,而要坚持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和传统,他主张通过建立泛非运动(Pan-Africanism)来争取美国黑人和所有非洲民族的彻底解放。随后出现并延续至4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则是早期黑人文化运动的一个鼎盛时期,黑人作家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对黑人的生活经历和独特的文化性格作了深刻的描述,丰富了黑人民族主义思想的内容,许多作品成为90年代多元文化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也是“文化多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之间的一种非常特殊的联结。

当代多元文化主义产生的直接历史背景是20世纪50、60年代的民权运动。民权运动在几个关键方面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准备了条件。首先,民权运动采用的是以种族为基础的“群体斗争”的方式来争取“群体权利”,这种斗争方式是对强调个人权利的美国传统的一种极具创意性的反叛,但它却成为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和组织方式,“群体诉求”、“群体权利”也因此成为多元文化主

伍德森认为黑人历史只能由黑人来教,“其他种族的人不可能像黑人一样地胜任(这项工作),因为他们不会像黑人一样来思考问题。”引自 Peter Novick, *That Noble Dream: The “Objectivity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Profess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475.

关于加维运动的思想研究,见 Marcus Garvey, *Philosophy and Opinions of Marcus Garvey* (New York: Atheneum, 1969), Robert A. Hill, ed., *The Marcus Garvey and Universal Negro Improvement Association Paper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 1991) 7 volumes; Judith Stein, *The World of Marcus Garvey: Race and Class in Modern Society*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义运动的核心思想和策略。

其次,民权运动的结果为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奠定了政治基础。1964 - 1968 年通过的一系列联邦法律为黑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享受平等的政治和公民权利扫清了法律上的障碍,迫使联邦政府承担起保障公民权利的责任,街头抗争得以转化为法律结果。这一点对日后多元文化主义运动有重要的启发。1965 年《选举权法》实施后,南部黑人重新获得选举权,他们对政治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区域和地方政治的结构。到 1974 年为止,南部已有 1500 多名黑人担任了不同层次的公职,相当一部分是担任了州立法机构的成员。1970 年,国会内的 8 名黑人议员组成了“国会黑人党团组织”(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简称 CBC),专门就有关黑人权利的立法进行磋商和协调,成为一种利益集团。随着当选的黑人议员增多,CBC 的成员已达到 41 人。一些当年民权运动的领袖(如约翰·路易斯等)已成为国会议员。人数较多的拉美裔议员也有类似的党团组织。

“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又译“平权措施”)的实施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也有重要的影响。“肯定性行动计划”是一项由 1964 年《民权法》衍生而来的经济民权政策,目的帮助那些美国历史上长期受到集体性和体制性歧视的群体更快地改变在教育 and 经济地位方面的劣势地位。具体讲,就是在就业、就学、接

这一时期通过的主要法律包括 1964 年的《民权法》(全面禁止了法律上的种族歧视行为和种族隔离政策),同年批准的第 24 条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在南部盛行的“人头税”规定,保障贫困黑人的选举权),1965 年的《选举权法》(废除了南部各州为剥夺黑人选举权而设置“文化知识测试”的规定),1968 年的《民权法》(禁止在住房方面实行种族歧视)。

Steven F. Lawson, *Running for Freedom: Civil Rights and Black Politics in America in 1941* (New York: McGraw-Hill, 1997), 2d edition, p.143.

受政府贷款、分发奖学金或助学金 ,以及分配政府商业合同时 ,在竞争者能力和资格同等的情况下 ,少数民族(如黑人、拉丁语裔、印第安人、亚裔等)和妇女有被优先录用或得到政府合同的权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联邦政府对全国经济的控制能力增强 ,尤其是在发放合同和基金方面 ,许多重要的私营大企业和大学都需要从联邦政府那里接受合同或研究资金 ,各州对联邦政府的财政

“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最初起源可追溯到 1866 年的《民权法》,这部美国历史上的第一部民权法是为保护刚刚获得解放的黑人的公民权而制定的 ,其中规定了联邦公民享有的具体权利 ,包括“签定合同的权利”(即谋生的权利)。1868 年批准的第十四条宪法修正案虽肯定了联邦政府对公民权利的保护 ,但对公民应享有那些具体的权利没有作明确的表述。1941 年 6 月 ,罗斯福曾签署了名为第 8802 号总统行政命令 ,禁止那些接受联邦政府国防合同的私营企业实施歧视性的雇工政策。这一命令开创了联邦政府利用经济武器抑制种族歧视的先例。1953 年 ,杜鲁门政府也要求联邦就业安全局要“正面而肯定地行动起来贯彻非歧视性的(就业)政策”(to act positively and affirmatively to implement the policy of nondiscrimination)。1965 年 ,约翰逊为执行和实施 1964 年的《民权法》颁布了第 11246 号行政命令 ,要求所有接受联邦政府商业合同的公司或机构必须“采取肯定性行动来保证所有的申请人以及就职者在应聘期间不因他们的种族、宗教信仰、肤色或民族血统而受到歧视”(“take affirmative action to ensure that applicants are employed , and that employees are treated during employment , without regard to their race , creed , color , or national origin.”) ,“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一词因而得名。1967 年 ,约翰逊又将妇女纳入“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保护范围之内。根据约翰逊的行政命令 ,接受联邦资助或合同的企业和机构制定切实的计划和措施 ,来保证该企业或机构在特定的时间内保证将少数民族或妇女的雇员人数增加到可以接受的比例 ,如果不能兑现 ,联邦政府可取消其商业合同或经济资助。但真正将这一政策赋予实施的是尼克松政府。1969 年 ,尼克松政府的劳工部制定了一项名为“费城计划”(Philadelphia Plan)的政策 ,要求接受联邦合同的建筑业拿出可行的雇佣黑人的计划 ,如果不能兑现 ,将受到惩罚。在这项政策的基础上 ,联邦政府后来实施了对合同的“预留”模式 ,即将政府合同的一部分预先留置(set-aside) ,专门赋予少数民族和妇女拥有的商业机构或愿意雇佣有色人种和妇女的商业机构。约翰逊行政命令原文见 Executive Order 11246 (September 24 ,1965) 30 Federal Register 12319 , 12935 , 3 CFR ,1964 - 1965 . Comp. , p. 339 .

依赖性增大 ,这使得联邦政府有体制上的优势来强制性地推动“肯定性行动计划”。自 70 年代以来 ,美国大企业和大学出现了明显的多元化。政府部门、文艺界和大众传媒界等也开始改变过去那种白人男性一统天下的状况 ,连一些经济上独立于政府的机构出于商业利益和公共形象的需要 ,也实施了变相的“肯定性行动计划”。尽管不是政府的初衷 ,促进“多元化”被当成是“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目标之一。

民权运动的另一项成果——1965 年移民法——更为现实和直接地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这项新移民法改正了实行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对有色人种的歧视性移民政策 ,使大量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得以进入美国。新移民的到来对美国整体人口的结构开始产生影响。到 1990 年为止 ,共有 1600 万新移民进入美国 ,其中 1200 万(88 %)来自欧洲以外的地区。 1990 年的人口统计显示的美国人口种族比例为 :

1990 年美国人口组成(以百万为单位)

	总人口	白人	黑人	拉美裔	亚裔	印第安人
数目	248.8	188.4	29.3	22.4	6.9	1.8
比例	100 %	80.3 %	12.1 %	9 %	2.9 %	0.8 %

资料来源 :U. S. Bureau of Census ,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99 (119th editon) , Washington , D. C. ,1999) , p.194 .

在这个统计的基础上 ,同时考虑到未来几十年内各种族的人

这些新移民的主要群体为 :墨西哥人(400 万)、中南美及加勒比海人(400 万)和亚洲人(600 万)。Rudolph Vecoli ,“Introduction ,” Gale Encyclopedia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New York :Gale Research Inc. ,1995) , Volume I ,pp. xxii.关于 1965 年移民法对亚洲移民影响的详细讨论 ,见 戴超伍 :《美国移民政策与亚洲移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尤其是第 7 章第 3 节。

口自然出生率和移民的来源 ,美国人口统计局对未来 60 年美国人口的增长和种族的结构趋势作了预测 ,其结果为 :

2050 年美国人口组成(中等增长水平 ,人口数以百万为单位)

	总人口	白人	黑人	拉美裔	亚裔	印第安人
数目	393 .9	207 .9	53 .6	96 .5	32 .4	3 .5
比例	100 %	53 %	16 %	23 %	10 %	1 %

资料来源 :U .S . Bureau of Census ,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 1999 (119th editon) , Washington , D .C . ,1999) , p.206 .

如果这个预测实现的话 ,到 21 世纪中叶 ,现在被称为“少数民族”(minorities)的美国人将成为美国人口的多数 ,而现在属于“白人”(whites)范畴的美国人将成为美国人口的少数 ! 这种人口发展的趋势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无疑是有重要的冲击作用的 ,不同的种族和族裔利益集团也都意识到这种发展的潜在涵义。多元文化主义可以说是对这种现实的紧迫感的一种回应。主张多元文化主义的人更是认为 ,如果美国想要在 21 世纪继续保持领先的位置 ,必须要在民族和国家认同上建立共识 ,而原来的白人社会主流价值观已经不能成为这种新的民族认同的基础了 ,惟有接受多元文化主义 ,并从现在就培养具有多元文化主义精神和心灵的新一代 ,美国的未来才有希望。

在这里还应该提及的是 ,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也受到来自美国以外的政治和哲学思潮的影响。如前所述 ,作为批评理论的多元文化主义就受到法国哲学家福柯的影响。而民权运动后期崛起

当然 ,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 ,即目前使用的这些种族概念将继续使用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一些学者认为种族概念都是一种历史概念 (historical construct) ,在人种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前 ,这些概念必然改变。事实上 ,“白人”也不仅仅是一种种族概念 ,而是一种政治概念。参见后面的讨论。

的“黑权运动”(Black Power)除了继承了早期的黑人民族主义传统之外,也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国家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思想的影响。

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主义”与“文化多元主义”有历史和思想上的联系,但两者之间也在背景、范围、内涵和目标方面有很大的不同。两者都强调美国社会的多元性,强调对不同文化和传统的尊重和包容,强调多元性是美国精神的基础等,但它们所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同,所包含的历史内容不同,所具备的政治功能也不同。“文化多元主义”是对“美国化”运动的一种抵制,要求的是白人社会(或欧洲文明)内部各种文化之间的平等;“多元文化主义”争取的不仅仅是对美国社会不同种族和族裔的文化和传统的尊重,而是要对传统的美国主流文化提出全面检讨和重新界定,它要求的不止是在文化和民族传统上对有色种族的尊重,而是改变美国政治的基础,要求将种族平等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去,“多元文化主义”所包含的“文化”的内容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范围,实际上成为一种明显而直接的政治诉求。同时,多元文化主义也不再是一种局限在美国国内的运动,它的形成也受到世界形势发展的影响,它本身也是对全球化时代世界秩序的一种探索。比起“文化多元主义”来,多元文化主义代表了一种更为深刻和广泛的诉求,对美国社会的震撼更为剧烈,所引起的反弹必然更

“黑权运动”虽然在目标上并不是追求“多元文化主义”,但它的许多思想都成为后来多元文化主义(尤其是黑人研究)的重要内容。“黑权”运动本身深受非洲思想家弗兰茨·范农(Frantz Fanon)的影响,而最为集中表现“黑权”哲学的“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则直接采用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行动的指南。关于范农的思想,见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1963. Reprint.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91).

为强烈。

三 多元文化主义的实践及引起的争论

实践中的多元文化主义主要表现在政治参与、政府对教育和经济资源的分配和对各级学校中人文教育课程的改革等方面。政治参与“多元化”是民权运动的直接结果。1965年的《选举权法》以及后来的几个修正补充法不仅取消了南部各州阻止黑人投票的限制性规定,而且在选区划分上作了重大修正,使黑人居民占多数的选区能选出黑人官员。1964年,美国全国一共只有103名黑人担任民选官员,30年后,黑人民选官员的数字增加到近8500人,其中包括了相当一部分女性。到90年代中,美国有400个城(镇)的首席行政长官均为黑人。1996年,联邦国会议员的黑人达41人,虽然不到国会两院议员总数(535)的10%,但在有关种族问题的立法方面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拉美裔的议员也在国会组成了类似的利益集团。两大政党(尤其是民主党)为了争取少数民族和妇女的选票,在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分配上实施一种变相的“肯定性行动”规定:保证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和妇女代表。这些“有色”政治势力集团利用在政治决策过程中的位置,推动了一系列重要法案的制定和实施,巩固和扩大了民权运动的成果,打

1993年,黑人女性担任民选公职的人数达到2332人,几乎占同年黑人民选官员的一半。Joint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 National Roster of Black Elected Officials (Washington, D.C., 1993), p. xxv.

破了白人政治势力一统天下的局面。可以说,政治参与“多元化”是一种促发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和运动兴起的政治机制。

政治参与的“多元化”必然要求联邦和州政府在政策上作出相应地改变。自1970年代开始,“多元化”在政府政策和美国社会生活的许多层面上反映出来,就连一向被视为最保守的联邦最高法院也出现了多元化。1981年和1993年,里根和克林顿总统分别任命了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 Day O'Connor)和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erg)两名女大法官,结束了联邦最高法院无女性大法官的历史。全国性电视网的主播也都增加了少数民族和女性的面孔。应该指出,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社会的传播和深入也得益于美国的商业文化。为了适应变化了的观众口味和避免受到少数民族的抵制,大众媒体和娱乐制造业(包括好莱坞在

即便在共和党人执政时期,一些重要的民权法案也得以通过。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The Voting Rights Act of 1965(延长1965年选举权的效力,为黑人选举权提供长期保护),The Civil Rights Restoration Act of 1988(强制性要求接受联邦政府基金的机构不得对少数民族、妇女、老年人和残疾人进行歧视,否则联邦政府将取消授予其的基金或合同);The Fair Housing Act of 1968(严惩在房屋出租和销售方面的种族歧视行为)。除此之外,黑人议员还推动了将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生日定为全国假日的议案,这项法案在1983年由里根总统批准生效,使金处于与华盛顿和林肯齐名的民族英雄。拉美裔议员在国会组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为维护族裔的利益而联合投票。他们不仅将“双语教育”列为联邦政府的政策,而且还坚持将“Hispanic”作为一个新的种族从白人分离出来,单列为一个种族。

1992年,当首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退休后,他的位置由另一位黑人克莱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接替,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种“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表现。

1978年-1993年间,美国报纸行业中的非白人雇员从4%上升至近10%。非白人编辑在白人拥有的报纸、商业性无线电广播和电视网中比例分别达到了9.4%、11.3%和18.5%。Clint C. Wilson and Felix Gutierrez, *Race,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Media: From Mass to Class Communication*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 1995), 2d Edition, pp.204, 206.

内)在70年代后开始改变传统的文化观,推出了一些数量有限、但影响深远的正面描写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形象的作品。一些商业产品(从玩具到广告)都加入了少数民族的成分。这种被称为“跨国公司式多元文化主义”(Corporate Multiculturalism)以非常有效地(尽管有时不免流于形式)传播和普及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意识,起有改变公众态度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多元文化主义进行得最深入、影响最大的是在美国的教育和学术界。自70年代以来,美国大学的学生和教师队伍的组成有了很大的改变,在“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推动下,校园肤色的层次不断增加和丰富。根据美国教育部的统计,1960年美国大学毕业生中的少数民族成员仅占总数的6%,到1988年,少数民族的比例上升至20%。同期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在总人数中的比例由35%上升到54%。同期女性博士学位获得者的人数由1112(10%)上升至14538(37%)。为了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许多大学建立专门项目,刻意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学生队伍的多元化(包括拥有较高的少数民族学生和国际学生比例)逐渐成为衡量一个学校总体

这种情形与一批少数民族的导演和演员在文化制造业中已经站住脚也有关。比较著名的电影有 *Glory* (1989 年制, 正面反映内战时期黑人士兵保卫联邦的历史), *Color Purple* (1985 年制, 根据著名黑人作家 Alice Walker 的同名小说改编, 描写一个南部黑人家庭的变迁), *Malcolm X* (1992 年制, 由著名黑人导演 Spike Lee 编导, 正面反映黑人民族主义运动领袖 Malcolm X 的生平)。

关于 Corporate Multiculturalism 的论述, 见 Chicago Cultural Studies Group, “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Earned Degrees Conferred: Projections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to 2008*, Table 244.

质量的标准之一。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队伍的变化。1974年,伯克利的白人学生占学生总数的68.6%,但在1994年仅为32.4%,伯克利因此成为美国第一所少数民族学生为多数的主要州立大学,而这种情形更加增加了伯克利原本就很高的声誉。

“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实施也带来了教师队伍的变化。据美国教育部的统计,1960年代,在美国高等院校担任教职的少数民族和妇女人数寥若晨星,但到1985年时,美国高校教员总数的27%是妇女,10%是有色人种。1995年美国高校教师的总人数为555822人,其中少数民族为69505人,占总数的12.9%,与全国人

根据1998年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美国大学的排名,前25名大学的学生多元化程度与其学术质量成对应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研究,见Bonnie Urcioli,“Producing Multiculturalism in Higher Education: Who’s Producing What for Whom?” Q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Studies in Education, Vol. 12, Issue 3 (May/June 1999), pp.287 - 298.

应该指出,伯克利这种少数民族学生占多数的情形与加州人口的结构有关。在1974 - 1994年间,伯克利的亚裔学生人数增长最快,由15.8%上升至39.4%,西语裔学生由原来的3.2%上升至13.8%。黑人和印第安人学生上升的幅度有限,前者从4.4%升至5.5%,后者从0.5%升至1.1%。Lawrence Levin,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p. xviii.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2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Tables 258, 278;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199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Coloni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Table series H 751 - 65;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Digest of Education Statistics*, 1992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Tables 212, 214; Lawrence Levin, *The Open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Canons, Culture, and History* (Boston: Beacon Press, 1996), pp. xvii - xviii.

口中少数民族的比例相比,这个比例仍然偏低。就美国历史学界来看,女性历史学家的人数在过去30年间有显著的变化。1950年间,女性历史学博士仅占总数的13%,在90年代初达到了34.6%,但同期少数民族历史学博士的比例却没有太大的变化。这种情形反映了少数民族在接受研究生以上的高等教育方面仍然处于十分落后的地位。

多元文化主义带来了美国大学人文和社会学科教学内容的改革。自60年代末期起,一些以强调少数民族和妇女研究的学科开始兴起,并随着少数民族研究人员的增加而渐成声势。非裔美国人研究(African American Studies)、印第安人研究(Native American Studies)、拉丁语裔美国人研究(Latino American Studies)、社会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以及最近方兴未艾的亚裔美国人研究(Asian American Studies)等,此起彼伏。黑人研究(现通常称为“非裔美国人研究”)在民权运动后正式进入主流大学,当时曾有近500所大学建立了黑人学研究中心,近一半在80年代时因资源和人事方面的原因停止运作,但在最重要的大学中得以保留和发展。到目前为止,已有五所大学(天普、麻省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耶鲁、哈佛)可以授予黑人研究的博士学位,足见该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Integrated Postsecondary Education Data System (IPEDS), “Fall Staff” survey, Table 226.

“Women as Percentabe of Ph. D. Cohorts in History, 1930 - 1992,” NRC Humanities Doctora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1 Profile(Washington D.C. :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94), 引自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Perspectives (March 1996), p.36. 1975年,白人占历史学博士学位获得者的90%,1991年仍然占88.9%。1991年获得历史学位的552人中仅有44人为少数民族。“Report on the Status and Hiring of Women and Minority Historians in Academia,” *ibid.*, p.35. 同时参见, Novic, *That Noble Dream*, pp.492 - 93.

领域发展的成熟和制度化。有关非西方文化(包括历史、文学、哲学、宗教等)的课程被列为大学生的必修课。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要求学生必须选修本身文化以外的两个其他文化的知识的课方能毕业。除了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影响外,美国在全球影响和利益不断扩大也要求学生具有一种国际多元文化主义(international multiculturalism)的知识或背景。

多元文化主义对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有普遍的影响,但对美国历史的研究和教学的影响最为强烈。民权运动揭露了美国社会存在的各种种族歧视现象,暴露了长期以来为传统历史学研究掩盖或忽视的深层矛盾,促发了历史学界对美国历史本质的重新思考。与此同时,新崛起的群体要求得到历史的承认,而传统的史学研究却不能回应这种要求。史学改革与社会改革相互呼应,新美国史学应运而生。新美国史学抛弃了以精英人物和传统政治为核心的研究,将在传统史学中不曾有过地位的少数民族群体和妇女作为研究的重点。一些亲身经历了民权运动和具有少数民族或妇女背景的历史学界是新美国史学的主力军。他们把建立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历史观看成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使命。用加州大

“Programs, Accreditations, & Initiatives,” *Black Issues in Higher Education*, Vol. 17 Issue 2 (March 16, 2000), p.11.

这种规定已经成为美国各高校的普遍实践。我现在任教的 Indiana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要求所有本科生至少选一门非西方文化或历史课才能毕业,历史系学生的必修课中必须包括至少一门非美国和欧洲史的国别史。除此之外,所有本科生必须选一门世界史(类似国内大学的公共课,该课的宗旨是讲述“在世界背景下的(近现代)西方文明的演进”(the evolut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context)。

Gary Nash, “The Great Multicultural Debate,” 5; Eric Foner, “An Interview with Eric Foner, January 7, 2000” (manuscript in the author’s possession).

学伯克利分校的日裔美国史教授唐纳德·高木(Ronald Takaki)的话来说,美国的未来取决于现在的美国人用什么样的“镜子”来看这个国家的历史,美国社会只有在理解和懂得了少数民族和族裔的美国经历之后,才可能真正建立起共同的“民族认同”。新史学的研究成果在90年代被普遍纳入大学的历史教育中,当代大学美国通史课本中,有关少数民族和妇女的篇幅大为增加,平均占到通史教材总页数的近1/5。同时,历史学家还力图将新史学成果介绍到中小学历史教学中去。多元文化主义历史也通过各种历史展览表现出来,这些做法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多元文化主义对传统美国价值观的批判和对现实美国政治和教育体制的影响,引起了传统势力的恐慌,而多元文化主义本身在理论上的模糊性、诉求上的广泛性,以及在实践中的一些硬性做法也引起了许多争议。保守势力对教育和学术界的多元文化主义实践尤其反感,自80年代后期起,便开始对多元文化主义进行一场

多元文化主义对史学研究的冲击仍然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新美国史学”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多元文化主义史学”,而且是不是应该有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史学”也在史学界内没有共识。高木本人身体力行,在1993年出版了一部用多元文化主义观点来解释美国历史的著作。该书虽然沿用传统的美国历史分期法,但叙述的重点却是各个时期中不同的移民群体和印第安人的经历。他尤其描述了哥伦布以前印第安人的历史、北美奴隶制起源的过程,早期的种族关系、爱尔兰移民的经历、强行迁移印第安人的始末、亚裔在美国的痛苦经验、墨西哥人在美国向西扩张中的命运等题目。整部书中没有表现对所谓“开国元勋”(Founding Fathers)的赞许和仰慕。在谈到杰斐逊时,他没有历数这位传统圣贤的丰功伟绩,而是详细讨论了他对印第安人生存权的无视和在现实生活也曾“极为残酷地惩罚(他的)奴隶”。Ronald Takaki, *A Different Mirror: A History of Multicultural America* (Boston: Little, Brown & Company, 1993), pp.6 - 17, 69.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见: Gary Nash, et al., *History on Trial*; Glazer, *We Are All Multiculturalists Now*; 王希:《何谓美国历史?围绕〈全国历史教学标准〉引起的辩论》,《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第7-40页。

批判,导致了一场文化冷战。

1987年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的著作《封闭美国心灵》的出版是这场冷战的一个重要标志。布卢姆在历数了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上的正确性”行为在美国大学的种种表现后宣称,美国大学的传统精神和功能已经被肢解,经典的西方人文思想“已经死亡”。他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者力图追求种族和不同文化的平等的做法,是一种反历史的一厢情愿,注定要失败,因为“历史与社会本身就是同时拥有高低贵贱等不同内容的。”该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栏上停留了长达30周,卖出80万册,并带动了一批类似著作的出版。布卢姆的观点得到了曾以提出“历史的终结”而一鸣惊人的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呼应。福山认为,1960年代以前的美国从来不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WASP(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文化一直是主导美国的文化,而正是因为有了WASP的文化霸权,美国才可能充满自信地称霸世界。《纽约时报》记者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对与多元文化主义有密切联系的新美国史学批判甚为激烈,声称当前的美国历史讲的都是压迫与痛苦,让人认为美国历史就是一部“除白人之外的所有其他人都始终在受苦受难的历史”,这种治史的方法无异于“刻意的宣传鼓动”(advocacy)。宾夕法尼亚大学

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87), pp.60-347, 372.

比较显著的有: Dinesh D Souza, Roger Kimball, Richard Bernstein, and Lynne Cheney. 还有 W. B. Carnochan, *The Battleground of the Curriculum: Liberal Education and American Experie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John K. Wilson, *The Myth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Nicolaus Mills ed., *Debating Affirmative Action: Race, Gender, Ethnicity and the Politics of Inclusion* (New York: Delta Trade Paperbacks, 1994).

教授沃尔德·麦克杜格尔 (Walter A. McDougall) 则把多元文化主义斥为冷战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变异,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历史研究被降格为“脚注掩饰的诡辩”(polemics tricked out with footnotes),历史学家则沦为“欺世盗名的海盗”(pirates flying under false colors)。还有的学者走的更远。如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理查德·赫恩斯坦(Richard Herrnstein)就力图用遗传学和 IQ 研究来证明黑人智力普遍低于白人和其他人种的观点。

除了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反对和批判外,一些民间的极端保守派和右翼组织也利用媒体经常性地诋毁多元文化主义及其相关政策。极右势力的所谓“仇恨演说”(Hate Speeches)是热门广播节目,听众多为白人中的保守分子。一些更为极端的右翼也诉诸于非法行动和类如“自卫民兵”(militia)的准军事组织,对少数民族进行人身打击。

相当一些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反对实际上是针对体现多元文化主义精神的政策的,因为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的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分配模式或程序。如“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原意是纠正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和妇女的歧视,但在实施中,往往被一些机构或大学简单化(如实施学生教员的“定额制”等)和公式化,其结果并不能帮助真正处于贫困状态的黑人,而且对那些本身非常

Francis Fukuyama, "Immigration," in Lamar Alexander and Chester E. Finn Jr. eds., *The New Promise of American Life* (Indianapolis: The Hudson Institute, 1995), pp.104 - 118 ; Richard Bernstein, *Dictatorship of Virtue: Multiculturalism and the Battle for America Futur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4), pp.49 - 50 ; Walter A. McDougall, "An Ideological Agenda for History," *Academic Questions*, Vol. 12, Issue 1 (Winter 1998/1999), pp.29 - 36.

优秀的少数民族或女性的自尊心也颇有伤害。但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主要反对集中在它所产生的“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s)的后果上。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人启用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的“平等的法律保护”条款,声称以肤色和性别为入学、就业和接受政府合同的前提条件是违反宪法的,而民权运动最初的要求就是争取宪法面前人人权利的平等。

在“肯定性行动计划”实行初期,联邦最高法院曾表示了坚决的支持,认为这项改变体制性歧视的措施与第14条宪法修正案并不矛盾。但到了70年代后期,当一些州采取了生硬的“定额制”做法时,最高法院便表示了反对。1978年的加州大学校务委员会诉巴基案便是最高法院态度的一个转折点。在对这个案子作出的裁决中,最高法院以5:4的微弱多数否定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医学院在录取学生时的“定额制”(即为少数民族学生预留一定的入学名额),认为这种做法剥夺了合格的白人学生的就学权利。但在同一判决中,最高法院同时又认为大学有权采用一些具有种族意识的措施(racial conscious remedies)来创建一个与教学质量有关的、丰富的教育环境,帮助学生做好面临社会挑战的准备,这是宪法第一条修正案所允许的。1980年,最高法院在富里洛夫诉克卢茨尼克案中继续支持了联邦政府将政府公用设施合同的10%专门保留给合格的少数民族合同者的做法,但在1989年后,最高法

Griggs v. Duke Power Co. 401 U.S. 424 (1971); Washington v. Davis 426 U.S. 229 (1976).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 438 U.S. 265 (1978).

院开始限制“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实施。与此同时,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行动在州一级的政治上产生了结果。1996年,加利福尼亚州选民举行公决投票,以54%的多数通过了名为“209提案”(Proposition 209)的“加州民权动议”(California Civil Rights Initiative),全面禁止州属机构(包括州立大学)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推动这项公决议案的人是加州议会的黑人议员沃德·康纳利(Ward Connerly)。康纳利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主要理由是这项政策并没有解决真正处于社会底层的美国人的贫困、失业和教育不足的问题,反而帮助那些已经占有一定地位的人(尤其是白人妇女)进入到更有利的位置。最近,得克萨斯和佛罗里达两州也相继取消了在州立大学实行“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做法。这些行动的后果和影响还有待观察。

四 多元文化主义的意义与局限性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多元文化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它既是对传统美国主流文化的一种挑战,也是捍卫和扩大民权运动成果的一种政治手段和工具,同时也是对已经出现的经济和资本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的一种在理论上的严肃探索。多元文化主义改变了美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的部分内容,在美国历史领域内

在1995年的几个决定中,最高法院开始注意“反向歧视”的诉求,严禁在拿不出原有种族歧视的证据的情形下为少数民族合同者保留专门政府合同的做法,并严格限制州政府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空间。在1995年的阿代兰德建筑公司诉佩纳案的决定中,最高法院对联邦政府的“肯定性行动计划”也作了限制,令其除非是为了保证“极为必要的政府利益”,联邦政府的“肯定性行动计划”是违宪的做法。Fullilove v. Klutznick, 100 Supreme Court Reporter 2758 (1980); Adarand Constructors v. Pena (1995).

建立了新的知识结构和内容,改变了美国人对美国历史和传统的认识。与此同时,多元文化主义也帮助培养了美国社会对不同民族、族裔、性别、性别取向等群体的权益的敏感性。这一切对美国社会的发展无疑具有正面的作用。

但多元文化主义也引发一些更为深层的理论和实践难题,而目前的多元文化主义思想或理论本身并不具备面对或解释这些问题的能力。我认为多元文化主义至少在三个问题上面临挑战。

首先,主张多元文化主义的人在理论上没有完全解决“一元”与“多元”的关系问题。多元文化主义提出了解释美国传统和民族性内容的新思路,但在强调不同群体的美国经历的同时,如何将不同群体的传统与美国的民族传统统一起来,多元文化主义没有提供有力的答案。多元文化主义者在强调“多元”的同时,往往忽视或无法“一元”,或予以其准确的定义,而且由于需要强调“多元”,多元文化主义者往往要求摆脱“一元”的影响,这种做法给多元文化主义的推行和贯彻带来许多困难。美国社会和美国的传统有没有一种共同认可的传统?如果有的话,它的内容和来源是什么?如果没有的话,美国人如何认同自己的国家和历史?美国的民族性如何定义?多元文化主义者必须回答这些问题,否则,多元文化主义不但会持续地遭到保守派的反对,也会使一些在原则上支持多元文化主义的人感到政治认同上的一种无所适从。如果美国的历史的内容只有群体压迫和斗争,那么为什么美国历史还能进步与发展?如果美国的传统充满了邪恶与不正义,一个美国人对国家和民族还有什么可值得认同的呢?老牌自由派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就坚决反对多元文化主义推行的“族裔崇拜”(the cult of ethnicity)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只会夸大种族差别,激化了种族间的敌对情绪,使少数民族陷入“自我怜

“自我孤立”的境地，导致种族分离历史的重演。他反对将美国史解释为分离的种族史的集合体，坚持认为英国和欧洲文明是美国发展的基础，美国的历史虽然曲折，但美国人对一些政治观念（如自由、平等、民主，优裕的生活条件）的追求是共同的，不同种族和族裔之间在这方面并没有完全对立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冲突。

对于美国民族来说，所谓“民族性”或“民族传统”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集中、多元到一元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体制同时发挥了铸造民族性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些铸成美国民族性的“集中性机制”对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影响非常不同，不同群体的美国人对这些体制及其所产生的民族传统的认同程度也就很不一样。当少数民族和妇女被排除在这些体制之外时，传统的民族性不会受到严重的挑战，弱势群体对美国认同是一种分裂的认同，即在名义上的认同与在实际上反抗同时存在。但是，当这些原先被排斥在集中性体制之外的群体有效地进入体制内后，它们便提出对传统民族性的重新定义。而它们的定义显然又是传统势力所不能全盘接受的。如何确定新的、共同认可的美国民族传统，如何准确地描述这个传统的历史演变、如何认识和欣赏促使这个传统发生变化的机制与思想，这也是多元文化主义必须回答的问题。另一些相关的问题是：什么是文化？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种机制如何相互作用？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多元文化主义便无法准确地界定自己的目标。即便是一些支

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Reflections o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New York: Norton, 1994), pp.102 - 103.

历史学家约翰·海曼(John Higham)将这三个机制称为“集中化机制”(centralizing systems)。见 John Highman, "The Future of America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March 1994), p.1305.

持多元文化主义思想的人也认为,主张多元文化主义并不意味着必须否认美国人有一个共同的传统。多元文化主义史学的领衔人物之一盖瑞·纳什(Gary Nash)也强调,多元文化主义必须“就什么是美国文化的核心达成一致意见”,否则不可能摆脱那种将所有事物视为同等重要的“简单多元论”。

多元文化主义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它是否能够成为一种持久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胶合剂的问题。在面对体制性歧视的情况下,“群体斗争”、“群体诉求”是团结和整合政治力量的有效方式。但法律上的平等和类如“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实施后,除非多元文化主义提出新的、更高的政治理想,它原来所具备的政治效力将不可避免地减弱,甚至转换成为阻力。原先具有一致目标的各群体可能因为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实施而造成利益上的冲突。譬如,对于“肯定性行动计划”,亚裔与黑人、拉美裔之间就存在着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亚裔是加州人口的10%,但加州大学系统中亚裔学生的比例相当高。在实施“种族优先”(racial preference)政策的1996-97学年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的新生中,少数民族占了35%(其中黑人为7.6%,拉美裔人为10.6%,印第安人为1.5%,亚裔为14.4%);这项政策取消后,少数民族学生的比例下降至25.7%(黑人1.8%,拉美裔4.9%,印第安人0.2%,亚裔18.8%),但亚裔的实际比例却提高了。这种改变对非裔、拉美裔和印第安人群体来说,当然是一种倒退,但对于许多亚裔来说,可

能是一件值得欢迎的事。

与此相关的是“种族”、“族裔”这些概念的定義的变化。多元文化主义运动的群众基础主要是有色人种组成的少数民族,但随着多元文化主义影响的深入和旧的文化传统的改观,种族通婚将比从前更容易为社会所接受,尤其是在白人与亚裔、白人与拉美裔之间,尽管黑白通婚仍将面临很大的社会压力(黑白种族通婚在所有种族间通婚的比例为20%)。人种和肤色的“多元化”(或非“二元化”)势必迫使修改旧的“种族”、“族裔”概念。虽然,在21世纪中叶,“白人”在数量上有可能变成美国人口的少数,但所谓“有色人种”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将成为跨种族、跨族裔的人,这些人将从什么角度来界定自己的种族背景呢?他们是否一定会认可目前多元文化主义所宣扬的主张呢?而所谓“白人与全部有色人种之间的对抗”模式真的有可能发生吗?这些问题的存在本身就要求多元文化主义对自己的目标进行明确而现实的界定。

多元文化主义面临的第三个重要挑战是如何解决“文化”与“权利结构”之间的矛盾问题。尽管现行多元文化主义中的激进力量提出了在政治权力、经济资源和教育资源分配、文化意识重建等

亚裔人口在美国总人口数的比例为3.7%左右,但亚裔学生在美国一些最有名望的大学所占的比例迅速增高(在哥伦比亚大学达到了25%,在斯坦福大学为24%,在哈佛大学为18%,在耶鲁大学为17%,在康乃尔大学为16%),而如果这些学校以学习成绩作为录取学生的唯一标准,亚裔学生的比例将更高。克林顿总统曾反对加州取消照顾少数民族入学的政策,他曾对加州一家报纸说,如果取消这样的政策,“加州大学所有的新生班可能都将为亚裔所填满。”Stephan Thernstrom,“Asian Americans versus Multiculturalism,”*Academic Questions*, Vol. 12, Issue 2 (Spring 99), pp.34 - 39.

Ellis Cose,“Our New Look: The Colors of Race,”*Newsweek*, Vol 134, Issue 26, Dec. 27, 1999 - Jan. 3, 2000, pp.28 - 30.

方面一系列要求平等的主张,但多元文化主义并没有对美国制度本身提出挑战,没有对造成种族、族裔、阶级和性别间在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占有和分配方面绝对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提出直接严肃的挑战。多元文化主义者希望建立新的、富有民主、平等和多元的精神的民族传统,但并不刻意向主导“多元文化”发展的“权力体制”挑战,政治和经济行为的“一元”与文化上的“多元”间“共处”的结果仍然是文化上的“一元”;强大的市场经济机制不仅推动商业行为、商业心理、商业需求的“一元”化,也对政治和文化行为有集中化的影响。换句话说,“多元文化主义”运作的的环境将是“一元”的,这个“一元”机制所包含的影响力对于“多元文化”是决定性的,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则是非常表面和微弱的。

在国际范围内,多元文化主义也将面临一个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多元文化主义的口号和思想被跨国资本集团借来为自己的扩张鸣锣开道,谋取更大的利润服务,将市场扩展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经济的全球化扩展不断增大美国总体的经济实力,同时增加政府对过去受压迫受歧视的群体在经济利益上(通过资助和社会福利政策)予以更多的分配,但资本跨国扩张对美国国内的少数民族群体未必是一种福音。那些少数民族劳力比重很高的初级制造业被转移至国外本身就是他们经济利益的一种损害。与此同时,资本全球化也将世界上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为非西方国家,其人民也多为有色人种)纳入进世界资本主义的体系。所以,当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制随经济全球化而成为一种世界性体制时,美国的少数民族中绝大部分人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绝大部分人在某种意义处在这个体制中的同一历史位置上,受到同一种“权力集团”对他们的经济(乃至政治和文化)命运的左右。用社会学家理查德·洛伊(Richard F. Lowy)的话说,经济全

球化带来了一种“在体制、地域和意识形态方面同时发生的(权力)精英与大众间的冲突”。但因为现行的国家制度和国际秩序仍然是资本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支撑力量和机制,这些已经建立而且不断巩固的现行“权力体系”是不会容忍多元文化主义对其取而代之的。同时,经济全球化带来技术、资本、人口和劳力的频繁流动,不同层次的对经济机会的争夺更加激烈,一些原本局限于美国国内的经济利益冲突会被转移到国际上,转移到美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劳工阶层之间,统一的阶级利益为民族国家或地区以致于更小的利益所割裂。在这样的情形下,多元文化主义者(至少那些把争取近期经济利益作为目标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不能够也不愿意把他们的诉求上升为一种“全球主义”(globalism)的思想,在国际大环境下考虑多元文化主义的用途。在现实的仍然以国家为基本政治单位的世界里,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的机会和空间十分有限。

多元文化主义是否能够超越目前的思想,以及如何超越,已经成为美国学术界讨论的问题。历史学者霍林格提出多元文化主义应着眼于未来,要建立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眼光,将每一种文化置于其他文化的检视之中,并主张建立一种自愿基

Richard F. Lowy, "Development Theory, Globalism, and the New World Order: The Need for a Postmodern, Antiracist, and Multicultural Critique,"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Vol. 28, Issue 5 (May 1998), pp.594 - 611.

同时应该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对应经济全球化时,也出现了相当不平衡的发展格局,现行国家和国际秩序中的“权势集团”实际上也包含了发展中国家那些控制了本国经济命脉的集团。从这个意义上讲,“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冲突”也是全球性的。

Chicago Cultural Study Group, "Critical Multiculturalism," pp.550 - 51.

基础上的文化。而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彼得·麦克拉伦(Peter McLaren)则指出,当代美国的多元文化主义在本质上仍然没有超过“自由主义式的多元主义”(liberal pluralism),多元文化主义要想获得新的生命力,必须关注那些全球各地被排除在后资本主义经济队伍中劳动力队伍,必须承担更为广泛的社会正义的诉求,冲破后资本主义思想的藩篱,超越事实上以“一元”的经济和政治文化主义定位的“多元文化主义”,关心全球背景下的认同问题。他把这种意义上的多元文化主义称之为“革命多元文化主义”(Revolutionary Multiculturalism)。

根据上面的分析和叙述,指望多元文化主义近期内演变成“全球主义”或“革命多元文化主义”显然都是极不现实的。如同美国历史中其他政治价值观念一样,多元文化主义是美国历史的产物,是对美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反映,并反过来作用于美国社会,促进其发展和进步。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 and 实践对一些美国人国际政治(尤其是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模式)有重要的启发作用,尽管有的受启发者对多元文化主义并无好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可被看成是一种放大的对美国国内“多元文化主义”政治及其后果的忧虑和恐惧。

王希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David A. Hollinger, *Postethnic America*, pp.85 - 86.

Peter McLaren, *Revolutionary Multiculturalism: Pedagogies of Dissent for the New Millennium* (Boulder, CO: Westview, 1997).

论反共主义在美国产生 与发展的根源

刘建飞

〔内容提要〕反共主义在美国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而复杂的根源。除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外，美国所特有的政治文化背景也是重要根源之一。在美国主流社会看来，共产主义是最大的“非美因素”；美国有反对激进革命的传统，而共产主义革命则是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革命；美国人有“天定命运”思想，而共产主义则被认为是美国实现天定命运的最大障碍。此外，宗教的影响和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失误也构成了反共主义在美国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促动因素。

关键词 反共主义/美国外交政策

自从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后,在美国就产生了反共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并被运用到美国外交中去。反共主义势力及其影响在冷战时期达到顶点。如果追溯历史,可以发现,早在19世纪70年代,反共主义在美国就出现了萌芽。南北战争前,马克思主义就已传播到了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许多共产主义者和组织都参加了北方军队或帮助北军。马克思主义者在响应林肯征募志愿军的号召方面,对全国起了示范作用;他们在许多战场上都英勇作战;马克思的战友约瑟夫·魏德迈曾投笔从戎,招募了一个整团参加北军,并因此而被晋升为上校,他还接受林肯交给的任务,担任险要的圣路易地区的指挥官;纽约共产主义俱乐部的一些会员都成了北军的军官。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受到了北方资产阶级的欢迎。可以说这时共产主义者与北方资产阶级是某种同盟关系。然而,不久,特别是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美国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就来个180度的大转变。尽管这时共产党在美国还没有出现,但美国资产阶级却打出了反共的旗号。当1877年美国发生全国性的铁路职工罢工时,虽然罢工是自发的,而且目的仅仅是为了抗议资方削减工资,但是一些美国报纸却一口咬定罢工是“共产党为暴力推翻政府而策划的阴谋”,其用意是为利用国家机器镇压罢工制造借口。可见,反共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就已

“反共主义”是“反共产主义”(Anticomunism)的缩写,这样用虽不很科学(严格说“反共主义”的对应词语应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主义”,即以反对共产主义为宗旨的主义。)但是,一是国内学者已习惯于这样用,约定俗成;二是这样用更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

[美]威廉·福斯特:《美国共产党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1年版,第39-40页。

张海涛:《再说美国——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书信》,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页。

露出了苗头 ,并被运用于内政中。这表明 ,反共主义不仅仅是美国进行对外扩张的工具 ,是推行其外交政策的一张牌 ,它的产生和发展有着极为深刻的根源 ,即有经济政治方面的 ,又有社会文化方面的 ,不仅有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属于共性的因素 ,也有美国所特有的因素。

一 两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对抗

反共主义并非美国所独有的意识形态。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过或存在着反共主义 ,而且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初期 ,反共主义在西欧更为盛行。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揭示了这种状况 :“一个幽灵 ,共产主义的幽灵 ,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 ,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 ,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已被政敌们用来作为互相攻击、咒骂的词语。1848 年革命失败后 ,西欧的共产主义者受到了无情的迫害 ,马克思在多次被逐、被捕、受审后 ,被迫带着家人流亡伦敦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使许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和盟员遭受监禁。巴黎公社革命失败后 ,欧洲又一次掀起了反对共产主义的狂潮。十月革命爆发后 ,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一致对这场革命持反对态度 ,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还走上了对苏外交抵制、积极支持俄国反革命武装叛乱以及直接出兵干涉的道路。对这种行径 ,列宁痛斥道 :“现在英、法、美集团把消灭世界布尔什维主义、摧毁它的主要根据地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当成他们的主

要任务。为此,他们准备筑起一道万里长城,像防止瘟疫一样来防止布尔什维主义。” 冷战期间,美国虽然是反苏反共的主帅,但西欧国家也是从自身的需要积极配合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特别是在冷战爆发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在反苏上更加积极主动。

在反对共产主义上,美国后来居上。如果说在巴黎公社革命后,反共主义在美国还只是某些资产阶级分子和集团的主张,并不像欧洲那样成为政府的行为,那么到了十月革命后,反共主义则成了官方的意识形态。从政府要员的言论到政府的行为都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当苏俄颁布《和平法令》后,美国国务卿罗伯特·兰辛称之为“对各国现存社会制度的直接威胁”。他向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报告说:“如果布尔什维克继续掌握政权,我们就毫无指望。”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首当其冲宣布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接着参加了国际资本主义对苏俄的武装干涉,于1918年6月派兵7000人到俄国北部和西伯利亚。⁵与此同时,国内出现了“恐赤症”。1919年8、9月间,美国两个共产主义政党——美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工党刚刚成立,美国统治集团就迫不及待地对之进行镇压。1920年1月2日,美国司法部在全国70个城市进行了大

《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9-160页。

详见刘建飞:《从战后初期英国工党对苏政策看冷战起源》,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8年第1期。

转引自张宏毅:《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载《世界历史》1988年第6期。

5 杨生茂主编、王玮、张宏毅副主编:《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页。另见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13 - 114. 亨特认为美国共派出了15 000人,其中1万人在俄东部近海省份,5千人在摩尔曼斯克。

规模的突袭 ,逮捕了约 1 万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企图把共产党人一网打尽 ,美国出现“红色大恐怖”(“Great Red Scare”)。以后 ,反共主义一直贯彻在美国的内政与外交中。

反共主义之所以能在美国产生并得到发展 ,首先在于共产主义与美国的资本主义存在着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对立。这种对立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价值体系上相对立

美国统治集团认为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由主义是相对立的价值体系 ,并对之构成严重威胁 ,进而会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1950 年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和计划”指出 :“法治政府所具有的自由思想与克里姆林宫实行严厉寡头统治的奴役思想之间存在根本的冲突” ,而“消灭来自自由的挑战是奴役成性的国家不可改变的目标”。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认为 ,意识形态是冷战时期美国与苏联进行争夺的根源。“苏联企图扩张共产主义 ,消灭自由 ;而美国则要阻止共产主义 ,扩大自由。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打了败仗 ,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意义。”美国学者托马斯·威斯科波夫认为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两种对立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 ,分别有 4 个主要特征 :资本主义要求生产资料私人占有 ,而社会主义则要求生产资料公共占有 ;资本主义要

Robert Paul Browder , *The Origins of Soviet-American Diplomac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 pp.115 - 116. 另见 Michael H. Hunt ,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 pp.115 - 116 .

梅孜编译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 ,北京·时事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312 页。

〔美〕理查德·尼克松 :《1999 年 :不战而胜》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89 年版 ,第 96 页。

求劳动力无产阶级化,而社会主义则追求无产者的解放,资本主义要求少数企业统治者控制生产过程,而社会主义则要求由企业全体成员民主参与来控制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主要是靠对个人的物质刺激来获得,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则主要是靠非物质的手段,而且刺激对象是集体而不个人。威斯科波夫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所以存在上述几方面的对立,是因为这两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分别建立在不同的价值体系基础之上。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强调个人而不是社团的重要意义,鼓励竞争而不是合作,并且将物质产品和服务放在首位,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促进人们的幸福;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则强调社团而不是个人的重要意义,鼓励合作而不是竞争,并且贬低货币收入和物质消费的重要性,强调对劳动者进行精神奖励。

很显然,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念如果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方传播开来,确实会使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受到威胁。所以美国统治集团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感到极为恐惧和仇视。

十月革命爆发后,美国统治集团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对美国价值观形成直接的挑战”,“布尔什维主义是一颗能炸毁”资本主义制度的“炸弹”。威尔逊总统于1918年秋发出警告,“布尔什维主义的精神正潜伏在各处”。一年后,他又宣称,“一些革命的‘毒素’实际上已渗透进这个自由国家人民的血管里。”被称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在分析冷战根源时指出:美苏“冲突根源中首要

见 G. John Ikenberr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etical Essays* (Scott, Foresman and Company, 1989), pp.171 - 173.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115.

的而且也是最根本的一个,当然就是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领导集团在意识形态上所承担的义务。这在美国的政治经验中,还是一个崭新的东西。这也是美国人以前从未遇到过的一种敌对方式的表现。”“俄国保证要实现的纲领旨在使美国社会遭到损害,这种损害,在绝大多数美国人看来,甚至比单纯军事上惨败于传统的对手可能带来的种种苦难还要可怕。”正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认为有如此严重的威胁,所以被美国统治集团“看作是一种应当加以隔离的瘟疫”。并且在社会主义国家出现之前,美国资产阶级就打出了反共的旗号。

(二) 社会主义制度妨碍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

垄断资本的本性决定它是要不断向外扩张的,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则成了其扩张的一大障碍。正如列宁所分析的:“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其输出的一个主要方向就是那些落后国家,“因为那里资本少,地价比较贱,工资低,原料也便宜。”但是这种输出并不是无条件的。“其所以有输出资本的可能,是因为许多落后的国家已经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可见,如果落后国家没有卷入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则资本输出是难以实现的。而在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看来,社会主义国家是不会卷入资本主义的流通范围的。威尔逊认为:“美国贸易在世界的扩展是与美国自由主义的输出分不开的。”正因为这样,十月革命后,美国把新生的苏俄社会主义制度看成是极大的威胁。国务卿兰辛说:“归根结底,布尔什

参见张宏毅:《现代美国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

《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82-783页。

N. Gordon Levin, J. 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18.

维主义对于美国安全的威胁比德国更大,因为它既否定民族性又否定财产权,并以革命威胁美国。”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在20年代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官方多次拒绝苏俄关于两国开展平等贸易的呼吁,甚至提出除非苏俄保障私人所有制,对目前的社会制度作根本改变,才有可能重新考虑。

美国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解释冷战初期美国实施马歇尔计划的真实意图时说:“美国采取马歇尔计划等措施并不是为了对付苏联侵略的威胁,而是要对付经济崩溃和民主政治崩溃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导致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框架外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这里所说的“美国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秩序框架外的社会经济”实际上就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很显然这种经济的发展对美国垄断资本的利益是个严重损害。

1955年,在美国颇有声望的研究机构——伍德罗·威尔逊基金会和全国计划协会曾这样解释“共产主义”的含义:“共产主义”的主要威胁是共产主义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其变化方式减小了他们补充“西方”工业经济的意愿和能力。“西方”包括日本资本主义,它理解这些工业资本主义经济将坚定地保持在美国控制下的“整体秩序框架”之内……简单地说,“共产主义者”就是那些企图将他们的资源用于其自己的目的的人,这是和美国外交政策核心原则——偷盗和剥削的权利——相抵触的。自然地,美国是一贯的“反共产主义者”,但却只是有选择的“反法西斯主义者”。

约翰逊总统最亲密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W·W·罗斯托曾对

N. Gordon Levin, J.R., Woodrow Wilson and World Politics, p.72.

Noam Chomsky, On Power and Ideology (South End Press, Boston 1987), p.28.

Noam Chomsky, On Power and Ideology, p.10.

工业化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了如下阐述：“不发达国家的地理位置、天然资源和人口是如此重要，要是它们果真依附于共产主义集团的话，那么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就会变成一个二等国家……如果不发达国家地区落入共产主义的统治下，或者如果它们发展到对西方采取固执的敌视态度，那么，西欧和日本在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实力就会削弱……总之，不发达国家的这种演变，不但严重影响到西欧和日本的命运，而且还严重影响我们的军事安全 and 生活方式。”罗斯托的话一方面表明了不发达国家的政治取向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是与美国的经济利益相抵触的。

（三）社会主义制度对美国“立宪民主”构成威胁

十月革命后，美国统治集团认为，新生的苏维埃制度是与美国的政治制度根本对立的。继兰辛之后任国务卿的贝恩布里奇·考尔比说，苏维埃政权不是基于公众的支持，而是通过“暴力与狡诈”上台的，是靠着“残酷镇压所有反对派以继续保持其地位的。”而这种政治制度无疑构成了对美国“立宪民主”制度的威胁。正如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说，“莫斯科政体在一切方面都是对美国的否定”。到了冷战时期，美国统治阶级更强烈地感受到了这种威胁。尼克松认为：“苏联人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共产主义世界的目标。我们则矢志不移地要实现建立自由世界的目标，使各国人民有权选择谁来统治他们以及如何进行治理。苏联人认为历史在他们一边。我们应确保在书写下一世纪的历史时，它是在我们这

转引自〔美〕哈里·马格多夫：《帝国主义时代——美国对外政策的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53页。

Robert Paul Browder, *The Origins of Soviet-American Diplomacy*, p.13.

一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对抗构成了美国反共产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基本动因。

二 美国特有的民族文化背景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发展都与其赖以存在的社会的历史有着密切关系。反共产主义能在美国产生并存在、发展下去,特别是美国在反共上能后来居上,是与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特别是政治文化分不开的。美国独特的历史产生了独特的政治文化,这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构成了反共产主义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内在动力。从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美国特有的政治文化,是美国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美国民族主义实际上是自由主义与美国政治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一) 共产主义是最大的“非美因素”

所谓“非美因素”就是可以导致美国社会解体的因素。

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在意识形态上既多元,又高度一致。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原有的印第安人在美利坚民族中只是微不足道的部分,在欧洲人来到新大陆建立殖民地之前,这里被看成是无主的土地。虽然美国最早是由13个英属殖民地独立后形成的,并且英裔人成了美国最大的单一种族,英语是单一的国语,但英国人并未构成美利坚民族的主体,或“多数民族”。据统计,目前可以辨别的英裔人只占美国人口的15%,比德裔人(占13%)或黑

[美]尼克松:《1999年:不战而胜》,第13页。

人(占11%)实在多不了多少。就是英裔人占美国人口最多的时候,即1890年第一次人口调查时,也未超过50%。美国是个公认的移民国家,美国社会是由许多种族、民族组成的,各种族、民族的人在移入美国时都将其母族文化带到美国,使其在新大陆生根、发芽。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的文化是多元的,并不像有些多民族国家那样有一个主体民族或人口占绝对多数民族。美国历史短暂,没有充分时间让各种文化融合,以消化各种外来因素。而美国社会又非常需要一种能将各种族、民族维系在一起、使社会保持“一体化”的纽带,这个纽带就是政治上的共识,也就是意识形态或主要价值观念上的基本一致性。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说:“美利坚是一个高度注重意识形态的民族,只是作为个人,他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其一致程度令人吃惊。”⁵ 在美国,不同种族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是无论是有种族优越感的白人,还是曾受过种族歧视的黑人,或是固守传统民族文化的唐人街的华人,都坚定地崇尚自由、民主、个人主义等价值观,在这方面,他们有着惊人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对美国社会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正因为这样,美国主流社会一方面容忍各种差异存在,另一方面却极端坚持为维护社会统一所必需

[美]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参见[美]纳尔逊·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6页。

美国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认为,每个国家、社会和复合组织总是面临着一项长期的基本任务,即“一体化”任务;一体化包括使那些不同的活动变得和谐,以及使人们的期望和动机与他们所要扮演的角色相一致等内容。见[美]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9页。

5 转引自[美]杰里尔·A·罗赛蒂:《美国对外政策的政治学》,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第354页。

的起码的一致性。任何对基本一致性的威胁,都将受到美国主流社会和主流文化的反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正是属于那种可以破坏美国意识形态基本一致性的“非美因素”,因此很自然地遭到美国主流社会的敌视和反对。这也正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共产主义运动几乎无成功希望的国家,反共主义却如此根深蒂固并时常表现得极其猖狂的原因所在。

美国主流社会的反共倾向在 19 世纪就有所表现。1888 年,著名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畅销小说《回顾 2000 - 1887 年》出版,作者描绘了一个通过和平演变并运用社会智慧实现的社会主义化的国家。然而,贝拉米深知美国人对社会主义的偏见,所以小心地避免用这个字眼。

到了十月革命后,这种反共倾向更加强烈。“新政”时期美国流行的一首被称作本土主义的小调,十分形象地反映了这种倾向以及美国多元文化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关系:

“上帝保佑美国，
犹太人拥有它，
天主教徒管理它，
黑人喜爱它，
清教徒建立它，
但是，
共产党人将摧毁它。”

参见金灿荣：《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演变》，载《美国研究》1995 年第 1 期。
详见〔美〕纳尔逊·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 187 页。
转引自〔美〕费雷德里克·西格尔：《多难的旅程——40 年代至 80 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年版，第 7 - 8 页。

(二) 社会主义革命是最激进的革命

美国是经过革命而诞生的国家 ,独立战争实际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而 ,在美国却形成了敌视激进革命的传统 ,尽管美国人不像英国保守党人那样反对革命。美国学者迈克尔·亨特考察了美国立国后对世界上发生的若干次较有影响的革命的态度 ,得出了美国主流社会是敌视激进革命的结论。对 1789 年法国大革命后的君主立宪派和吉伦特派、1830 年法国七月革命、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1911 年中国辛亥革命、1917 年俄国二月革命 ,美国都表示同情和支持 ;而对 1793 年后的雅各宾专政、1848 年法国六月起义、1871 年巴黎公社革命、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则持敌视态度。美国主流社会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传统 ,主要由如下三个因素决定 :

第一 ,美国人喜欢用自己熟悉的标准来判断是非。亨特认为 :“美国人用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曾用过的标准来判断外国的革命。革命是一个神圣的事情 ,在进行过程中必须保持最低限度的混乱 ,要由可尊敬的公民来领导 ,致力于一个适当的政治目标 ,并幸运地只是在制定了一部平衡的宪法后而结束。最基本的 ,革命要保障人权和财产权利。换句话说 ,一个成功的革命在美国人的头脑中 ,无法摆脱地同他们所熟悉的他们自己的革命的方法、目标以及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美国主流社会所敌视的革命 ,基本上都是不符合上述标准的 ,它们都引起了“严重混乱” ,领导者不是“可尊敬的公民” ,政治目标不适当 ,等等 ,尤其是布尔什维克所领导的十月革命 ,与这些标准更是相差甚远。

Michael H. Hunt ,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1987 ,pp.98 - 108 .

Michael H. Hunt ,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116 .

第二,价值观的影响。美国革命的第一价值目标是自由而不是民主,民主体制之所以被采用是因为它相对于其他政治形式最能保障自由。美国立国时最重要的两份文件——《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都更强调自由。《独立宣言》中有一段最能表达美国价值观的话,就是:“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这里,核心内容是自由。为了保障自由,即各种权利,“人们建立起政府,而政府的权力必须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这些目标,人民就有权利去改变它或废除它,建立一个新的政府。”可见,采用民主政体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自由。美国制宪者们在根本大法的序言中开宗明义阐明了制定宪法的目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保证我们自身和子孙后代永享神赐的自由权力。”这种自由至上的观念严重影响着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在美国人看来,激进的革命虽然可能符合民主的要求,但它损害了自由原则,因此是不可取的。

第三,美国人有政治温和的倾向。美利坚民族中最大的种族是英国人,英国文化对美国主流文化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英国,托利—保守党长期主政,其意识形态——保守主义对英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19世纪初,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产生于英国不是偶然的。保守主义的基本精神是:尽可能保持社会现状,如果需要变革,要尽量使变革对社会带来的震动限制在最小的限度内。由于历史、地理、语言及宗教方面的原因,美国很

Jay M. Shafritz, Concise Edition, The Harper Collins Dictionary of 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1993), pp.523, 527.

详见刘建飞:《英国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载《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容易接受英国的文化。在英国保守主义的影响下,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逐渐打上了保守主义的烙印,从而形成“保守—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造就出一大批“政治温和的美国人”。他们对激进的革命普遍抱有怀疑和敌视的态度,推崇互相妥协,主张有控制的变革。因此有人把主流美国人称作“反革命的革命派”。

英国的保守主义还对美国一些政要的思想直接产生了影响。1894年,威尔逊就是在伯克的著作影响下,谴责法国大革命为“激进的罪恶和腐败思想的根源”。

第四,美国的内政需要反对激进的革命。每当激进革命发生时,美国统治集团都加以敌视和反对,在相当程度上还与美国的国内政治密切相关。迈克尔·亨特认为,巴黎公社革命时,美国人之所以反应异常激烈,还因为“巴黎事件触及了国内敏感的政治神经。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在公社失败后马上坦率地承认,公社是‘埋在现代社会下面的深刻的爆炸性的力量’。美国城市都充满它们自己的‘反叛的暴民’,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最近的欧洲移民,他们带着同样的曾将公社社员带动起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烙印。这些移民使劳动队伍膨胀,劳工们已开始向财产所有权挑战并助长了阶级冲突。警觉起来了的保守主义者和排外主义者声称这些就是在美国土壤里的革命的种子。”⁵ 为了确保革命的种子不发芽,美国主流社会和统治集团必须对巴黎公社革命采取旗帜鲜明的敌视态度。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105.

金灿荣:《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演变》。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105.

5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105.

十月革命发生时,美国国内政治也存在着相似的情况。当时美国正处于“更遭的时候”,“美国正经受着全国性的自信心危机”。美国人“惊恐地注视着布尔什维克‘疾病’蔓延到德国和匈牙利,还有,苏维埃领导组织起了第三国际。这可能只是一个长期颠覆运动的开始,甚至美国也不能逃脱。”于是,保守主义和排外主义联合起来,向布尔什维主义宣战,“以将国家从革命的病毒蔓延中拯救出来”。

在美国主流社会看来,以十月革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有史以来最激进的革命,最不合美国人的评判标准,最易引起社会动荡,对美国社会稳定的威胁最大,因此最应受到敌视。正如美国学者理查德·鲍厄斯所说:“1917年后的共产主义不同于所有先前的激进主义,因为它是以莫斯科为牢固根基的世界网络的一部分;与之相应,美国的反共主义也不同于所有先前的反激进运动,因为它的首要敌人是国际性的并针对国外的。”

(三)社会主义国家是美国实现领导世界的最大障碍

19世纪中叶,美国出现了“天定命运”这一思潮,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天定命运”是在美国大陆扩张进入高潮时期应运而生的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1845年7月,美国正式兼并得克萨斯数月后,《联邦杂志和民主评论》发表了一篇题为《兼并》的文章,呼吁“现在是反对兼并得克萨斯的人们罢手的时候了”,并宣称,“现在应该是爱国主义和对国家的共同责任感代之而起的时候”。这种“责任感”在文章中被命名为“天定命运”,意即美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115.

Richard Gid Powers, *Not Without Honor: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Anticomunism* (Simon and Schuster Inc., New York, 1995), p.426.

国负有天定的使命拓展到上帝为美国的自由发展而指定的整个大陆。从此，“天定命运”被美国扩张主义者作为鼓吹扩张包括后来的海外扩张的口号，构成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天定命运”具有深厚的思想基础。首先是种族优越感。虽然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是民族的大熔炉，但却存在着根深蒂固的“白人至上”的观念。美国的种族优越感虽不像希特勒的种族理论那样被公开宣扬，但却存在于主流美国人的观念中，体现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杰明·富兰克林在1751年时就讲过这样的话：“世界上纯正白人的数量所占的比例是很小的。非洲人全都是黑色或黄褐色的，亚洲人主要是黄褐色的，美洲人（包括新来者）各种肤色都有；在欧洲，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兰西人、俄罗斯人以及瑞典人总体来看属于那种我们称之为肤色黝黑的人；德意志人也是如此；只有撒克逊人是个例外，他们使用英语，构成了地球表面上白种人的主体。我期望他们的数量不断增加……或许我对我的国家的人的肤色存有偏爱，因为这种偏爱对人类来说是自然天生的。”这种自然天生的对本种族的偏爱逐渐演化成种族优越观念。迈克尔·亨特认为，美国人的种族优越观念反映在19世纪的大量绘画作品中。比如，在一幅被用在学生课本中的名为“人的种族”的人物画中，白人的头像摆在中间，正脸全貌，是个仪表端庄、面容秀丽、神态安详的贵妇人形象；而周围的其他有色种族的人则

Avery Craven, Walter Johnson, Roger Dunn, ed.,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Ginn and Company, 1951), pp.282 - 285.

〔美〕托马斯·索威尔：《美国种族简史》，江苏·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68页。

转引自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46.

被描绘得或侧脸半面、或胡须遮面,而且目光呆滞,面无表情。在有种族偏见的白人看来:“白色象征善良、纯洁、美丽,而黑色却象征着罪恶、腐朽、丑陋。”美国扩张主义者认为,以白人为主体的美利坚人是最优秀的民族,他们有征服劣等民族的权利。这是“天定命运”。他们还“希望这种天定命运的向外扩张权利不被赋予除美国外的任何其他民族。”

其次是“美国伟大”的思想。“种族优越”感,再加上美国特殊的历史,使美国主流社会产生了“美国伟大”的思想。早在美国立国前,托马斯·潘恩就在著名的《常识》中宣称:“我们拥有使世界重新开始的力量。”⁵以后,先是以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提出了“美国伟大”的概念,然后又为以托马斯·杰斐逊为代表的反联邦党人所接受。汉密尔顿从独立战争的经验教训中领悟到:人是有野心、有报复心和贪婪的,这是人类的本性,因此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是生活的法则;国家和人一样,必定会为财富和荣誉这些古老的野心目标而发生冲突,斯巴达、雅典、罗马、迦太基的经历都证明了这一点;美国人必须认识到,他们也生活在一个与完全理智和完全道德的幸福帝国相距甚远的世界里;因此,美国必须成为一个像欧洲那样在世界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成为一个伟大国家。“美国伟大”思想成了美国扩张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意识形态。“美国伟大”就意味着美国人“天定命运”具有拯救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49.

纳尔逊·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第19页。

Albert K.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1935), p.143.

5 转引自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19.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p.23 - 24.

落后民族并使之获得新生的能力和“使命”，就意味着美国应该成为世界的领导者。

第三是“民主制度优越论”。美国人认为，美国所创立的立宪民主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制度，最能保障人们的自由权利，因此应当被世界各国效法，而“伟大的美国”则负有“使命”和“责任”向整个美洲大陆乃至全世界传播、推广这种制度。美国兼并俄勒冈时，参议员丹尼尔·迪金森(Daniel S. Dickinson)在国会辩论中说，俄勒冈问题是“两大体系之间的问题，即君主制和共和制之间的问题”；众议员威廉·索耶(William Sawyer)认为，合并俄勒冈可以“把我们从革命先辈那里接受过来的自由制度纯纯正正地传给后代”。1845年，国务卿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表示，为了捍卫共和制，合并加利福尼亚是可行的。《纽约先驱报》的文章甚至称，为了保卫自由制度，不仅要合并加利福尼亚，而且要占领全部墨西哥。众议员查尔斯·卡思卡特(Charles Cathcart)在第29届国会上宣称，将“使整个大陆的居民组成一个共和主义大家庭”。美国完成大陆扩张开始向海外扩张后，推进民主成了其外交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加入协约国一方参战，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德国、奥地利等国是专制国家，而英、法以及二月革命后的俄国是民主国家。威尔逊要“站在欧洲民主力量一边而战斗，反对野蛮的威廉统治的德国。”“而且对威尔逊来说，只是击败德国是不够的，他还要打败那些人类的祸根，即德国所追求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专制制度。”“一场胜利的战斗只能

Albert K.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p.171.

Albert K. Weinberg, *Manifest Destiny, A Study of Nationalist Expansionism in American History*, pp.110, 111, 147.

是全球性变革的前奏。”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存在相似的因素。美国学者西格尔认为：“美国人随着他们传统观念的发展，一直确信未来是他们的，民主政治将传遍全球。”

上述“天定命运”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构成了其重要内涵。作为“优越种族”的国家、民主制度的发源地、“伟大的美国”，应该领导整个世界，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构成了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的巨大障碍，特别是当共产主义具有向全球蔓延之势的时候。

三 反共主义形成与发展的若干促动因素

反共主义能够在美国形成并得到发展，而且一度势力相当强大，除了上述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对抗以及美国特有文化背景方面的根源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促动作用。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宗教影响和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政策失误两个方面。当然，这些因素不仅在美国存在，在其他西方国家也存在。

（一）宗教影响

美国虽然没有国教，但它是个宗教势力很大的国家。宗教对政治的影响虽不很直接，但却是不可忽视的。实际上，宗教也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是由于它并非美国所特有的，而且在形成反共主义上所起的作用没有上述因素更直接，因此将之列于促动因素。

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国家”，是

Michael H. Hunt, *Ideology and U. S. Foreign Policy*, p.134.

〔美〕费雷德里克·西格尔：《多难的旅程》第9页。

〔美〕理查德·尼克松：《超越和平》，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宗教色彩最浓的发达国家”。据 1979 - 1980 年《政治家年鉴》统计,美国有各种宗教活动场所 33.3 万多处,神职人员 216 550;信徒 13 100 多万人,占当时美国人口(22 000 万)的近 60%。这是能够统计出来的数字。美国记者艾伦·埃尔斯纳认为:基督教是美国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美国有近 50 万个教堂和宗教活动场所,每 10 个美国人中有 7 个说他们是教会会员,宗教似乎无所不在。还有一种说法,在每 100 个美国人中,大约有 64 个是基督教会或其他宗教团体的教友,其他不属于任何教会的人,也大都有着某种宗教信仰。在信教者中,基督教徒占有绝对优势,其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又居领先地位,分别有 7 200 万人和 4 983 万人。⁵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不仅信教的人数多,而且教徒的文化程度也较高,宗教活动较为活跃。

美国从立国之时起就实行了“政教分离”原则。1791 年颁布的宪法修正案第一条对这一原则加以确认,规定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的法律。尽管如此,在美国,政与教之间仍然存在着密切关系。政府干预宗教、宗教介入政治的事例在美国历史上不胜枚举。有时,两者不是互相“分离”,而是彼此“合作”。

就宗教对政治的影响来讲,可以说是重要而深刻的,因为“宗

裴孝贤:《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载《美国研究》1998 年第 4 期。

世界宗教研究所编:《各国宗教概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版,第 431 页。

路透社弗吉尼亚州林奇堡 1997 年 5 月 6 日英文电。

5 阮宗泽、宋军:《为什么偏偏是美国》,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版,第 162 页。
〔美〕加里·沃塞曼:《美国政治基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36 页。

教自由从一开始即是”美国的“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基石”。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美国政府的决策层及对政府决策有重要影响力的政界、商界要人很多都是教徒,他们的信仰对他们的思维方式和政治立场有重要影响,从而使政府的决策时常打上宗教的烙印。其次,经选举而产生的国会两院的议员和各级行政长官,为了争取选票,必定要迎合占选民多数的信教者的利益和要求。比如,罗纳德·里根总统在竞选时就提出,要在公立学校恢复祈祷。在美国外交史上,特别是对非基督教国家的外交,传教士在影响政府决策特别是美国公众对某国的评价上所起的作用往往比媒体还大,有时甚至大于外交官。第三,教会本身就是个势力相当强大的利益集团,可直接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甚至压力。比如,教会人士时常违法收容非法移民,对抗政府的法令,向政府的权威挑战。宗教领袖一般都要在诸如外交、国防这样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大事上表明自己和宗教界的态度,以影响政府决策。1988年,两位牧师——杰西·杰克逊和帕特·罗伯逊还竞选美国总统。美国学者艾尔弗雷德·希罗认为:“宗教机构在思想和行为上对美国外交事务,最终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潜在影响是实实在在的。”“由宗教机构资助或与宗教机构有关的书籍、刊物、报纸以及其他著述可以抵达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家里。”第四,美国政治生活处处都带着宗教的印记。“我们信奉上帝”就是美国人的一条格言,并刻印在了硬币、纸币上;国会的参、众两院都有设有牧师的办公室;陆、海、空军里有常驻牧师,他们拿军队的工资,佩带军衔。许多官

[美]尼克松:《超越和平》,第203页。

Alfred O. Hero, Jr., *American Religious Groups View Foreign Policy, Trends in Rank-and-File Opinion, 1937 - 1969*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3), preface, p.1.

方仪式都带有宗教色彩。比如 ,每届国会开会之时首先必须祷告 ;领导人去世以后要按照宗教仪式进行安葬 ;举行向国旗宣誓仪式时要高颂“上帝麾下的一个国家” ;圣诞节是全国性假日 ,界时白宫里要安放圣诞树 ,总统要参加固定的仪式。

就反共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来看 ,宗教主要从 4 个角度发挥作用 :

第一 ,宗教与马克思主义天然对立。马克思主义属于无神论 ,而且是最彻底的无神论 ,对宗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 ,甚至斥之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种态度必然会招致宗教信徒的对抗情绪。当 1824 - 1827 年罗伯特·欧文在美国进行空想社会主义的合作社会的试验时 ,“美国大多数公众对欧文持敌视态度 ,他们与其说厌恶他的社会主义 ,不如说厌恶他对宗教的无情攻击。” 马克思主义也不可避免地遭受这样的敌视。许多在推行反共主义政策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人物都是宗教信徒 ,比如约翰·杜勒斯。杜勒斯的反共反苏倾向与他的宗教信仰有很大关系 ,他认为美苏对抗主要是一场西方基督教文明与共产主义之间的思想斗争 ,前者由美国领导 ,后者由苏联领导。 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任高级官员的哈里·罗西兹克认为 :“冷战变成了一场反对异教徒的圣战 ,一场信奉上帝的自由世界人民反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的自卫战。”⁵

第二 ,基督教有排斥其他信仰的传统和倾向。虽然在美国 拥

严维明主编 :《比较美国学》 ,陕西·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 191 页。

〔美〕纳尔逊·布莱克 :《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 ,第 402 页。

资中筠主编 :《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上册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第 241 - 242 页。

5 〔美〕哈里·罗西兹克 :《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活动》 ,北京·群众出版社 ,1984 年版 ,第 12 页。

有优势地位的基督教一直能与其他宗教和平共处,而且宪法还规定,国会不得制定“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的法律,从而为宗教信仰自由与平等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从宗教教义和历史传统看,基督教及其各派系存在着排斥其他信仰的倾向。在历时几十年的北爱尔兰问题上,造成冲突的重要原因就是新教徒与天主教徒的对立,冲突双方截然以宗教信仰不同为标志而分野。而在中世纪,因基督教各派系间对立而引起的冲突和战争更是十分常见,规模较大的如16世纪的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和1618-164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同一宗教内的不同派系尚且如此对立,对待“异教徒”就更具有排斥倾向了。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就是典型事例。虽然当时发动远征的主要动机是天主教会、封建主和大商人企图乘机扩张势力、掠夺财富、缓和西欧社会危机,但也不排除宗教因素的作用。从“异教徒”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维护基督教,也构成了前后8次、历时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得以发动起来的重要因素。基督教徒们在从欧洲大陆移居美洲时,也将基督教的这种排它倾向带进了新大陆。比如在1650年康涅狄格州颁布的法典中竟有这样的条文:“凡信仰上帝以外的神的,处以死刑。”再比如,在对待奴隶问题上,就对非基督徒具有严重的歧视,1670年,弗吉尼亚的一项法令规定,由海路来的“所有非基督徒奴仆”必须终身服役。在基督教徒看来,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是更加“怪异”的异端邪说。虽然排它倾向并非基督教所特有,但这种倾向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第三,基督教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关系密切。自由主义意识

[法]夏尔·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42页。

[美]纳尔逊·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上册,第19页。

形态能发端于西欧并在北美扎下根,并不是偶然的,它与基督教的影响不可分割。实际上,自由主义的一些基本价值观与基督教原则是一脉相承的。发表于1963年的天主教会的社会教义《人世和平》,在绪论中阐述了基本的“基督教的原则”：“任何秩序良好和健康的社会的基础”是对个人的尊重,个人应当享有一系列“普遍的、不受侵犯的和不容剥夺的权利”。恩格斯在评价新教主要教派之一加尔文教的创始人约翰·加尔文时指出：“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托克维尔在评价清教教义时指出“清教的教义不仅是一种宗教学说,而且还在许多方面掺有极为绝对的民主和共和理论。”清教于16世纪中叶起源于英国,属新教的分支,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清教徒广泛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主张民主共和,反对君主专制和封建等级制度。在开拓北美殖民地时,英国的清教徒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信仰对美国的政治文化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托克维尔还进一步评论了宗教与自由的关系：“宗教认为公民自由是人的权利的高尚行使”,而“自由认为宗教是自己的战友和胜利伙伴,是自己婴儿时期的摇篮和后来的各项权利的神赐依据。自由视宗教为民情的保卫

转引自：〔英〕罗纳德·欧文：《西欧基督教民主党》，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75页。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2页。

〔法〕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上卷，第36页。

者,而民情则是法律的保障和使自由持久的保证。”

第四,基督教与“天定命运”说有密切关系。首先清教的“宿命论”是“天定命运”说的重要思想渊源。更为重要的,“天定命运”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身为基督教徒的美国人要遵照上帝的旨意来拯救世界。在19世纪末美国走向帝国主义时,很多基督教徒都鼓吹美国应当成为伟大国家、负起“白人的责任”。1885年,一位名叫乔赛亚·斯特朗的基督徒撰写了《我们的国家:它可能的未来及其当前的危机》一书,鼓动基督徒们去改革美国,以准备将基督教的文明扩大到全世界。斯特朗宣称,美国基督教新教是强有力的力量,上帝赋予了盎格鲁撒克逊人一种使命,要在“上天选择的时间”让人类接受美国的基督教文明。斯特朗所预见的美国的命运,曾使热心宗教的人士深为激动。1900年,斯特朗又写了《扩张》一书,极力主张美国继续统治菲律宾。他说:“要成为伟大就应当消除胆小的畏惧,就应认清上帝赋予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并应当接受它为了基督教文明的利益而授予我们的责任。”这种担负起上帝赋予的责任的论调很容易为扩张主义者接受,并能激发宗教信仰徒对美国海外扩张的支持。

(二)社会主义国家内外政策失误

社会主义国家内外政策的失误主要从两个方面影响美国反共主义的发展:其一是影响美国决策层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政策和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其二是影响社会主义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进而影响政府决策。

对反共主义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的社会主义国家内外政策失误

[法]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上卷,第49页。

[美]纳尔逊·布莱克:《美国社会生活与思想史》下册,第222页。

主要有三点：

第一，在外交上过于强调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从而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相应的回应。苏联外交家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认为，“冷战的原因，是莫斯科教条主义地坚持认为共产主义世界与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发表演说，指出：马列主义的原理没有过时，因为资本主义各国发展不平衡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这将使资本主义世界分裂成两大敌对阵营，进而打起仗来。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苏联人民必须对30年代的往事重演有所准备，即必须发展基础工业，削减消费品的生产……和平是不会有，国内的和平国外的和平都不会有了。这番话讲的虽然是众所周知的马列主义原理，无可非议，但是在刚结束了战争浩劫的世界，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反感，好像苏联好战。美国自由派领导人物之一，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说，斯大林的话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 这虽然有点耸人听闻，但却有很大煽动性。不到一个月，3月5日，丘吉尔就发表了富尔顿冷战演说，这被看作是对斯大林讲话的回敬。

第二，苏联的扩张主义使美国公众对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产生扭曲的认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一直到战后相当长一段时间，苏联存在着严重的领土扩张活动。在大战初期，苏联先是根据苏德秘密条约占领了波兰东部，这被西方看成是近代史上三次瓜分波兰的继续；以后又向芬兰提出领土要求，继而进行了对芬战争，夺取了大片领土；继而又吞并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

弗雷德里克·西格尔：《多难的旅程——40-80年代初美国政治生活史》第55页。

〔美〕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4页。

三国 ;在大战中、后期 ,苏联又利用各种机会在东欧和东亚获得大片领土和利益 ,比如在中国 ,苏联就重新取得沙皇俄国从中国夺取的 ,并于 1905 年日俄战争中丧失的基地和租界 ,而这时西方大国正在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以前在中国的租界 ;战后 ,苏联一度对土耳其提出领土要求 ,企图控制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等战略要地 ;干涉伊朗内政 ,对中东有领土野心 ;斯大林还曾有过控制利比亚的想法。 虽然苏联的这些行为是和社会主义的宗旨不相符的 ,但在美国公众看来 ,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外交政策 ,因此当美国统治者宣扬反共主义时 ,就很容易得到公众的响应。

第三 ,苏联在内政中的许多失误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形象。 全盘集体化运动 ,肃反扩大化 ,党内的残酷斗争 ,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等给美国公众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这些事情是与美国人的价值观严重相悖的 ,促使他们更容易接受官方和媒体对苏联进行的攻击性宣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许多东欧国家都按苏联模式建立了政权 ,美国公众认为这是苏联在强制推行它的制度 ,是在践踏民主和其他民族的自由。 因此 ,当美国政府高举维护世界民主和自由的旗帜 ,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遏制政策时 ,在国内并没有遇到多大阻力。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 ,冷战后 ,美国一些政要所鼓吹的对华遏制政策 ,就没有在美国成为主流 ,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坚持改革开放 ,在国际上有着良好的形象。

刘建飞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博士

参见〔俄〕费·丘耶夫：《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谈话》，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第123-125页。

民权运动与美国南方 黑人政治力量的兴起

姬 虹

〔内容提要〕近 40 年来美国南方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黑人投票率的提高及黑人民选官员的增加。民权运动唤醒了南方黑人的政治意识,《1965 年选举权法案》结束了长达近一个世纪束缚南方黑人投票的历史,黑人利用手中的投票权,开始了从二等公民到参与政治的转变。

关键词 美国/种族关系/黑人政治力量

近 40 年来美国南方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重要变化之一就是黑人投票率的提高及黑人民选官员的增加。民权运动唤醒了南方黑人的政治意识,《1965 年选举权法案》结束了长达近一个世纪束缚南方黑人投票的历史。在该法案生效后的短短时间

里,黑人投票率骤增。1940年,仅有2%的适龄黑人选民参加投票。50年代末,即民权运动前夜,黑人投票率为20%,但是到了1970年,60%的黑人适龄选民参加投票,这个数字已接近南方平均投票率——60%。黑人投票率提高直接结果就是黑人民选官员的增加。1965年时南方黑人民选官员不足百人,1970年时已有500名之多,1975年超过1600名,1980年时为2500名,占全国黑人民选官员的50%。1972年来自休士顿的巴巴拉·佐丹及亚特兰大的安德鲁·杨当选为国会众议员,此后陆续有来自南方的黑人进入国会;从70年代起南方重要城市如新奥尔良、亚特兰大、伯明翰等地陆续选出了黑人市长;1990年黑奴的后代道格·威尔德(Doug Wield)当选为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从19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黑人的参政热情呈不断上升趋势。

对于南方黑人而言,从被剥夺基本公民权——选举权的二等公民到参与政治,走上政坛,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黑人是如何冲破选举的樊篱?在民权运动中黑人领袖为提高黑人投票率采取了什么样的斗争策略?《1965年选举权法案》的影响何在?现在黑人是仅仅涉足政坛,还是已拥有了真正的政治力量?黑人民选官员对黑人社区的贡献是什么?南方白人对黑人的态度是否真的发生了变化?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David R. Goldfield, *Black, White and Southern, Race Relations and Southern Culture*(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45 - 46, 176.

Ibid., p.176.

一 吉姆·克劳法律 体系下的美国南方

南北战争后,黑人获得了自由,但又逐渐陷入了另一种境地,即所谓“隔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1888年密西西比州在火车上实行种族隔离,随后1890年路易斯安那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而1896年高等法院对普利斯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判定,实际上对这种种族隔离政策给予了肯定,南方各州陆续采取了相似的政策,其含意是:其一,所有南方的公共设施 and 餐馆、旅馆、医院、剧场、车站等,除商店、大街外,全部以种族划线,白人、黑人各用各的,互相不侵犯;其二,就是黑人被剥夺选举权。

尽管1870年通过的宪法第15条修正案,禁止各州以种族、肤色及以前奴隶身份为由剥夺公民的选举权,但南方黑人还是最终被剥夺了选举权。南方各州采取的办法,实际上是钻了第15修正案的空子,因为该修正案措词比较含糊,并没有明确表示所有的成年男性均有选举权或不得以财产或文化知识要求选民,这不是立法者的疏忽,而是当时南方北方的政治妥协。从19世纪末开始,南方各州要求黑人如果想参加选举,就必须付人头税(poll tax)及通过文化考试。人头税南方平均为1.5美元一年,对于缺乏现金的穷人是个很大负担。有些白人候选人为确保自己当选,获得选票,出资替白人穷人选民交人头税。如果说交人头税是从经济上卡黑人,阻止其投票的话,文化考试则是另一道枷锁。文化考试除要求选民正确填充选民表外,还要笔试回答一个问卷,内容包括州

Jim Crow Laws,指美国内战后重建时期南方各州相继实行的种族隔离、歧视黑人的法律。

宪法及州政府知识等。例如 60 年代佐治亚州的一份考卷,有 20 个问题,只有正确答出 15 个才有资格成为选民。文化考试难度之大,以至一位佐治亚大学政治学教授认为,他完成这个考试都有难度。而黑人教育程度又是极低的,1933 - 1934 年亚拉巴马州 14 - 17 岁高中注册率,白人为 40%,黑人仅为 10%,佐治亚州白人 55%,黑人 10%,密西西比白人 66%,黑人 7%。因此文化考试对于黑人来讲,几乎不可逾越。

除交人头税及文化考试外,南方各州还存在“白人初选”(White Primary)原则,南方重建时期结束后,为阻止黑人当选为官员,民主党规定,党内初选时,只有白人才有资格参加,成为候选人,黑人无论贫富,均被拒之门外。由于南方从 19 世纪末以来一直是民主党一党专政,它推举的候选人在普选中均不会遇到对手挑战,所以获得党内初选成为当选的关键了。因此这个原则也就把黑人从政治竞技场内清除出去了。“白人初选”原则在 19 世纪 90 年代后在南方各州制度化,一直到 1944 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史密斯诉奥尔布赖特(Smith v. Allwright)案中,⁵ 裁定这种党内初选违宪,要求初选必须向所有适龄选民开放,不得以种族等由给予歧视,才得以废除。

人头税、文化考试、白人初选阻碍了黑人参政的道路,使得黑

SCLC 档案,Box 140, Folder 9, Martin Luther King, Jr. Center for Non-Violent Social Change, Atlanta, Georgia, USA.

David R. Goldfield, op. cit., p.152.

James D. Anderson, The Education of Blacks in the South, 1860 - 1935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8), p.236.

5 朗尼·史密斯(Lonnie Smith)是休士顿一位黑人牙医,因未获准参加民主党内初选,故起诉民主党,最高法院以 8 : 1 判定 Smith 胜诉,长达半个世纪“白人初选”在南方废除。

人成为二等公民。以密西西比州为例,密西西比是个典型南方州,黑人人口占全部人口的40%,该州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在60年代时绝大多数县为“黑带”县(Black Belt,即黑人在全部人口中占绝大多数)。民权运动爆发时,密西西比是全国最穷的州之一,人均收入为1119美元,而全国平均数为2263美元。黑人又是穷人之穷人,1960年黑人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为1444美元,相应白人为4209美元,密西西比83%黑人家庭收入低于全国贫困线(年收入3000美元);一半的黑人人口仅完成6年或6年以下的教育,绝大多数黑人从事体力或低收入工作。黑人不仅经济地位低下,政治上更是无权无势。密西西比黑人在1875年时就被剥夺选举权,白人使用的是用暴力、威胁及欺骗的手段。1890年州宪法大会用立法形式将其制度化,这就是“密西西比计划”(Mississippi Plan)。该法给选民设立了诸多的限制,如选民必须能读出某一部分州宪法,并给予正确解释;必须在本州生活二年,在本选区生活一年方可成为选民;选举前4个月必须完成登记;不得有犯罪记录;每年必须交纳人头税。“密西西比计划”后来被南方各州纷纷效仿。当时一位白人露骨地说,目的就是“限制黑人投票”。

1965年前密西西比黑人投票十分困难,黑人必须独立完成一个冗长选民登记表,回答出包括职业、住宅及犯罪记录等各种问题,然后由注册员选出一段州宪法,由选民笔头做出解释。登记表有误或注册员认为笔答有问题,均不给予登记,而且注册员还经常

Frank R. Parker, *Black Votes Count, Political Empowerment in Mississippi after 1965* (Chapel Hill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9), p. 18.

Ibid., p.27.

Ibid., p.27.

故意刁难黑人，往往把宪法中最难的部分分给黑人，而选简单的给白人，或给予白人帮助。因此，1965年前，密西西比黑人投票率仅为6.7%，为全国最低的，全州民选黑人官员不足6名。

从密西西比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民权运动以前，南方黑人在政治上毫无地位，丧失了公民基本权——选举权。尽管在20世纪的头50年中，黑人也进行了不懈斗争，取得了一些成果，如1944年“白人初选”被判违宪，1945年佐治亚州取消人头税。但总的讲，南方黑人相对北方黑人而言，政治地位要低，自由也少得多。

二 南方工业化、都市化为黑人走上 政治舞台创造了条件

内战后南方传统的支柱行业是农业、种植园经济，基本上没有工业。《亚特兰大宪法报》19世纪末曾登载了一个讽刺故事，大意是一个佐治亚州种棉花的农民死后葬在松树林里，但他的松木棺材却不是佐治亚产的，来自辛辛那提，钉棺材的铁钉来自匹兹堡，尽管佐治亚产铁。死者的棉布衣裤来自纽约，尽管佐治亚产棉花。所以整个葬礼上，除死尸及地上墓穴外，全是外来产品。这个故事形象描绘了南方的经济状况，这种状况在19世纪末开始变化，南方开始缓慢的工业化，“新南方”开始出现。不过南方工业化明显落后于北方，1892年统计，不足10%的南方人口生活在城里，

Frank R. Parker, *Black Votes Count, Political Empowerment in Mississippi after 1965*, p.2.

James W. Davidson, *Nation of Nations, A Concise Narrative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 (McGran-Hill Inc., 1996), Vol.2, p.518.

新南方(New South)是19世纪80年代任《亚特兰大宪法报》主编 Henry Grady 鉴于南方工业、商业及城市发展而提出的。

而同时北方大西洋沿岸各州 ,这个数字已达 50%。到 1910 年 ,南方黑人人口的 3/4 仍生活在边远地区。

南方工业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南方农民的大迁移。1890 年至 1910 年间 20 万黑人离开南方 ,北迁或西迁。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使这个迁移达到高峰 ,1910 至 1920 年间 25 万以上黑人离开南方。30 年代以后 ,随着农业机械化及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带来的军事工业发展造成工作机会的增加 ,再次促使南方农民离开土地 ,40 年代 1 百万黑人离开南方 ,50 年代 150 万黑人迁移。40 - 50 年代迁移方向不仅是北方 ,而且也流向南方的大城市 ,如亚特兰大、新奥尔良等 ,使得这些城市黑人人口迅速增长 ,以亚特兰大为例。

黑人在城市人口中比例(亚特兰大 1860 - 1980 年)

年份(年)	1860	1870	1880	1890	1900	1910	1920
比例(%)	20.3	45.5	43.6	42.9	39.7	33.5	31.2
年份(年)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比例(%)	33.2	34.6	36.6	38.3	51.3	66.6	

黑人大迁移的结果是 : (1) 黑人流向南方大城市 ,在城市人口中比例不断上升 ,对于城市发展 ,尤其是政治格局开始起作用。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较为明显。尽管黑人仍处二等公民 ,但白人也不敢忽视其存在。1949 年威廉·哈茨菲尔德 (William Hartsfield) 竞选亚特兰大市长成功 ,原因之一就是获得了黑人选票 ,

James W. Davidson ,op.cit. , p.518 .

Harvard Sitkoff , The struggle for Black Equality 1954 - 1980 (New York : Hill and Wang ,1981) , pp.6 - 8 .

Ronald H. Bayor , Race and the Shaping of Twentieth Century Atlanta (Chapel Hill and London :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 p.7 .

以至他获胜后不得不发表这样的演讲，“我盼望在下一个4年任期中为亚特兰大市民服务，我指的是所有市民，而不论其种族、信仰及肤色”。在别的城市也有了细微的变化，40年代末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及田纳西的那什维尔第一次选出了黑人的市委员会委员。1953年，亚拉巴马州蒙戈马利市也选出了白人自由主义者为市委员会委员。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变化仅发生在亚特兰大这样的大城市，在南方的边远地区，如“黑带”县，变化极小，甚至没有，仅是白人一手遮天的情况。(2)黑人社区得到发展，黑人牧师、教师、医生及商人等专业人员开始出现，这为日后的民权运动作了领导层的准备，他们之中一些人成为第一代南方黑人民选官员。在黑人社区中，宗教神职人员起了很大作用，因为内战以后，黑人教堂成为南方为数不多的不受白人控制的独立机构，黑人宗教人员在黑人民众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这就是为什么以马丁·路德·金为代表的民权领袖均为神职人员出身。另外就是经过多年的经营，一些南方城市出现黑人商业区，如亚特兰大的奥本大街，涌现了一批黑人商人、律师、出版商等。在种族隔离政策下，他们的服务对象是黑人，所以他们与黑人社区有着密切联系。此外，黑人教育机构的出现，其教师及学生也成为一支潜在的政治力量。1867年亚特兰大大学成为亚特兰大第一所黑人大学，经过多年经营，逐渐发展有6个学院的亚特兰大大学中心，是全美最大的黑人高等教育中心，杜波易斯(W. E. B. DuBois)、马丁·路德·金、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等均在此校任过教或毕业于该校，该校成为培养日后民

Ronald H. Bayor, *op. cit.*, p.27.

Kenneth W. Goings and Raymond A. Mohl ed., *The New African American* (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 Inc., 1996), p.326.

权运动领袖的摇篮。所以该校被誉为吉姆·克劳法律体系下的“一块绿洲”。(3)黑人政治组织的涌现。黑人政治组织的建立最早可追溯到内战后的重建时期,但这些组织因缺乏财力、政治力量、黑人大众的支持等,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力。1910年成立的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简称NAACP)是最重要的黑人政治组织,但在20世纪的头30年里,对南方的种族主义政治也无能为力。30年代以后,罗斯福新政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联邦政府对种族问题的松动,使南方黑人政治组织得以发展。如亚特兰大同盟(Atlanta League),1946年经过3个月的努力,使亚特兰大黑人选民登记增长了3倍。50年代蒙戈马利市汽车罢乘后,南方民权运动组织更是层出不穷,如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Southern Christian Leadership Conference,简称SCLC)⁵,以及以南方黑人学生为主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

Melissa F. Greene, *The Temple Bombing*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Mass, 1996), p.96.

罗斯福在联邦政府内任命了百余名黑人官员,被称为“黑人内阁”,1941年又签署了重建时期以来第一个有关种族问题的行政命令,即行政命令8802号,成立了总统的公平雇佣委员会(Committee on Fair Employment, FEPC),要求从事政府合同及军工的企业、单位等禁止以种族为由给予工作歧视。

1955年12月亚拉巴马州蒙戈马利市(Montgomery)黑人妇女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拒绝在汽车上给白人让座,而遭被捕,从而引发了黑人长达381天的罢乘汽车运动,最后使得该市取消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政策,这也成为民权运动的起点。

5 SCLC创建于1957年初,总部设在亚特兰大,其主要成员来自黑人教会,马丁·路德·金为首任主席。SCLC提倡用非暴力手段取得种族平等,是民权运动的主要领导之一。SCLC现仍存在,主席为马丁·路德·金之子。

nating Committee ,简称 SNCC) ,更有要与民主党分庭抗礼的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Mississippi Freedom Democratic Party ,简称 MFDP) ,这些黑人政治组织在 50 - 60 年代中 ,起了重要作用 ,由于他们的工作 ,唤醒了黑人的政治意识 ,这在后文将详细论述。

三 民权运动促进了黑人政治意识的觉醒

自 1955 年 12 月蒙戈马利市黑人罢乘以来 ,民权运动在南方展开 ,运动初期以直接行动为主 ,即上街示威、静坐、罢乘等形式 ,要求打破公共设施的种族隔离 ,但随着运动的深入 ,民权运动领袖们已不能满足这些。1960 年 4 月 15 日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发起人之一埃拉·巴克(Ella Barker)在该委员成立大会上发表讲话 ,题目是“不仅仅为了汉堡包” ,指出学生们的运动是“挑战整个社会结构 ,而不仅仅是为了在餐馆里实行种族平等”。民权运动领袖们认为 ,为了巩固由“自由乘车”⁵、静坐、罢买等运动而获

SNCC 成立于 1960 年 4 月 ,当时南方各城市为打破公共场所种族隔离而开展了“静坐”运动。SNCC 是在 60 年代中领导了学生的大街示威活动以及边远地区的选举工作 ,该组织倾向激进 ,成员基本为学生 ,是“黑人力量”口号的首创者 ,后由于内部纷争 ,观点不一致 ,1970 年组织瓦解。

MFDP 密西西比州在民权运动中十分活跃 ,1964 年 4 月成立 MFDP ,目的是要挑战全部为白人的民主党 ,以取得席位参加当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该党主张参与民主党事务 ,推举黑人候选人 ,认为只有通过政治参与取得种族平等 ,才能造福黑人社会。

Harvard Sitkoff ,op.cit. ,p.92 .

- 5 自由乘车(Freedom Ride) ,1961 年 5 月 4 日 7 位黑人及 6 位白人示威者从华盛顿乘上灰狗长途车 ,目的地是密西西比首府杰克逊市 ,以此来打破汽车及候车室的种族隔离。当汽车行进到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蒙戈马利市等地时与当地白人发生冲突 ,不少示威者遭打受伤。但 4 个月后 ,州际汽车及候车室取消种族隔离。

得的成果,就必须建立黑人政治力量基础,以保障种族平等进程不被人为放慢,而黑人消除种族隔离的最好武器就是利用手中的选举权,因为现在还有不少强硬的种族隔离分子占居民选官员的职位,他们是垂死的种族隔离制度最后的鼓手,因此必须号召黑人选民注册,是民权组织的首要工作。

对于把选举工作作为工作重点,民权人士有着意见分歧,尤其是在以主张直接示威为主的“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内部。一些人反对从事选举工作,认为非暴力的直接示威应该作为该委员会的首要行动方针,坚持更多、更大规模的示威,以促使公共场所取消种族隔离,而选举工作收效慢,带不来什么新的引人注目的成果。但同时也有一部分赞同把工作重点转向选举,认为黑人参加选举,行使公民的权力,促使立法机构通过有利于黑人议案,从短期看,虽然选举不如示威活动那么显著,但最终更有建设意义。争论的结果,大家统一认识,认为选举是民权运动的一个方向,是由小规模的非暴力示威活动转化为取得种族和解而进行大规模政治斗争的一个机会。

对于民权组织将工作由直接上街示威转向动员黑人参加登记选民,肯尼迪政府起了推动作用,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用意。

“自由乘车”结束不久,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在1961年6月16日召集各民权组织“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种族平等大会”等代表开会,他强调选举是改变南方的关键,促使黑人注册登记选民远比上街示威意义深远的多,并且

SCLC 档案,Box138, Folder 21。

Harvard Sitkoff, *op. cit.*, p.115.

Clayborne Carson, *In struggle-SNCC and the Black Awakening of the 1960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39.

允诺民权组织的选举工作可得到私人基金会的财政资助,而且答应由联邦政府出面保护选民及民权运动工作者的安全。肯尼迪政府之所以支持民权运动的选举工作,原因是肯尼迪上台不久,南方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静坐示威运动,南方种族关系骤然紧张,出现了流血事件。肯尼迪政府认为与其在南方失控,还不如将民权运动引向选举,这总比上街示威要好的多,也不至于遭到白人的更多抵抗;另外,肯尼迪政府还有长远的考虑,就是不断增长的黑人选民有助于民主党在南方的势力,为下次选举作准备。

于是由“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种族平等大会”、“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等共同合作,在南方各州发动一场选举教育活动(Voter Education Project,简称VEP),由两个私人基金会斯特恩家族基金(Stern Family Fund)及泰克尼克和菲尔德基金会(Taconic and Field Foundation)出资87美万元支持该项目,时间为两年半,由总部设在亚特兰大的“南方地区委员会”作为行政管理机关,1962年4月该项目正式起动。

参加VEP的各个民权组织分别挑选不同的州,在边远地区开展了选举工作。之所以把选举工作的重点放在边远地区,不仅仅是这些地区选民注册率低,而且民权组织认为目前黑人通过选举控制州一级政府是不可能的,因为南方适龄选民最多的州密西西比也仅占总人数的36.1%,但是在南方黑人人口占多数的县却有137个,这些县均分布在边远地区,这是黑人政治力量的潜在之处。尽管在将工作重点是否转到选举上“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论极激烈,但也恰是这个组织最早开展选举工作,而且是在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等边远地区。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下称 SNCC)首先进入的是密西西比州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前文提到,密西西比州为阻止黑人参加选举,设置了种种阻碍,在三角洲地区更是严重。为白人工作的黑人可能因注册为选民而丢掉工作,黑人农民因注册,而被白人雇主逐出种植园,他们种的棉花没人收购,同时也买不到种子等必需品,不少黑人选民还会因此而失去政府的福利补助。如在三角洲地区的勒弗洛尔县(Leflore),100名黑人参加登记,被当地政府从救济名单去除,而佃农只有在每年4月至10月有工作,政府救济是余下几个月生活的来源。因此该县黑人人口占总人口64.6%,但选民人数却只占1.2%。更有甚者,一些黑人因参加选举而遭白人的枪杀。

在这种情况下,SNCC工作人员采取的方法就是,在当地黑人教会的帮助下,开始逐门挨户地访问黑人家庭,宣传公民的选举权力,告诉黑人选举可以给社区带来更好的学校,更多的工作机会,以获得公民应该有的权利,打消黑人的恐惧心里,然后就是伴随黑人去地方法院登记。

由于VEP首先是个教育项目,旨在用最有效的办法给选民以选举知识,然后参加登记。所以民权组织采取最常见的办法是开办学校,向选民传授如何回答文化测验中问题及如何填充登记表,然后更进一步向黑人宣传“选举与雇佣的关系”,“选举是美国公民的基本权力”等知识。有些边远地区,学员经过学习,有超过75%的学员去参加注册,而其中99%的人通过了考试。⁵

SNCC 档案,Box19, Folder 314.

SNCC 档案,Box21, Folder 355.

SCLC 档案,Box138, Folder 9.

5 SCLC 档案,Box140, Folder 17.

尽管如此,SNCC 工作人员的艰苦工作,相对于 VEP 资助的其他地区,密西西比成果并不显著。据统计,1962 年 4 月 1 日至 1963 年 12 月 31 日,在南方 11 州中,在 VEP 资助下民权组织共促使 32.7588 万位黑人登记成为选民,其中选民最多的州是德克萨斯,有 12.0590 万人,最少的是密西西比 3228 人,其他州为亚拉巴马 1.3487 万人,北卡罗来那 2.3323 万人,南卡罗来那 2.0727 万人,阿肯萨 8756 人,佛罗里达 3.7111 万人,佐治亚 4.6347 万人,路易斯安那 5899 人,田纳西 3.4243 万人,弗吉尼亚 1.3877 万人。密西西比成果不显著的原因在于白人的抵抗,白人用暴力抵制黑人行使公民权力,截至 1964 年夏天前,密西西比至少有 30 所住宅被炸,35 个教堂被烧毁,80 人被打,30 余次枪杀事件,6 个人被谋杀。

环境恶劣,但 SNCC 并没有放弃在密西西比工作,它与密西西比联盟组织理事会(Mississippi Council of Federated Organization,简称 COFO)合作,再次在密西西比掀起一场运动。1964 年初,SNCC 与 COFO 酝酿在同年夏天在密西西比开展“自由学校”运动。“自由学校”拟开办 6 周,对象是高中学生,学校向孩子们传授教育文化知识,引导他们养成自由思考习惯,为全州范围内的青年运动奠定基础。开办学校急需师资,SNCC 与 COFO 倾向于从北方的大学中招募白人学生,原因是他们认为密西西比州当局不敢对这些学生下手,全国舆论也不能容忍对白人学生的残害,尤其这些学生来自名校,出身中产阶级。⁵

SCLC 档案,Box138,Folder 15.

Harvard Sitkoff,op.cit.,p.123.

SCLC 档案,Box141,Folder 11.

5 Harvard Sitkoff,op.cit.,p.98.

“密西西比自由夏天”在 1964 年 6 月 13 日拉开序幕,第一批近 300 名志愿者在俄亥俄的牛津女子大学接受 2 周培训后,前往密西西比任教,这些学生大部分来自新英格兰地区的大学,一半以上为白人,且都为第一次去南方。SNCC 主席约翰·刘易斯(John Lewis)说,“密西西比自由夏天计划成功与否依靠美国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抵制密西西比及整个南方自由的势力”。

“自由学校”在密西西比的城市及乡村展开,教堂、私人住宅、庭院都成了学校的校舍。对于白人志愿者的到来,密西西比的黑人有一定的戒备心理,一名白人志愿者寄住在黑人家里,但她从未与这家的男主人坐在同一张桌子边,经过多次说服,男主人平生第一次与一位白人妇女同桌交谈,他还有些不知所措。不过白人志愿者对黑人的支持还是非常感慨,一些黑人家庭冒着丢掉工作,房屋被毁的危险,给志愿者提供食宿,并给予保护。

“密西西比自由夏天”是短暂的,但它唤醒了密西西比,尤其其边远地区黑人政治意识,直到 1964 年,密西西比边远地区黑人说,“我从来不知道我们黑人能投票”。

在以青年学生为首的 SNCC 在密西西比边远地区开展逐户宣传工作的同时,以宗教人士为主的“南方基督教领导大会”(下称 SCLC)也展开了自己有特色的选举工作,SCLC 把工作重点放在公民教育上,也就是成人领导培训。他们认为,尽管这种教育可能比直接游说选民,确保他们参加登记,收效要缓慢,成果也不明显,但从长期而言,意义及回报更大。⁵ SCLC 活动分为二个方面,一方

SNCC : The Student Voice , Vol.5 , No.13 , 1964 年 6 月 2 日。

Harvard Sifkoff ,op.cit. , p.116 .

SNCC , The Student Voice , Vol.5 , No.12 , 1964 年 5 月 26 日。

5 SCLC 档案 ,Box136 , Folder 28 .

面是培训黑人社区领导 ,内容为社区问题、公民基本知识、选举教育等。另一方面是针对南方文化水平低的现状 ,公民教育也对文盲公民进行扫盲。

SCLC 从 1957 年就已经开始开办公民学校 ,这是所成人夜校 ,教授内容为公民责任、读写技巧、选举知识等。经过这种 3 个月的培训 ,学员不仅能成功地注册选民 ,而且可以有效地处理社区事务。1961 年以后 ,SCLC 开展大规模的公民教育工作。

公民学校分为两种 :一种是建立培训基地 ,培养社区干部 ,结束学习后 ,回当地开展工作。如 1963 年 6 月至 1964 年 6 月 ,共培训 502 名社区干部 ,经过这些学员的努力 ,使得 2.5962 万名黑人登记为选民。另一种就是由 SCLC 工作人员深入当地 ,就地办学。1963 年 3 月 SCLC 公民学校为密西西比三角洲的格林伍德县培养师资 ,当地情况劣恶 ,公民学校无法开夜校 ,学员们只能在结束工作后立即来上课 ,最后有 8 人完成了预期的学习。

SCLC 主持公民教育的安德鲁·J·杨(Andrew J. Young)认为该项目为 SCLC 的其他工作奠定基础 ,与其他民权组织也有很好的配合 ,“在密西西比 ,你很难区分各种项目 ,人们不知这是公民学校 ,那是 COFO 项目。”⁵ SCLC 也为其他组织培训了工作人员。

必须提到的是 ,SCLC 在其他民权组织对选举丧失兴致后 ,仍致力于公民教育。1965 年当《选举权法》提交国会讨论 ,SCLC 立刻意识到 ,若该法案通过 ,将对南方政治起重大影响 ,在一些地区黑人有可能当选为州议员、县委员会委员或市委员会委员等职 ,于

SCLC 档案 ,Box136 , Folder 27.

SCLC 档案 ,Box137 , Folder 2.

SCLC 档案 ,Box141 , Folder 7.

5 SCLC 档案 ,Box136 , Folder 14.

是在 1965 年夏天 SCLC 在南方的 6 个州开展了社区组织和政治教育项目(Summer Community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ogram ,简称 SCOPE) ,有 1200 名工作人员深入 6 个州 ,主要是针对“黑带”县 ,开设公民教育课程 ,SCLC 认为黑人候选人落选原因是在许多黑人社区缺乏政治教育 ,而导致黑人在教育、工作、住房、工资、司法等遭受不平等 ,因此急需对黑人进行公民政治教育。在短短的夏天的几个月中 ,就有 102.6457 万位黑人参加 SCOPE 学习 ,近 7 万人尝试登记 ,其中 4.9302 万人成为选民。SCLC 的公民教育的另一个结果就是 ,使一些南方白人开始通过融合方式 ,达到种族和解。

上述的 SNCC 及 SCLC 等民权组织的实地工作 ,对唤醒黑人的政治意识、积极参政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民权运动的工作成果在以后几年选举中明显得到体现 ,而且民权运动也为日后黑人民选官员提供了锻炼机会与场所。SNCC 主席 ,后来当选为国会众议员的约翰·刘易斯以自己经历说明 ,许多黑人民选官员都经历过民权运动的洗礼。

此外 ,我们还提到“黑人力量”(Black Power) ,这是 SNCC 主席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在 1966 年提出的激进口号 ,要求黑人起来为自己解放而奋斗 ,而不能等待白人的“恩赐” ,这实际上是放弃“非暴力”理论 ,鼓励黑人使用武力。SNCC 之所以提出这个口号 ,是因为该组织长期致力于密西西比边远地区的工作 ,遭到太多的白人抵抗及暴力 ,使他们最终放弃“非暴力”

SCLC 档案 ,Box166 , Folder 24.

SCLC 档案 ,Box169 , Folder 15.

Steven F. Lawson , *Running for Freedom , Civil Rights and Black Politics in America Since 1941* , p.143.

信念，对联邦政府的信念及“美国梦”。对于“黑人力量”有两层理解，消极方面，它鼓励暴力，对60年代城市暴乱有一定的影响，它不主张种族和解，卡迈克尔任SNCC主席期间，把SNCC内部的白人工作人员都驱除了，从而失去一批自由派白人的支持。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有一定积极意义，因为它鼓励黑人恢复非洲文化传统、民族自豪感，同时也使黑人政治觉醒进入了新的层次。如在密西西比，“黑人力量”促使黑人注册登记为选民及竞选公职，促进黑人团结，寻求政治力量。

四 《1965年选举权法》及南方白人的抵抗

1964年国会通过《民权法案》，宣布在公共设施如餐馆、车站、旅馆等实行种族隔离是违法的，另外也不得以种族、肤色、宗教、性别、国籍为由在雇佣上给予歧视，同时也保护公民的选举权。尽管《民权法案》在美国历史上意义重大，但它并没有去除南方黑人参加投票的阻碍。直到1965年8月，国会通过《选举权法》，明文规定废除文化考试，并授权联邦政府官员到南方监督投票。这才以立法的形式，给予了黑人选举权。

《选举权法》之所以能通过，原因在于，一是60年代的大环境。1963年夏天华盛顿黑人大游行后，进行的舆论抽查，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解决种族问题。在《选举权法》提交国会前，盖洛普的调查是，全国有76%的人赞成该法案，南方是49%人赞成，37%人

Harvard Sitkoff ,op.cit. ,p.120.

Frank R. Parker ,op.cit. ,p.68.

1964年国会通过第24修正案，宣布联邦选举中收取人头税违法，1966年最高法院判定，在所有选举中取消人头税。

反对,来自路易斯安那州民主党众议员黑尔·博格斯(Hale Boggs)认为他之所以支持该法,因为他相信基本选举权是美国自由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其二,民权运动的压力。1964年林登·约翰逊以获得61%的选票取胜,其中获得了94%的黑人选票,如果没有黑人的支持,民主党就不可能在阿肯色、佛罗里达、田纳西及弗吉尼亚获胜。民权运动领袖用意明显,民主党从黑人投票获得好处,现在是回报的时候了。为了能推动《选举权法》的通过,马丁·路德·金等民权运动领袖在1965年3月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市举行了空前示威游行,队伍与警察发生了冲突。3月15日约翰逊发表讲话,承认黑人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大家必须克服这种不公正。2天后他将《民权法案》提交国会。民权运动的压力推动国会通过了该法案。其三,约翰逊个人因素。约翰逊来自南方,但他对种族问题温和。1957年8月,当他作为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时,极力促成了国会自重建时期以来的第一个民权法案。其个人因素对《选举权法》的通过也起了一定作用。

《选举权法》从法律上扫清了黑人投票的阻碍,但南方的白人统治者也不会轻易将政治舞台让与黑人,而是想尽一切办法阻止黑人参加投票,过去明目张胆的手法是不行了,于是就采取改头换面的办法,其中包括:

(1)重新划分国会选区。通过重新划分选区,防止在某一选区黑人成为多数,选出自己的国会议员。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地区,前文提到三角洲地区是典型的“黑带”,黑人人口占多数。1965年选举权法出台后,密西西比害怕在此区黑人议员有可能脱颖而出,从1880年起,密西西比还没有选出过黑人议

员。1956 年以前,三角洲属于一个国会选区,即第 3 选区,黑人占人口的 59%,1962 年国会选区重新划分,第 3 选区与第 2 选区合并,成为新的第 2 选区,这个选区黑人人口为 60%,1966 年的选区划分,尽管州的众、参院所提方案不同,但目标一致,即肢解三角洲地区,使任何一个选区不出现黑人占多数的局面,把黑人的投票影响降低到最小限度。最后的结果是,把三角洲地区肢解,分别并入三个国会选区,其中只有一个选区黑人有微弱多数,即 51.36%,但该区白人适龄选民及注册选民均占多数,这样密西西比全州的五个国会选区内没有一个是黑人人口占多数的,使得黑人很难选出自己的国会议员。

(2)为了防止黑人进入州一级立法机构,重新划分州议会选区,把黑人占多数人口地区与白人占多数人口合并成为一个选举单位,防止黑人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选举出自己的州议员,弗吉尼亚州议会将 5 个黑人占多数的县,分别与一个白人多数的地区合并成为一个选区,这样也就避免有黑人占多数的选区了。新奥尔良市 1970 - 1980 年间,黑人人口从 45% 增到 55%,但以黑人人口为多数的选区却从 11 个降到 7 个,而白人为主的选区从 7 个增到 8 个。1965 年前,密西西比州众议员共有 122 名,从 82 个选区选出,经重新划分后,82 个选区降为 72 个,原因就是选区原多为单一县,现在进行合并,有的选区成为二个县合并而成的。

(3)改变选举方法及选举规则。最明显的例子发生在密西西比州。该州成立了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黑人向白人发起了政治

Frank R. Parker ,*op.cit.* , p.47 .

Margaret Edds , *Free at last , what Really Happened when Civil Rights Came to Southern Politics* (Maryland : Adler & Adler , Publisher Inc. ,1987) , p.22 .

挑战。1966年密西西比州议会通过修正案,对选举规则加以提高,如独立参选人的选民提名书人数增加了10倍,每个选民必须亲自书写提名书,不得连署,有效签名书的认证需由县法院人员完成(基本为白人)等等,无疑增加了黑人竞选的困难。

(4)城市兼并(annexation)。由于郊区的发展,白人逐渐迁往郊区,城市黑人人口急骤上升,这成为白人的忧患之一。于是就有了城市兼并,通过兼并附近的郊区,这绝大多数是白人居住区,由此而带来了大批白人选民,成为有效消除黑人投票影响的办法。如弗吉尼亚的里士满市,1969年的兼并,大批白人居民的并入,使得一夜间黑人由多数人口变为了少数人口,城市扩大了23英亩,并入了4.3000万个白人,4000个黑人,使得城市黑人人口比例从52%降到了42%。亚特兰大的例子也有一定代表性,随着亚特兰大人口中黑人比例增加,市政府一再希望能通过城市兼并,扩充白人人口。尤其60年代中期,黑人人口比例已近40%,当时就准备将城北的白人郊区并入,认为这是平衡黑、白人口的唯一办法。尽管是打着增加税收及城市发展的旗号,但实际上是种族问题,是白人统治者害怕黑人有可能在6年内成为城市的多数人口。甚至1973年亚特兰大有了第一位黑人市长后,兼并问题仍在讨论。当地报纸的评论是,“种族及黑人有可能控制这个佐治亚州州府的这个事实,是扩大亚特兰大市边界的主要、明了的原因”,“所有的各种提案都是打算立即消弱黑人的投票力量。”⁵

以上几种方法,都是利用立法的手段来阻止黑人投票、参政,

Margaret Edds ,op.cit. , p.21 .

David R. Goldfield ,op.cit. , p.186 .

Ronald Bayor ,op.cit. , p.87 .

5 Ronald Bayor ,op.cit. , p.91 .

抵消黑人的投票影响。除此之外,更有些直接的办法阻止黑人投票,如故意给黑人选民制造人为麻烦,如改变投票地点却用不显著通告通知或甚至不通知,减少黑人居住区投票点。在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太阳花县,为阻止黑人投票,白人农场主在选举当日,故意延长工作时间,使得黑人赶不上选举。当然传统的暴力手段还经常在南方发生。1975年美国人权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尽管密西西比的政治气氛已有改善,但用暴力反对黑人涉足政治的事还屡屡发生”,从事登记选民工作人员也认为恐惧仍是黑人注册的最大阻碍。

但是,不管是公开的,“合法”的,或者是暴力恐吓,都不能阻止黑人走上政治舞台的脚步,因为民权运动后,黑人参政已成为历史潮流。

五 “摘棉花的手最终选出了总统”, 黑人参政的积极成果

亚特兰大的第一位黑人市长梅那德·杰克逊(Maynard Jackson)曾经说过,现在如果谁还在大街上寻找民权运动的话,就大错特错了,70年代的民权运动就是参与政治。自从1954年最高法院裁定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⁵以来,黑人的生活开始发生

David R. Goldfield ,op.cit. , p.184 .

1976年吉米·卡特竞选总统时,在选举日,当得知卡特失去了西部的选票,卡特的黑人高级顾问安德鲁·杨认为卡特成功与否就靠密西西比的选票了。当他得知密西西比投了卡特的票后,感慨地说,“摘棉花的手最终选出了总统”。

Harvard Sitkoff ,op.cit. , p.229 .

5 堪萨斯州黑人居民奥利佛·布朗(Oliver Brown)不满种族隔离的教育制度,提出起诉,1954年最高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裁定,认为种族隔离教育制度违宪,予以废除。

变革,尤其是拥有选举权,及当选公职后,曾任国会众议员,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亚特兰大市长的安德鲁·杨说,“尽管蒙哥马利罢乘及1964年民权法案有助于消除吉姆·克劳法律体系,但没有对南方政治体制提出挑战,相对于1965年选举权法作用就小多了,该法给黑人参政提供了途径”。因此1965年选举权法生效后,有三个方面的积极成果。

(1)南方黑人投票率骤增,黑人当选公职人数增加。

表一是1944-1964年,南方黑人选民的注册率,1964年时的平均数只有43.1%。

1944 - 1964 年南方黑人选民注册率(表一)

	1940 (%)	1947 (%)	1952 (%)	1960 (%)	1962 (%)	1964 (%)
亚拉巴马	0.4	1.2	5.0	13.7	13.4	23.0
阿肯色	1.5	17.3	27.0	37.3	34.0	49.3
佛罗里达	5.7	15.4	33.0	38.9	36.8	63.8
佐治亚	3.0	18.8	23.0	29.3	26.7	44.0
路易斯安那	0.5	2.6	25.0	30.9	27.8	32.0
密西西比	0.4	0.9	4.0	5.2	5.3	6.7
北卡罗来纳	7.1	15.2	18.0	38.1	35.8	46.8
南卡罗来纳	0.8	13.0	20.0	15.6	22.9	38.7
田纳西	6.5	25.8	27.0	58.9	49.8	69.4
德克萨斯	5.6	18.5	31.0	34.9	37.3	57.7
弗吉尼亚	4.1	13.2	16.0	22.8	24.0	45.7
总计	3.0	12.0	20.0	29.1	29.4	43.1

Steven F. Lawson, *In Pursuit of Power: Southern Blacks and Electoral Politics, 1965 - 1982*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5), p.225.

Steven F. Lawson, *Running for Freedom, Civil Rights and Politics in America Since 1941*, p.85.

但是从表二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出,1965年以后,黑人选民注册率已大幅提高,1984年时平均为58.5%,尤其是密西西比,从1964年的6.7%上升到68.2%。

1968 - 1984 年南方黑人选民注册率(表二)

	1968 (%)	1976 (%)	1980 (%)	1982 (%)	1984 (%)
亚拉巴马	56.7	58.4	55.8	69.7	69.2
阿肯色	67.5	94.0	57.2	63.9	60.9
佛罗里达	62.1	61.1	58.3	59.7	55.5
佐治亚	56.1	74.8	48.6	50.4	49.8
路易斯安那	59.3	63.0	60.7	61.1	62.5
密西西比	54.4	60.7	62.3	64.2	68.5
北卡罗来纳	55.3	54.8	51.3	50.9	59.7
南卡罗来纳	50.8	56.5	53.7	53.9	49.8
田纳西	72.8	66.4	64.0	66.1	67.1
德克萨斯	83.1	65.0	56.0	49.5	59.1
弗吉尼亚	58.4	54.7	53.2	49.5	50.7
总计	62.0	63.1	55.8	56.5	58.5

表三通过同时期白人、黑人选民投票率比较,到1982年时,黑人投票率已接近白人(57.7% 69.9%)。

当然黑人投票整体是提高了,但黑人穷人投票率偏低,而中产阶级投票率高,而且高于同等水平的白人。

黑人投票增加,最显著的结果就是黑人的民选官员人数大大

增加了。就南方而言,1965年时不足百人,1970年为500人,1975年为1600人,1980年为2500人;就全国而言,1965年时300人,1970年1400人,1975年3000人,1980年4700人。到70年代末,全国已有18位黑人国会议员,相对以前,有了很大变化,因为1901-1928年28年间无黑人议员,1928年以后的15年间有过一位黑人议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54年间,有过2位黑人议员,另外就是1970年国会成立了黑入党团(black caucus)。同时一些边远地区也发生了变化,如亚拉巴马州的朗兹(Lowndes)县,1965年没有一个黑人选民,到80年代黑人选民占全部选民的80%,黑人当上了县的治安官(Sheriff)、学监,并在县委员会、学区理事会中占了多数。

(2)在南方一些地区,尤其是大都市,白人、黑人开始结成政治联盟,这有利于缓和种族关系。

南方部分州黑人、白人投票率(表三)

	1964 (%)		1982 (%)	
	黑人	白人	黑人	白人
亚拉巴马	22.8	68.4	57.7	79.4
佐治亚	44.1	65.8	51.9	66.8
路易斯安那	31.7	79.7	68.5	71.9
密西西比	6.7	70.2	75.8	90.6
北卡罗来纳	46.8	92.5	43.6	65.5
南卡罗来纳	38.8	78.5	53.3	55.0
弗吉尼亚	29.1	50.1	53.6	58.3
总计	31.4	72.1	57.7	69.9

Harvard Sitkoff, *op. cit.*, p.229.

Steven F. Lawson, *In Pursuit of Power: Southern Blacks and Electoral Politics, 1965 - 1982*, p.297.

就目前而言,南方对种族问题持极端立场的人已为少数,越来越多的人认同种族融合。1999年抽样调查,56%南方白人赞同种族融合,而1991年这个数字只有47%。这种社会环境利于黑人、白人在竞选中结盟,而这种结盟又有利于缓和种族关系。这种趋势出现在80年代以后,新一代黑人官员的出现,他们与以前第一批黑人官员不同,他们没有参加过民权运动,他们的竞选口号与方针也不同,这使他们赢得了不少白人选票。如哈维·格兰特(Harvey Grantt)1983年当选为白人人口占70%的北卡罗来纳夏洛特市市长,以及1985年道格·威尔德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副州长,1990年成为州长,这是自重建时期以来第一位黑人州长,弗吉尼亚黑人人口1985年时仅占18%。

黑人候选人之所以能获得白人选票,原因有二,其一是他们主张种族和解,致力于整个地区的发展,而不是将眼光钉在黑人社区上。如哈维·格兰特主张政策的出发点是全市,如提倡市区发展,发展公共交通、增加收入税等,实际上是有利于黑人的,因为如市区发展,最大受益者是住在附近的黑人家庭,公共交通发展有利于黑人在郊区找到工作,提高收入税来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比提高零售税更有利于黑人。格兰特并没有直接涉及种族,但实际使黑人受惠,而这种政策容易为白人接受。道格·威尔德第一次当选副州长时,赢得了44%白人选票,他在种族问题上持温和态度,如他拒绝杰西·杰克逊等黑人领袖来弗吉尼亚助选。当地人对他的评论是,威尔德是位老练的政治家,当种族问题可以利用时,就会打“种

The Atlanta Journal and Constitution, July 16, 1999.

在道格·威尔德当选副州长前,只有在南卡罗来那1870年,路易斯安那1871年有过黑人副州长。1874年密西西比布兰奇·布鲁斯(Blanche Bruce)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参议员。

族牌”。其二得到白人支持的黑人候选人大多是出类拔萃的,如格兰特是南卡罗来纳克莱门森大学第一位黑人学生,毕业后到夏洛特市,成为该市第一位黑人建筑师,以后又去麻省理工学院深造,获得硕士学位,然后返回夏洛特市成立了一家设计行,以后又改行从政。威尔德是位律师,毕业于霍华德大学(Howard University),1969年成为弗吉尼亚自20年代以来第一位黑人州参议员,15年的参议员经历为他后来成为副州长、州长打下了良好基础。

由此而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即黑人与白人在政治上的结盟意味着什么?从历史的作用看,这是个进步。正如一位成功的黑人官员所说,这种结盟起点是政治,但最终是为了融合,人们看待对方不再是以白或黑肤色,而是作为人了。

(3)一批同情黑人的白人当选。吉米·卡特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卡特出生于佐治亚州南部,他对种族问题一直比较温和,50年代中期曾拒绝家乡的白人市民理事会(种族主义组织),而使他的花生业蒙受经济损失。1971年他当选为佐治亚州州长,在就职仪式上他说,“……种族歧视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穷人、边远地区的人们、黑人不应该再承受被剥夺教育、工作、公正机会的负担了,”⁵他这种态度,使得他在1976年总统竞选中,获得了94%的黑人选票,使得他在南方除弗尼吉亚外其余各州均获胜,而当年的黑人投票率也创历史记录,达64%。卡特在任内也做了一些有利

Margaret Edds ,op.cit. , p.220 .

Margaret Edds ,op.cit. , p.187 .

Jimmy Carter , Turning Point , A candidate , A State and A Nation Come of Age (New York : Time books ,1992 .) , p.23 .

5 In Pursuit of Power , p.255 .

Ibid. , p.255 .

于黑人的事,如任命了一些黑人内阁成员等。当然卡特也不是黑人参加投票的唯一受益者。上述黑人积极投票、积极参政,同时也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1)由于黑人官员的当选,他们上任后,对黑人社区发展、黑人状况的改善起了一定作用。以亚特兰大为例,亚特兰大在南方城市中比较特殊,黑人势力一直比较强大,尤其是黑人中产阶级。1986年市委员会有18名成员,黑人占了11位,亚特兰大被称为黑人的“麦加”。1973年梅那德·杰克逊成为亚特兰大第一任黑人市长,上台后致力于黑人社区的改善。1973年市的合同仅有1%给予了少数族裔,而1984年这个数字已上升到31%,1985年《黑人企业》(Black Enterprise)杂志评出黑人百强企业榜中,有7家在亚特兰大,1980年年薪超过5万的黑人比例,亚特兰大超过南方其他城市。杰克逊作为市长,曾大刀阔斧改革,比较激进,如他声称若黑人公司得不到新国际机场的合同,他宁愿推迟开工,他还以撤走市资金为挟,要求一些银行至少在其董事会任命1或2名黑人。1999年夏天亚特兰大在为是否结束“肯定性行动计划”而争吵不休时,杰克逊已离职多年,他与现任市长比尔·坎贝尔(Bill Camebell)一起,表示支持“肯定性行动”,寻求将市合同34%给予少数族裔。如果亚特兰大的种族关系比较温和的话,亚拉巴马州伯明翰市则是另一种情况了。马丁·路德·金曾认为50-60年代的伯明翰市是全美种族隔离最严重的城市。⁵1979年理查德·阿林顿(Richard Arrington),一个佃农的儿子,动物学博士成为该

Margaret Edds ,op.cit. , p.53 .

Ibid. , p.54 .

The Atlanta Journal and Constitution , Sept. 8 , 1999 .

5 David R. Goldfield ,op.cit. , p.126 .

市的首位黑人市长,在他当政的20年中(他于1999年夏退休),他不仅使黑人经济有所发展,而且缓和了紧张的种族关系。阿林顿上台后,大力推进黑人的雇佣率。伯明翰市警察局,1966年才有第一位黑人警官,而到了1981年黑人警官已占总数的13%。另外就是将市政合同更多地给予黑人公司,70年代中期仅有15%公共项目给予少数族裔公司,金额不足千元。而1999年夏他离任时,给予黑人公司的市政项目总额已超过数百万美元,黑人在市委员会中也占了多数。他还自称在任期内,在黑人社区、白人社区之间“建立桥梁”,使得伯明翰的种族关系趋于缓和。

总之,由于黑人官员的当政,他们或多或少都能造福于黑人社区,但由于其他因素的制约,这种作用也不能夸大,这在后文中还将叙述。

(2)南方的政治气候开始发生变化。原来在种族问题上持极端立场的人也不得不改变态度,以适应新形势。亚拉巴马州长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在50-60年代,曾公开发誓,“种族隔离制度永存”,但到1983年他最后一任期里,他的州政府班子里有25.4%的黑人,1970年仅有2%。1985年3月,在塞尔马市游行20周年之际,他在州长官邸接待了杰西·杰克逊,杰克逊惊奇地发现,华莱士的态度、举止都发生了变化。由于华莱士在70年代任期内增加黑人州官员以及改善黑人工作、教育条件,使得他在1982年州长竞选中,获得了黑人30%的支持率,而这些选票来自60年代屡遭种族暴力的“黑带”地区。因此60年代以来,南方政

The Atlanta Journal and Constitution, July 16, 1999.

Ibid., July 20, 1999.

David R. Goldfield, op.cit., p.232.

治发生了很大变化 ,SNCC 前主席 现国会众议员约翰·刘易斯说 ,“这种变化如此深远 ,使得你能看到及感到不同的政治气氛 ,人们更开放 ,更有希望 ,《选举权法》解放了黑人 ,也解放了白人 ,尤其解放了白人政客”。

(3)就全国而言 ,南方是全国最大的区 ,在总统选举时 ,拥有总数 1/4 的选举人票 ,因此而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1964 年林登·约翰逊 ,1976 年吉米·卡特几乎是横扫南方。由于《选举权法》生效 ,黑人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从总的讲 ,黑人选民注册率是提高许多了 ,但相对于白人来讲 ,还是低于白人。另外 ,黑人也开始参与民主党内事务 ,以黑人参加民主党全国大会为例 ,1964 年 ,黑人代表仅占全部总数 2% ,1968 年为 6.7% ,1972 年已上升为 14.6% ,其中密西西比州比率最高 ,占 56% ,路易斯安那为 28.3% ,南卡罗来纳 34.4% ,田纳西 32.7% ,佐治亚 30.1% ,弗吉尼亚 28.3% ,北卡罗来纳 20.3%。尤其是 70 年代以后 ,共和党在南方向民主党发起挑战 ,民主党在南方的垄断地位开始动摇 ,所以黑人的力量成为民主党的一支重要力量。

总之 ,民权运动以后 ,黑人积极参政 ,打破了白人垄断政治的坚冰。约翰·刘易斯说 ,“如果马丁·路德·金活到今天 ,他也会感到欣慰的 ,静坐、罢乘、游行 ,等等一切 ,但底线是选举”。

六 黑人政治力量的兴起并不意味着 种族主义已在南方消失

前面叙述了自民权运动以来南方黑人政治意识觉醒 ,参政热

Margaret Edds ,op.cit. ,p.25 .

In Pursuit of Power ,pp.192 - 195 .

Running for Freedom ,p.196 .

情高涨 ,投票率及黑人担任公职数量都有了明显提高 ,包括一些前民权领袖安德鲁·杨及约翰·刘易斯等对这一变化持乐观态度 ,但对南方整体讲 ,我们必须看到 :

(1)黑人当选公职从绝对值上讲增加了不少 ,但相对黑人人口 ,比例还是偏低的。1982 年时 ,南方的州议会总共有 127 名黑人 ,占总数的 7% ,而同年黑人人口占全部南方人口的 20%。黑人在 1980 年时 ,在南方各州中比例不等 ,见表四。

黑人在南方各州人口中占的比例(表四)

	1950 (%)	1980 (%)
密西西比	45	35
南卡罗来纳	39	30
路易斯安那	33	29
佐治亚	31	27
亚拉巴马	32	26
北卡罗来纳	27	22
弗吉尼亚	22	19
阿肯色	22	16
田纳西	16	16
佛罗里达	22	14
德克萨斯	13	12

与白人相比 ,黑人每 1 万人才有 1 个民选官员 ,而白人是每万人为 16 个 ; (2)黑人民选官员地区分布不平衡 ,多集中在大城市

Earl Black and Merle Black ,op.cit. ,p.147 .

Ibid. ,p.13 .

In Pursuit of Power ,p.264 .

或“黑带”地区。1982年时南方民选官员共有2601人,分布在南方的1147个县,平均每县仅有2.3名,将黑人人口不足3%的地区抛开,南方仍有47%的县无黑人官员,仅有1/5的南方县有5个以上黑人官员,超过8个以上官员的县不到8%。南方边远地区,变化十分缓慢。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的太阳花县,到80年代,也就是《选举权法》生效20年后,该县仍是白人的天下,黑人占人口总数的60%以上,但县委员会委员中却没一个黑人。埃奇菲尔德县也有50%以上黑人人口,直到1984年,才有3名黑人进入县委员会;(3)从黑人占据的职位看,尽管威尔德曾在1990年赢得过一任弗吉尼亚州长职位,但这是唯一一例,黑人目前得到州一级职位还是有一定难度,另外至今南方还未出过黑人国会参议员。所以现在黑人官员主要是分布在南方政府机构、学区委员会,及县委员会等,这都远离决策机构。

1961 - 1987 年白人、黑人中等收入家庭比较(表五)

年份	白人 (\$)	黑人 (\$)	黑人占白人收入比例 (%)
1960	5 835	3 230	55.4
1965	7 251	3 993	55.1
1970	10 236	6 279	61.3
1975	14 268	8 779	61.5
1980	21 904	12 674	57.9
1985	29 152	16 786	57.7
1987	32 274	18 098	56.1

而使黑人现在政治上仍处弱势的原因,主要是民权运动后,南方经历了革命性的变革,白人再不能公开抵制黑人行使公民权了,但传统势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的,克服种族主义是个漫长的历史阶段。此外还有三个因素导致黑人在政治上仍处弱势:(1)经济上的弱势。曾任 SCLC 主席的民权领袖约瑟夫·洛厄里(Joseph Lowery)说,黑人争取政治平等的斗争许多方面是取得了胜利,但经济平等仍是另一回事儿。而经济上的弱势必定造成政治上的弱势。尽管南方一些主要城市有了黑人市长,但他们缺乏足够经济资源,使黑人生活环境得到显著改善。70 年代时黑人的贫困率已从 41% 降到 30%,但与白人的收入差距仍很明显,见表五。

(2)黑人民选官员的局限性。黑人对自己选出来的官员希望很大,如佐治亚州的一名黑人州议员认为,“黑人议员比白人任务艰巨多了,因为黑人要求他们比白人多多了,他们希望我们能改变世界”。但实际上是不可能。黑人官员从数量上是少数,他们必须与白人政客及商人合作,才能发挥作用,这样就局限了他们的作用。另外,黑人官员一般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有一定阶级局限性。如亚特兰大黑人市长杰克逊 1977 年就解雇了 900 个罢工工人。民权领袖之一朱利安·邦德在 1970 年中期批评黑人官员,认为他们比白人同僚也好不了哪儿去⁵。当然邦德有些过激,毕竟黑人官员对黑人社区的改善起了一定作用。(3)黑人的黑奴历史及少数族裔地位。黑奴制在美国结束已有 150 年,但其在南方的影响

Margaret Edds ,op.cit. , p.16 .

Running for Freedom , p.262 .

David R. Goldfield ,op.cit. , p.191 .

5 Ibid. , p. 192 .

仍在作怪,如1999年夏天以来,南卡罗来纳黑人要求将南方邦联旗从州议会楼顶上取下,遭到州议会反对,黑人认为邦联旗意味着黑奴制,而州议会认为旧旗帜仅是为怀念为战争献身的先人。旗帜风波实际反映了种族主义在南方仍有市场。相对而言,大城市,经济发达,教育水平相对高的地区,种族关系相对缓和,白人愿意与黑人分享政权,在边远地区,如密西西比三角洲地区,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白人仍是一统天下。另外,南方尽管是黑人集中地区,但仍是少数族裔,而且人口呈下降趋势,黑人人口最多的州也仅为40%,这也是黑人很难成为州长原因之一。

总之,民权运动以后,黑人的政治地位已明显改善,但做到真正当家作主还相差很远。

姬虹: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评《中国知识分子的美观 (1943 - 1953)》

阎卫民

复旦大学的张济顺博士最近出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美观(1943 - 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4 月第 1 版)一书,运用后殖民理论对 1943 - 1953 年历史大转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美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全书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美观与其政治认同、其所受到的权力制约、其所处的时代文化和建国后“一边倒”的战略格局四个角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美观作了缜密的分析,相当全面、准确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美观的丰富内涵。

在“导论”中作者阐明了本书的宗旨:“我希望笔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美观,不再是我的主观臆想、也不再是某种价值裁定的概念的产物,而是血肉之躯的思想、情感与精神的真正体现”。(见该书第 3 页,以下只注页码)作者对其理论工具——后殖民理论——的使用范围作了严格的限定:“它只能针对着战后世界和中美关系的某些后殖民征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美观中作一定范围内的理论设问。”(第 15 页)与后殖民理论相对应,“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因素”也成为作者分析知识分子美观的一个重要角度,后殖民语境下的权力分析由此也成为本书一个突出的特点。

作者首先从政治认同的角度,对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及由此

对其美国观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作者认为：从华盛顿会议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分成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两大基本类型。前者从马列主义出发，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并由此同美国的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文化彻底决裂。后者则真诚信奉美式自由主义及其政治文化，甚至美国在现实国际政治中的形象越来越变为“干涉者”的形象时，也依然对美式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充满向往。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引出了她在本书中一再提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困惑：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取向之间的共生和冲突。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站稳了“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完整始终是百年来中国革命的头等主题”（第47页）的基本立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试图将“民族独立”与“十足地道的民主”并取，小心翼翼地避免美苏之间的任何一边倒，企图将美苏两种对立的体制和文化加以调和，走一条既有“经济民主”又有“政治民主”的第三条道路。现实的政治风云很难允许他们做这种试验，他们自己也在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取向的冲突之中日益发生着深刻的分裂。

从权力运作的角度，作者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分成了三种类型：第一类“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为权力所异化，他们的美国观由其地位和对权力的认同所决定。”（第67页）作者以步入民国权力中心的留美学生群体如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等为例，辛辣地点明他们公开亲美的目的只不过是“尽力争取美援而避开美国的控制”，自己像美国人那样富有，但仍需要占有中国的全部权力。（第69页）第二类知识分子如胡适、蒋廷黻等“既与现政权若即若离，不想事事苟同，又企图‘捍卫’自己的美国认同以及美国知识的‘纯正性’，他们在权力与知识之间寻找着夹缝，其结果往往又落入权力的陷阱”。（第81页）这类知识分子处于社会中心权力的半边缘状态，在理念上也完全接受了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对美国政治文化有着高度认同。在美国霸权主义激发起来的日益强大的反美政治思潮和反美运动中，他们的特殊身份和执着信念决定了他们采取躲避甚至回击态度，以更坚定地倒向美国来克服美国霸权主义阴影造成的认同危机。第三类知识分子以傅泾波、陈光甫为代表，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有着独特和深入的认识，对其危害也颇有警觉，却又在现实中不得不仰仗美国。

什么使这群“学者—官僚”坚持亲美的政治立场？一个重要原因是身处权力网络的他们在巨大的政治权力面前陷入了权力与知识的夹缝之中，“屈从权力的摆布无异于宣布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认同丧失殆尽，而违抗权力的

支配也表示亲美的政治态度有所变化,同时也打击了自己的政府”(第96页)这种权力要求他们在政治上服务于一个腐朽的政府和以世界警察自命的霸权主义国家,否则就给他们加上“言行不一”的恶谥。尽管胡适们最终并未完全屈服于权力的压制,但他们为保持亲美政治立场还是加入了乞求美援的行列,从而陷入了日益深刻的人格分裂之中。

总之,受个人政治认同和权力网络的制约,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里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现实权力考虑。在美苏两家、国共两党全面对峙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美国观无不都在强国之梦的两大基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之间徘徊:是扶助国民政府,坚决维护自己原有信念的纯洁?还是向左转,摒弃不合时宜的思想,进而追寻民族主体意识的弘扬?尽管他们各自作出自己的抉择,现实政治的巨大洪流还是要将这些抉择加以总体的整合。

在“文化视野的美国观”中,作者运用后殖民理论对美国的文化侵略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它主要依靠各种软性的意识形态策略和对美国价值的无可怀疑的表述,企图进一步弱化知识分子的中国认同,引发他们对自身价值和使命的困惑,迫使他们就范于美国文化霸权。”(第140页)

尤其在都市的大众文化消费领域,美国文化无孔不入。美国以美国新闻处等机构为后盾,利用国民政府给予的特权,进行文化侵略,有意识地在许多中国人心中制造崇美、亲美和文化自卑情结。一位《西风》读者的信里就有类似流露:“……尤其是年青的美国,竟然飘扬起学术界首脑的旌旗。拿我国的文化和美国比较起来,真是令人羞愧!国人还谈什么五千年古国三千年历史这种精神胜利的废话!”(第124页)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文化在中国大获全胜,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还是对包括好莱坞电影在内的美国通俗文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较高的文化层次上,以《观察》杂志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界也“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正在堕为美国政治霸权的一个最时髦的话语”(第147页),尽管他们也将这两大主义视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和理想,他们还是自发地对美国话语霸权进行了自己的批判:

“‘美国’本来是个理想,是个追求,靠近的目标……这目标在道德上必须超过一切。……苏联把美苏看成两个体系,所以斯大林说‘不妨并存,更可合作’。美国并不这样看,是两个理想,两个爱人。理想和爱人岂可携贰?杜鲁门回答说,‘并存不得,你得让我’。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人能指出美苏必

须冲突的理由,但在美国人的心理上却有些非理性的病根。”(第160页)

作者在对这些自发的批判进行批判后,指明了文化侵略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美国观的必然选择:要么跳出西方对东方的传统——现代的话语霸权,寻求在东西文化冲突中建立新的主体意识;要么陷在西方文化优越的话语陷阱中,用美国思维规范和既定的价值标准去体认美国。

正是在建立主体意识的意义上,建国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的权力运作,荡涤了美国文化,转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文化价值观念,使得他们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知识分子,最终摆脱了美国文化霸权的控制。思想改造运动因此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但其最大的缺陷仍然在于:“在表述上,中国知识分子的美观服从了统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而在认同上,知识分子并未建立对美国 and 西方文化自觉的批判意识”(第23页)表面的整齐划一之后仍然埋藏着巨大的疑虑和迷惘。

本书当然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是一些提法问题,例如作者将中国知识分子所包括的对象扩大到“官僚——学者”队伍,在分类上也把中国知识分子大体上分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严格来说如宋子文、孔祥熙之流的留美学生充其量至多只作过读书人,并不能算知识分子,更不能算学者,以他们为例来证明知识分子主体意识为权力异化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在知识分子的分类上,作者显然也忽略了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其次是方法问题,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作者似乎过分强调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后殖民主义影响,而未注意到美国文化对涤荡中华民族封建流毒、感召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积极方面,而这一点正是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持其原有美国观的关键所在。正如作者也承认的那样:“身处中国文化语境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并不完全是对东方主义或是后殖民话语霸权的回应,还包括对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应”(第15页)。后殖民主义只是观察角度之一。第三是文风问题。作者在作理论阐述时有时用词太过生涩和西化,偶尔还犯一些语法错误。比如“旨趣”、“嬗变”、“合辙”、“话语场”、“原真”、“情境结构”等词对许多读者来说都颇难理解。以上批评只是笔者一孔之见,希望作者和方家给予指正。

阎卫民: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信 息

第二届 “胡绳青年学术奖” 评选活动即将展开

蒋 文

“胡绳青年学术奖”是面向全国青年的、多学科的社会科学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管。1997年4月,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捐出30万元稿费,倡议建立旨在鼓励青年社会科学人才成长的“青年学术奖励基金”。后经社科院党委研究同意,正式成立以胡绳名字命名的“胡绳青年学术奖励基金”,并于当年评选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

首届“胡绳青年学术奖”与第二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结合进行评选,在1997年底评出,共7项,内容涉及哲学、史学、考古学、民族学、法学等学科,形式有专著、普及读物、论文和研究报告。评选活动由于权威性、代表性和综合

性的特点,在社会上特别是社会科学理论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实践证明,“胡绳青年学术奖”从全国社会科学前沿的制高点出发,已成了推动全国的社会科学事业健康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对全国的社会科学尤其是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产生了积极的导向作用,对推动社会科学界的科研创新、发现人才、出好成果具有十分重要的积极意义。

据了解,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奖”评选方案已确定。参评成果范围为全国40岁以下青年的、最近三年内(1997年1月至1999年12月)公开出版的社会科学研究专著(普及读物不参评)。奖项将设哲学(包括宗教)、文学、史学(中国和世界近代、现代历史)、考古、语言等五项,每个学科一个奖,获奖成果不分等级而称作“某学奖”。成果评选将由中国社科院与评奖有关学科的研究所,在以通讯方式向全国著名的专家学者征询提名的基础上,由有关研究所学术委员会评议推荐一到两个候选成果,最后由评审委员会审议提出获奖名单。每项获奖成果发给奖金人民币3万元,颁发奖牌。第二届“胡绳青年学术奖”评选活动于2000年3月开始,9月完成,10月举行颁奖仪式。

著述巡礼

《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与世界地位》 王缉思主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全书共 32.7 万字。

本书力图建立起作者自己的分析框架和评估体系,对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做出分析和评估。第一章简述美国在种族构成、价值观、政治、经济、对外关系等方面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特殊国情与传统,并分析了冷战后新的国际环境给美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第二、三、四章分别展开对当前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展趋势的探讨,指出美国经济以新技术革命为推动力,保持了 1992 年以来的经济持续增长。在政局保持稳定的同时,金钱操纵选举、国会同政府的争权夺利、接连不断的政界丑闻,引起了公众对政治领导人的强烈不满。美国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继续扩大,种族矛盾深化,多元文化主义和传统基督教主流文化进行着激烈较量。第五、六、七章分别刻画美国的

对外经济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人权外交的基本轮廓。两极格局崩溃后,美国外交不再围绕同大国的对抗和联盟展开,而是更多地受国内因素的制约。其外交侧重点逐渐从国家间关系问题转向功能性的“问题领域”。分别探讨这三大问题领域,有助于揭示美国外交新战略的调整方向和特点。第八章里有关于中美关系的较为详细的探讨。第九章对全球战略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方向进行了归纳总结。本书最后一章指出,对于根据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美国经济竞争力暂时下降而得出的“美国衰落”的结论,需要重新思考;美国虽然在 21 世纪初能继续保持其唯一超级大国的地位,但无力称霸世界。

(崇岭 供稿)

《原则与妥协:美国宪法的精神与实践》 王希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4 月第一版。除前言、附录、书目、索引、后记外,正文共九章 570 页。全书 55 万字。

作者王希现为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该书对美国宪法在过去近 400 年(从 1607 年北美殖民地的起源至 20 世纪 80 年代)的发展演变作了一种连

贯的、有实质内容的叙述,并通过这种大跨度的历史叙述,探讨美国宪法的思想和原则的起源与变化,分析美国宪法变化的动力、机制、形式和结果。通过对美国宪法的观察和思考,作者指出,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美国宪法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的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对于理性政治的追求变成了现实。美国宪法另一个重要而独特的贡献在于它创造了一套新的宪政原则和实践,使共和政治变成了一种可操作的现实。但是,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美国宪法并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政治体制设计,一开始不是,现在也不是。因为参与立宪的利益或利益集团是多元的,立宪的过程必然是一个协商和妥协的过程,由此产生的宪法也必然是一个多元利益相互妥协的产物。而妥协结果的宪法本身也成为一种妥协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宪法的生命力不断得以更新,成为一部“活的宪法”。美国宪法之所以具有一种“超稳定性”,恰恰因为它处在一种永恒的、因循现实的动态之中。权力制衡和选举是对利益集团间的“谈判”机制。烦琐的分权使决策层多元化,防止任何个别利益集团独占政治资源和壑

断决策的过程,但这样的设计也使统一政策的产生异常困难,由此产生的政策只能是妥协的结果。为了能够集合最大多数选民的政治主张,周期性的和广泛的选举也是一个妥协的过程。它使美国宪政的常态不是打破大立,而是平稳中庸。但是,并非所有的“谈判”都遵循“正常的”宪政程序,仅凭中庸政治,不可能产生当今的美国宪政。相反,当原来的宪政原则和实践逐渐变成宪政改革的障碍时,“非正常”的“谈判”方式或渠道将被启用来废除或改正过时的原则和实践。这些宪政改革最终将被纳入原宪法,并变成美国宪法新的正常的原则和实践。破旧转化为立新。作者认为,“谈判”和妥协是美国宪政的中心内容。

书中使用的材料包括美国的政治和法律文献(如国会记录、法律条文、总统文件、最高法院的判例以及政治人物的手稿等),也参考和吸收了大量的当代美国宪法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

《中美关系史 1949 - 1972》陶文钊主编,陶文钊、牛军、潘一宁、姬虹、余万里、樊吉社合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全书共 591 页 42 万字。

本书对中美两国从对抗走向和解的历史作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考察。本书依据美国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中美两国诸多当事人的回忆录,并借鉴了国内外最新的学术成果,对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中美大使级会谈、中苏分裂、越南战争和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两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最惠国待遇的回合——1989-1997年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王勇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5月第一版。除前言、参考文献、后记外,全文共九章,382页。全书28.5万字。

作者王勇,法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该书是作者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在经济全球化与国内政治互动的宏观框架下,作者选取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和对华贸易谈判两大问题,深入探讨了1989-1997年期间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制定和特点。作者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拓展了中国对外关系的空间,中国对美外交的回旋余地增大,谈判地位加强。随着中美共同经贸利益的增

长,经贸关系已成为支撑两国全面关系的重要支柱。但两国经贸关系中的竞争性也相应增大,导致经贸摩擦的出现。围绕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在美国国内形成了支持或反对积极发展对华关系的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联盟。以美国工商界、国会温和派和政府经济职能部门组成的支持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联盟,顶住了来自激进人权派、政治保守派和劳工集团的压力,成功实现了人权与贸易问题“脱钩”的目标。而美国国内这一政治斗争格局将继续保持一段时间。同时,美国政府在决策时必须考虑公众舆论的倾向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力量平衡,必须进行某些政治妥协和交换。为了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美国政府曾在其他一些对华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以换取国内的政治支持。作者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已经超出了双边关系的范围,成为涉及两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利益的更具国际影响的关系。因此,必须把中美经贸关系放到更大的国际范围内考察。增进同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其他地区的经贸合作关系,将会对推动中美双边关系的健康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该书系“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

“金会研究丛书”之一。

《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 董小川著。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9 年 10 月第一版。除序言、主要参考书目、后记外,正文共五章,315 页。全书 20.1 万字。

该书把相隔两千多年的中国儒家文化和美国基督新教文化两种文化系统归类,从传统、宗教、伦理、政治和危机五个方面进行横向比较,在两种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文化中突出其共性,而不仅仅强调两者之间的个性。作者认为,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趋向是整和而不是分化。过多地强调东西文化包括中美文化的差异而少看甚至忽略两种文化的共性,不但使华人对自己的文化越来越失去信心,使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整和的潮流中难寻应有位置,而且也不符合文化本身的特征。书中涉及的主要问题和阐发的主要观点包括儒家文化与美国基督新教文化的可比性,美国是否有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和美国基督新教文化在传统文化继承上的差异,以及宗教的概念和类别等问题。

该书为国家 211 工程重点项目“中外文明比较研究系列丛书”之一。

《双重的遏制 -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 蔡佳禾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一版。除前言、档案资料、参考文献、后记外,正文共十四章,309 页。全书 28.3 万字。

作者就下列几个关键问题分析和研究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作者认为,面对东亚地区出现了社会主义中国及中立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运动结合的趋势,艾森豪威尔政府针对社会主义中国和中立主义国家实行了双重遏制的政策。为此,艾森豪威尔政府使用了核武器威胁、军事骚扰及战争危机等手段,使东亚地区长期处于爆发全面战争的阴影之中。美国支持东亚地区许多专制腐败政权,阻挠这些国家进行国家间交往,阻止和平共处局面形成,因此比以前更具反动保守性,对社会主义不愿妥协,对中立主义国家持更强的敌视态度,表明艾森豪威尔政府比过去更为僵硬。总之,艾森豪威尔政府的东亚政策强化了东亚的冷战,使该地区的紧张与对抗持续了 20 余年,它不仅使东亚各国,也使美国自身付出沉重的代价。50 年代美国在东亚似乎是不可一世的,但东亚亦成为他们走

下坡路的起点。

该书系“南京大学博士文丛”之一。

《无冕之王—美国媒体与美国社会》 俞燕敏、鄢利群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第一版。除总序、前言、参考文献、人名译名中英文对照表、专有名词中英文对照表外,全书共八章 220 页,17.5 万字。

俞燕敏 1985 年后曾先后就读美国普度大学、锡拉丘兹大学。获得大众传播学博士学位。鄢利群曾任《北京周报》记者。1986 年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深造。获得新闻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现在田纳西州立大学任副教授。该书分析了现代美国社会无所不至的大众媒体。展现出媒体在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国内国际诸方面的重要性。本书的两位作者熟悉美国媒体。他们根据美国政治运作过程、总统竞选例子,观察美国政治与媒体的关系,阐述美国媒体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依靠广告业的数据,分析广告效力;根据美国媒体从业人员素质、业界规章、法律准绳及民意民调,评论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作用;借助国际信息流向的辩

论,研究美国国际新闻的报道以及美国文化对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冲击。该书系“透视美国书系”之一。

(侯颖丽 供稿)

Ezra F. Vogel ed., Living with China: U. S.-China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merican Assembly Book. W. W. Norton & Company Ltd, 1997.

本书系美国“美国人大会”1996 年 11 月 14 - 16 日在美国纽约召开的“21 世纪的中美关系:加强合作,避免冲突”的会议论文集,由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哈佛大学亨利·福特二世社会科学教授傅高义主编。“美国人大会”主席丹尼尔·夏普为本书作序。除傅高义所撰写的题为“中美两国如何寻求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分歧”的导言,参议员萨姆·纳恩在美国人大会上的发言,会议报告,以及索引外,全书共收集论文 8 篇,336 页。论文作者均为美国中美关系的权威专家和政治观察家,主要论文有:迈克尔·奥克森伯格的《台湾、香港和西藏与中美关系》、格拉斯·帕尔的《中国与东亚安全环境:合作和竞争》、兰普顿的《成长的中国与缩小

的世界 北京与世界秩序》、德怀特·珀金斯的《中国的经济转型对其未来的影响》、何汉理的《打破人权问题的僵局》、朱莉娅·布洛克的《商业外交》、迈克尔·麦克尔罗伊和克里斯·尼尔森合著的《能源、农业和环境：中美合作的前景》，以及李侃如的《国内因素与中美关系》等。在导言中，傅高义对这些文章进行了综合性的总结和分析。

Hongshan Li & Zhaohui Hong
ed. , Image , Perception , and the
Making of U . S . -China Relations .
Maryland : University of America
Inc . , 1998 .

这是1996年10月中国留美历史学会在美国马里兰大学召开的一次中美关系研讨会的论文集，收录文章15篇，作者均为中国留美学者。这些论文分别从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中国人对美国的理解，以及“从形象到政策”等三个方面探讨了中美双方对彼此的认识，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其中黄开来的《神话与现实：美国人对中国市场的理解》、王美玲（音译）的《制造一个事实上的敌人：出版品中的中美关系》、李洪山的《非官方使者：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6 - 1938）》等使人

印象深刻。

本书主编李洪山现为美国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洪朝晖为美国佐治亚萨凡纳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在导言中，李洪山认为中美之间存在着“爱恨”情结。“虽然正确的形象和理解也许不能自动地使中美成为好朋友，但却可以使双方避免成为敌人。”（第12页）

（斯萍 供稿）

David Sicilia , & Cruikshank Jeffrey , The Greenspan Effect : Words That Move the World s Markets , McGraw Press , 1999 .

长期以来，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的言论一直是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经济走向的因素之一。本书的两位作者西西利亚是经济史学家，克鲁克香克是一位信息咨询顾问。他们对最近10年来格林斯潘的一系列重要讲话进行了研究，并考查、分析了这些讲话发表几天之后道·琼斯工业指数的波动状况。他们的研究的确证实了人们通常所说的“格林斯潘效应”，即格林斯潘的言论在几天之内对股市的波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但是，道·琼斯工业指数通常在几天之后便恢复原

状。本书按主题分类,摘要节录了格林斯潘的一些讲话的原文,并进行了简单解释。此外,作者还对格林斯潘其人其事以及美国中央银行的历史进行了介绍。值得一提的是,第29章阐述了格林斯潘对美国联邦政府预算赤字的独特观点;第37章提出了分析、理解格林斯潘言论必须牢记的16大要点。

Michael Civan, & Male Female, Email: The Struggle for Relatedness in A Paranoid Society. Brother Press, 2000.

因特网的过度使用导致人们精神压抑的结论越来越引起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关注。本书是这一研究领域中的一部比较系统、全面的新作。作者认为近年来因特网使用者迅速膨胀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偏执化”或“偏执社会”(paranoid society)结果。而人与人之间彼此隔离的日益强化、新技术给人们带来的

巨大冲击以及人们对世纪末的恐惧等因素使这种“偏执社会”效应日趋强烈。作者希维恩是阿德菲大学(Adelphi University)教授、实验精神分析学家。他通过一系列个案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因特网可以带给不同的人以截然不同的影响。一方面它是一种便捷的联络工具,使得人们之间的交流轻而易举;另一方面,它又可以使使用者断绝与其他人的“有意义”的联系,使人与人之间在虚拟化的非现实状态下进行着一种“一维式”交流,而不是全方位的情感交流。作者在其个案研究当中将心理学各学科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以及其本人从事心理医学的多年的临床经验融为一体,全书内容生动,分析透彻。此外,书中还对许多令人费解的专门术语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解释,十分有助于加强人们对这一新兴研究领域的兴趣和理解。

(邓赛、高英东 供稿)

《美国研究》注释体例说明

一、注释的目的

1、标明作者在文章中所直接或间接引用的任何其他人的语句出处。

2、标明文章中不常见的史实或事实的出处。如系众所周知的事实则不必作注。

3、标明文章中借用他人的理论、论断、思想、观点或意见的出处。不标明出处或来源便借用、甚或大段录用上述内容,不仅违反学术道德,而且可能触犯《著作权法》。

上述三类注释如系转引自第二手材料,出处应注明为转引的第二手材料,而不能根据第二手材料中的注释,将出处注为原材料(第一手材料),除非作者亲自查阅并核对了原材料。

4、对文章中的某些观点进行资料性的补充说明,这种补充如写入正文,可能打断正文中行文的流畅,使文章脉络不清。

5、对文章中的某些观点、不常见的专用名词、术语做必要的解释,这种解释如写入正文,可能打断正文中行文的流畅,造成读者理解上的困难。

二、注释的类型

论文注释一般分为页末注(脚注)和篇末注两种。本刊为方便阅读,从1998年第2期起采用页末注形式。

三、注释的格式

(一)中文注释:

1、当文章引用或借用的资料所在的著作第一次出现于注释中时,须将该书作者姓名、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代及引用资料所在的页码一并注出。

(1)引用专著例: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2-74页。

说明:(a)作者姓名后面用冒号;著作名用书名号标出,书名号后加逗号;出版地后用间隔号(中圆点);出版社名称后加逗号;出版年代后加“版”字,再加逗号;页码后用句号。(b)著作者如系二人,作者姓名之间用顿号分隔,如:xxx、xxx;如系二人以上,可写出第一作者姓名,后面加“等”字省略其

他作者 如 :xxx 等。(c)著作名如有副标题 则在书名号内以破折号将标题与副标题隔开。如 :陈宝森 :《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从罗斯福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24 页。(d)著作如系多卷本,须在书名号后面直接写出引用资料所在的卷数,再加句号。如 :徐民 :《抗美援朝的历史回顾》上卷,北京·中国广播出版社,1990 年版,第 5 页。(e)出版地应包括省、自治区及其下属的市名,直辖市只注市名,如 :吉林延吉·延边教育出版社;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如出版社名称本身已含其中某一级地名,则可不必要在出版地中重复注出,如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不必注为江苏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北京出版社,不必注为北京·北京出版社。

(2) 引用译著例 :

J.布卢姆等 :《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二分册(杨国标、张儒林译,黄席群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年版,第 97 页。

说明 : (a)作者姓名中除姓(family name)外,名与中间名(first name 和 middle name)均可用缩写形式表示,如缩写,须用英文缩写符号(下圆点);如将姓名全部译出,则须在姓名之间加中文间隔符号(中圆点)。(b)书名号后或多卷本著作卷次、册次后直接加圆括号,括号内注明中文译、校者姓名。

(3) 引用编著例 :

杨生茂主编 :《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23 页。

韩铁等 :《战后美国史,1945—1986》(刘绪贻、杨生茂主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 56 页。

说明 : (a)第一例适用于仅有编者的著作。在编者姓名后,根据该书提供的信息加入“编”或“主编”,再加冒号;其余部分与著作类注释格式同。(b)第二例适用于既有编者,又有著者的著作。这类注释与著作类注释基本相同,但须在书名号后加圆括号,括号内注明编者姓名,再在括号后加句号。

(4) 引用文集或期刊、杂志内文章例 :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21 页。

弗·杰姆逊 :《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载《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 251 页。

吴展 :《试论核裁军的几个问题》,载《美国研究》1994 年第 3 期,第 43 页。

说明:(a)先注作者名和篇名,篇名用书名号标出,书名号后加逗号;再注出文集或期刊名,文集或期刊名亦用书名号标出,书名号前加“载”字,紧接文集或期刊书名号后注明卷次、册次,然后加逗号;其余与著作类格式同。(b)第一例适用于编者未署名的文集;第二例适用于编者署名的文集。(c)期刊、杂志不必注明编者和出版者。

(5)引用报纸文章例:

陆全武:《国营企业改革中的几个问题》,1994年8月20日《经济日报》,第3版。

《墨西哥股票市场动荡》,1995年1月10日《人民日报》第7版。

说明:(a)第一例适用于署名文章。(b)第二例适用于不署名文章或报道。(c)报纸出版时间须注明年、月、日,并置于报纸名称前。(d)报纸不注“页”,而注“版”。

2、当再次引用同一著作中的资料时,注释中只需注出作者姓名、著作名(副标题可省略)和资料所在的页码;如引文出自报刊文章,报刊名称及出版日期则可以“上引报刊”四字代替。

例 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第79页。

J.布卢姆:《美国的历程》下册第一分册,第140页。

陈宝森:《美国经济与政府政策》,第435页。

吴展:《试论核裁军的几个问题》,上引报刊,第44页。

《墨西哥股票市场动荡》,上引报刊,第7版。

(二)英文注释:

1、当首次引用一本著作的资料时,注释中须将该书的作者姓名、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代及资料所在页码顺序注明。具体格式如下:

(1)专著类:

Harold U. Faulkner,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60), pp.23 - 25.

说明:(a)作者姓名按通常顺序排列,后面加逗号;书名用斜体,手稿中可在书名下用横线标出;书名后紧接圆括号,括号内注出版地,加冒号,后接出版者名称,再加逗号,然后注出版年代;括号后面加逗号,再注出引用资料所在的页码,页码后加句号表示注释完毕;单页页码用p.表示;多页页码用pp.表示,意为pages。(b)作者如系二人,作者姓名之间用and或&连接;如系二人以上,可写出第一作者姓名,后面加et al.表示and others,如:Donna

Worrall Brown et al. , *Form in Modern English* 其余与(a)同。(c)著作名如有副标题,则以冒号将其与标题隔开,如:Robert K. Murray , *The Harding Era : Warren G. Harding and His Administration*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9) , p.91 .(d)著作如系多卷本中的一卷,须在注明页码前,用 Vol. 加罗马数字标明卷数,如:Ralph F. de Bedts , *Recent American History : 1945 to the Present* ,Vol.II (Illinois : Dorsey Press ,1973) , p.169 .

(2)编著类 :

Paul M. Angle , ed. , *The American Reader : From Columbus to Today* (New York : Rand McNally Co. ,1958) , pp.52 - 53 .

说明:(a)如编者系多人,则须将 ed. 写成 eds. ,如:E. B. White & Katherine S. White , eds. , *A Subtreasury of American Humor* ,后面的注释内容与著作类同。(b)既有编者又有著者的著作,须将著者姓名置于书名前,编者姓名置于书名后,如:George Soule , *Prosperity Decade : From War to Depression , 1917 - 1929* (eds. Henry David et al. , New York : M. E. Sharpe , Inc. ,1975) , p.235 .亦可不注编者,按著作类注释处理。

(3)文集内文章 :

Erwin Panofsky , "Style and Medium in the Motion Picture ," *Problems in Aesthetics* , ed. Morris Weitz (New York : Harcourt , Brace and World , Inc. , 1969) , p.326 .

说明:(a)文章名不用斜体或划线,与其后的逗号均置于引号内。(b)书名采用斜体,后面注出编者姓名,格式与编著类(b)相同。

(4)报刊文章类 :

Constance M. Drake , "An Approach to Blake ," *College English* , XXIX (April 1968) , pp.541 - 543 .

"Reading Teachers Put on Spot ," *The Kansas City Star* , May 1 ,1969 , p. 16 A .

说明:(a)第一例为引用期刊中署名文章的注释,期刊名称用斜体,卷号须用罗马数字标明,然后在圆括号内注出版日期,不必注编者、出版者和出版地。(b)第二例为引用报纸中不署名文章的注释,报纸名称用斜体,后面注出版日期。

(5)电子信息类 :

如使用因特网上的资料,须注明资料所在站点详细地址:如 <http://>

www.essential.org/antitrust/boeing.html。

2、再次引用已引用过的著作时，注释格式如下：

(1)仅注出作者姓名、页码即可，如：

Soule, p.229.

E. White & K. White, eds., p.45.

(2)如在一篇文章中，引用了同一作者的两本(篇)或两本(篇)以上的著作，则须加注书名，如：

Soule, Prosperity Decade, p.134.

(3)本注与紧邻之上注所引资料出于同一著作，可以 *ibid.* 代替，意为“引书同上”或“出处同上”(如本注所引著作并非与紧邻之上注、而是与间隔之上注相同，则不可用 *ibid.* 代替)，如：

Harold U. Faulkner,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Publishers, 1960), pp.23 - 25.

5 *ibid.*, p.51 (意为与注释 5 引书相同，页码不同)

ibid. (意为与注释 5 引书及页码都相同)

这个说明是本刊采用的基本注释规范，希望向本刊投稿的作者自觉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我们将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完善本注释体例规范。

编 后

随着中美两国学术界交往的不断扩展,我国学者对美国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化。

本期专论中,金灿荣的文章集中讨论了美国国会在贸易政策制定中的作用及其冷战后的新特点。他认为,由于美国宪法把管理对外贸易的权力明确授予了国会,所以国会在贸易政策制定上的影响力历来大于它在安全政策领域的影响力,它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要决策者和推动者,也是贸易问题“政治化”的主要推动者。

黄卫平探讨了美国经济的“软着陆”问题。他认为,作为经济规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脱商业周期而长盛不衰的。虽然刚刚显示出生命力的信息产业、生命工程可能会给美国带来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但周期迟早会出现,其影响不一定是负面的。美国经济可能由此进入新的周期。

王希通过丰富的材料,勾勒出自60年代以来美国多元文化主义意识形态和实践的演变过程,分析了多元文化主义在教育界、史学界、文化批评和社会改革等不同领域内的使用和内涵。他在肯定多元文化对美国社会所带来的正面影响的同时,讨论了它的局限性,认为它并不具备挑战现行体制的理论和政治基础。

刘建飞从美国特有的政治文化背景分析了反共主义在美国产生的根源。他认为,美国主流社会反对激进革命的传统、美国人特有的“天定命运”的思想、宗教影响,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失误,构成了反共主义在美国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姬虹通过她在美国所搜集的资料及在美国的亲身体验,探讨了近40年来美国南方黑人政治力量的变化。她认为,近40年来,美国南方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黑人投票率的提高及黑人民选官员的增加。

本期专论中的作者大多属于中青年一代,他们深厚的学术造诣和对美国问题的深刻理解,使人感到中国的美国研究领域,后继有人。